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 时论

太虚大师

卷001

向军民长官呼吁和平

——十五年佛诞日自杭州发——

各省军民长官鉴：人身数十年耳，及身权利，即偕亡灭，独有灵心浩浩，虽觅之无方，索之无体，而前溯之无始也，后探之无终也。乘一身一身所造善恶之业流转诸趣，不知其曾为几度之天帝、人王、畜生、饿鬼，更不知其将为几度之将相、神仙、狱囚、流丐也。吾侪凭一期人身所造善业，可食天帝、人王、将相、神仙百千万身之福果；所造恶业，可招畜生、饿鬼、狱囚、流丐百千万身之罪报。幸闻佛法而信解修证，则可尽登圣地，远阶佛位，永超随业流转之苦，常住称心自在之乐，故曰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若为争数十年与身偕亡之权利，广造杀生、盗财、邪婬、妄语恶业，无论舛道而驰，所贪者未必遂心，即使以夙善故暂得幸致，而坐此失却由人身可获之无限福果，竟受畜生、饿鬼、狱囚、流丐等生生世世靡穷恶报，苟非大愚不灵，亦宁甘为此？十数年华夏内争，兵匪交虐，淫杀焚掠，村邑为墟，益以天灾，死亡枕藉。幸存者，农辍于野，工辍于肆，老弱转于沟壑，壮强流为兵匪，将见生计罄穷，税源枯竭，国民军政终同崩溃。乃犹复欺诈相尚，侵夺靡止，纵不为祖国族民亲友子孙计恤，顾善恶业果年来之报应亦彰彰矣！而一念不可磨灭之真我，因此坐失生天成佛之良机，将久受地狱、饿鬼、畜生等无量恶果，能不悲从中来，怆然涕下乎！或谓军政当局亦为国民，徒以主张歧异，致相搂伐，岂尽为争私人权利哉！应之曰：其假爱国救民之语，行争权夺利之实者，此无论也。即令问心靡他，而以不学无术之故，致全国靡烂，民不聊生，亦应惭愧悔过，止杀行慈，庶可回补于万一，岂能藉为文饰，以之自恕！故真心为国民者，睹此民生国计之惨苦，其必恻然愍伤，惟息

事宁人是务，以图生养教育。若忍心害理，更事争杀，则决非真为国民之士也。何则？比年内哄，相残者皆为手足，而背后又各有他族为牵率，不关夷夏之大防，殆无是非之可判为国民战，于义何取？惟有辞让修德，自求多福，可保身家，可安国民。或谓民国之立，不可无统一政府以行使其主权，否则内无以治，外无以交，故当局者南征北讨，要惟为此耳。应之曰：国际相交，虽须有一代表国家之名位，但为民设国，重在使人民有以安生乐业。前以藉一部军权政见，强求立一统一政府之故，连年苦战，民极憔悴，而结果愈争愈裂，置身其上者，无不败亡相继，莫堪自全；今之有力能争此者，若以前车为鉴，则何若暂捐此图，犹可固其疆圉，保其权实，休养生息，以纾民困。有能行仁施义，天下归心，或推诚互见，猜虞胥泯，则统一联合之治，自然成就。在今则各军区各推一代表于北京，组一中华民国对外代表团，以为代表国家之名位可也。嗟乎！吾人有无限无尽之真生命，即从当念拳拳之止恶行善，可日臻上理，发达至于全能大觉，无求不获，而旁流所呈，则身家之富贵寿考也，国民之繁荣优秀也，人世之和平安乐也，物界之炽昌华美也，皆所出之绪余耳。一心众心，体同德融，临民者能心民心以增上其德，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亦何难之有耶？愿诸公照察及之！

释太虚等。自杭州叩

（见海刊七卷四期）

（附注）原题「丙寅年佛诞纪念之佛教同人通电」，东方文化作「通电各省军民长官文」，今改题。

卷002

论华日当联布佛教于欧美

日本欲将曾取于中国之庚子赔款，用之对华文化事业，以恢复两国国民之感情，而谋华日之亲善，用意甚善。但吾国人士，则以其号称退还庚款，而有使用庚款以行文化侵略之嫌疑，故至今拒令不能实施。此虽日本向来用

种种侵略政策以侵略中国，使中国对之不能不迟回审慎；加以从迫订二十一条以来，全中国国民心理，对之皆无好感，容易发生疑惧之故。然以日本未能择得适当之途径，将退还庚款善为施用，致双方有益之事，卒致由争持而成停滞，亦为一大原因。顷据报纸所载：日本众议院已通过对华文化事业费，增加款额，然日本若不能寻得一施用之适当途径，将终为中国人所反对，徒劳无益。但除却施用于联合华日佛教徒，共同振兴佛教以宏布欧、美，别无较好之途径可从。此义如何，今请分别言之：

可办之文化事业，约有三种：一、西洋之新文化事业，二、中国之旧文化事业，三、佛教之文化事业。

观日本前此所拟办之文化事业，其为属于西洋新文化事业无疑。夫西洋之新文化事业，要皆为战国的侵略性质之文化事业，今日本欲将此种侵略性质之文化事业施行到中国来，又何怪吾中国人以「文化侵略」拒之耶？若因西洋之新文化不能施展，转而提倡中国之旧文化，则中国之旧文化，不外儒家与道家之化，此在中国，殆已同坠地之甑，不堪回顾，如果从事于此，则一般中国人，又不免以开倒车攻击之。故日本欲办联华文化事业，以图华日之亲善，右之二途，皆不可通，不已了然可见乎！

然则办佛教文化事业，又何以独可行乎？一、佛教向为游方之外，未与国群发生关系之超世文化，其蓄养之深，含容之广，又足以吞吐东西洋一切文化而纲领之。今东洋旧文化，既支离破碎，而西洋新文化亦几强弩之末，唯有佛教文化，有融摄东西新旧文化，铸为全世界文化之可能，世之远瞩高瞻者，殆皆已见及乎此。故中国人之沉机多智者，近皆潜心考究佛学。日本能以此为倡，其得中国人之欢迎必矣！二、损日而利华，日必不甘；利日而损华，华岂肯受？若双方皆欲用之纯利己国之事业，其结果未有不因双方受损而扞格难行者。唯有用之超然于两国国家，而又于两国及全世界皆能获其利益之事业，庶可免互相损害之冲突，在日本既为可行，在中国亦无反对者。则日本应改变「办对华文化事业」之观念，建立「联华共兴佛化宏布世界」之标帜，联华则为平等联合，而非以此番主张对付彼方之不平等手段，共兴佛化，宏布世界，则全世界国民皆弭息争战而享和平幸福。日本果能求全益

而免两损，依此施行，则自然进行顺利而无阻矣！夫今世界之纷乱争斗，皆由世界之国际关系日益繁密，一国可牵动世界。而仍用其向来之战国文化，只图己国之私利，其结果则各蒙其害而咸归无利。非彻底以佛化洗除贪、瞋、痴、慢之毒，纯以佛法慈悲利他以成自他之俱利，则世界无由和平，而任何一国亦终在此战争之牵制中，不能独善。故宏宣佛化于世界，实为今日唯一之大事；而能负此宏伟之责任者，厥为中、日两国之佛教徒，深愿中、日国民，于此有共同之觉悟，而中、日两国佛教徒，于此能奋发有为也！

卷003

世界未来大战之救济

——十六年春作——

一 福煦将军对于未来大战之观察

欧职时有名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将军（Marshall F. Foch），大家总还记得起这个人罢！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可是、这位老将军对于军事研究，兴味仍还很浓厚。近来有纽约时报的记者去见他，并探询对于欧洲时局的意见，他说将来的大战仍恐不免。兹记其重要谈话如下：

他说：『在现在这样嫉视寻仇觊觎自私自利的世界，限制军备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随时随事都有发生世界大战之可能，并且这种战争要比过去的战争更可怕。战事之胜负，要取决实验室、兵工厂和军需品工厂。这样的战争，不是斗力，完全是斗智』。他随即以裁减军备之不可能，归咎于德国之首先无诚意。

他又申言：『将来战争要想得胜，只看谁的机器精良；勇敢的首领，也只要他管理战争机械。因为将来的战争，是机器的战争，不是血肉的战争』。

他对英国人发明的「死光」，似不甚信，但对于发明一种毒气能够整批的杀人，却谓非常可能。他对于将才也极重视，他说：『许多战争能够得胜，都全靠将帅的天才，拿破仑、亚历山大、汉尼巴、凯撒等人都是天才，所

以他们战无不胜。将来的战争，机器固然重要，军事的天才尤其重要』。谈到军队的内容，他说：『像平常拿来福枪的这种步兵，将来不会存在，将来的步兵，只要带一个很轻的机关砲，并且这种机关枪也只为防御之用，如同现在的手枪一样。马队在现代战争中地位算很重要，但是将来却不大用得著。将来汽车运输，还要重要得多。坦克、大砲、仍还是有效的武器；不过那极笨重的坦克，恐怕不会再用，将来会有高速率的坦克出现。至于砲队，将来所用大砲，射出距离大约不会比现在更远，因为、太远了描准很困难，并且大砲的效力虽能毁坏很远的城池，但是战事的胜利却不在乎毁坏城池，乃在毁坏军队』。

他又说到空中战术，以为『由空中掷放炸弹、毒气以毁灭敌人都市，或可以早日了结战事；但是目前尚未发明有效的防卫空中攻击的方法，现在各国都在研究这事，想必总有成功的方法出现。不过在防御方法未发明以前，当然只看谁的空中武器强盛，便有致胜的希望』。

他最后推论战争机器之发明无穷，杀人方法之酷烈无伦，根本足以毁灭人类。若不从根本上设法消弭战祸，人类悲惨的命运终恐不能免除的。

二 某记者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推测

二月前，记者尝草福煦大将之预言，其事以为第二次之世界大战必不可免，为祸之惨，诚有不忍言者。顾吾人知福煦为军事家，故其所言皆本军事立论，兹复从其他方面一述之可乎？

人口过剩为战争之重大原因，人口学家马尔塞斯言之綦详。德国战后，人口增加甚速，日本亦然；其在战前已患人口过剩，三岛既不能容，自必思伸足于他乡。今其增加速率，每年达七十万人，廿五年后日本人口当在一万万人之谱。德国因在新败之后，殖民地早经丧失，今且受扼于列强，移民在在受有限制。美国近订移民新律，德、日二国皆感不便，日人之反对尤为激昂，此盖有不得已之原因在也。或谓美国之限制移民案，终不免为美、日战争之导火线，此语亦有几分理由。今日本常备军有二十万人，一遇战争，动员数可三十倍于此。其海军力虽稍逊于美，然亦不弱，可与美国一战。至于

德国陆军，则经巴黎和平会议决定改征兵制为志愿兵制，故今正式军队不过十万人，无复昔年之声势。然其科学大发达，今后之战或以化学胜也。

意大利今亦患人口过剩，莫索里尼曾言：意大利国必须向外发展始可生存。易言之，即殖民为图存之唯一要途。又言：意大利必有充足之军备，俾守足以自卫，战足以破敌。意大利之野心，殆不容否认。美李氏于此尝撰文论之，其言曰：『意大利掠夺土地的举动，乃步德人之后尘。德国社会党机关报直书莫索里尼为威廉的模倣者，并谓莫氏政策足以引起与地中海有关系的列强意见上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是该报承认意大利为安插过剩人口之故，有扩张殖民地的必要。

『同时、德国亦希望得殖民地，不过逢著意大利正在要求其殖民地扩张的时会，因此颇感不便。以今日的情势论，祇要把太平洋或近东的土地，重新分配一下，便可使德、意两国心满意足。但是这样将何以处日本呢？欧洲是不许日本越出亚洲及太平洋去寻殖民地的；现在日本被摈的很远，日本军阀领袖必将集全国之力，效意大利的大声疾呼，从这世界求得意大利所得的同样权利。这个日期的到来，恐怕不甚远吧？德、意二国在欧洲可算是生殖率最速的国家，而气候温凉之地，无一是在他们旗帜之下的。意大利今已呈人满之患，且已达到发难的焦点。意、法的冲突，深恐没有法子避免呢！

『由以上种种事实看来，欧洲的和平是悬挂在一条很微弱的线上的。可是、此种事件亦可暂时避免或拖延下去的，但决不能永久不实现的；而其爆发时期，在今年或明年，都是不一定的，不过破裂总是不可免的。要是英、法继续采取对德国那样的政策以妨碍意大利的出路，此种第二次大战，是要把欧洲沉灭到万劫不复的田地的』。（十一月廿四）

三 对于未来大战之其他原因

上来福煦将军依军事为未来大战之观察，某记者以人口为未来大战之观察。余今且更添举未来大战的几个原因：一、自俄国赤色革命成功，而为第三国际之共产党之世界宣传，久已招一般侵掠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之所忌，封锁防阻，几穷其术；而俄国则以列强之封锁防阻也，益引各处之弱小的

国家民族为同调。土耳其既由之崛起，而中国今亦有步土耳其后尘之势。使俄、中联合则其势大张，英、法等列强势不能不激起战争，以决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最后胜负。况土之与意，中之与英，其战机已愈迫愈近乎！二、美国等由收获资本生产之大成效，为世界之大富国，其少数富豪更利用科学之成绩，一方面借机器使非资本者作工之机会愈少，贫无以立，一方面则由富豪之穷奢极侈，生活程度为非常速率之增高，世愈富而多数之人愈贫，引起多数人皆欲望奢侈生活而迫不能获，则国群之内斗时虞爆发，而秉国者唯各导其民众向外侵略以偿其大欲，则此侵彼掠之势弥炽，乃任何国在任何时皆可触发战争矣。三、四等，一时说不能尽。

四 对于未来大战之消弭

一、建设以仁慈为本，由人养成人德的人生观，打破以战争为本，由兽进为人类的人生观，如余人生观的科学之所云。

二、抽出一一组成「偏狭的国家」之各种原素，使皆成为世界化的国际组织，使据为战争基本的国家，由实质空而形名泯，如本刊由种种国际组织而成和乐世界之所云。

三、昌明佛化以提高其精神上之志愿，而减轻其物质上之贪欲，以去除其「人满为患」之幻想。

四、以最高上清净之佛法为依止，发生强勇之中心势力，能止息诸恶以勤行众善，为安乐的人间净土之建设，如建设人间净土论之所云。

卷004

电邀达赖来京

西藏拉萨达赖大喇嘛慈鉴：前闻贵代表棍郤仲尼言：西藏除喇嘛以外皆优蒲，优蒲以外唯喇嘛，实为一完全佛教民族，极深钦景！然佛教之可尊贵，在能智空我法，悲普怨亲，而大喇嘛与班禅，则全藏佛教民族之领袖也。乃班禅自民国十三年播徙各地，流离失所，传者谓由大喇嘛压迫使然。至世

人疑谤佛法，谓无灵验。太虚昨询班禅，始知大喇嘛与班禅迄无芥蒂，且綦亲和。但因两方徒属积不相能，势成冰炭，遂分违顺。如此、则大喇嘛应与班禅先联衔通电，宣示无它，继以为法忘身，命驾首都，观国民政府崇佛敬僧之盛况，与班禅同升法座，示诫徒属，销释猜嫌，皆大欢喜。然后携手班禅并肩西藏，海众和合，法界清净，庶令扰攘人寰，别现安宁佛国，则龙天稽首，魔梵皈心矣！专电敬颂吉祥！愿闻明诲？

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叩元

卷005

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

——二十年五月作——

敬陈者：兹值全国贤俊聚集首都，本总理之遗教，汇民众之公意，制训政之约法，谋统一之建设，太虚欢忭庆祝之余，不禁发生诚恳深挚之愿望，郁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请为诸公□缕陈之。

一曰、建设之所基也：国民革命虽不能不经过破坏之程序，而其目的固在乎建设。顾民国迄今二十年矣，对内铲除帝制及军阀，对外取销不平等条约，凡此破坏工作，虽已成功十之七八，而心理建设也，物质建设也，三民主义之国家建设也，千百中犹未能实现其一二者何耶？论者每诿之以贫，而实则吾国之民勤物阜，贫非其因而乱实致之。然乱之不能已者，则由叠经大变动之后，全国官民尚无一共尊共守之法，能树立威信以为建设政治及社会新秩序之所基。遂致夸侈相尚，各存侥幸之情，倾夺为能，罔恤呼吁之隐。于是弱者填沟壑，强者挺锋镝，而乱乃无止时。今有训政时期约法之制定，固可为全国官民同遵之弘轨，然果能为建设政治及社会新秩序之所基与否，当视能雷厉风行树立威信与否以为断。今约法草案之披露者，固曰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与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也。然自吾国佛教僧徒在今日所处地位观之，抑何不平等不自由之甚耶？夫佛教之僧，与

耶教、回教等宗教师相同，虽无高出一般人民以上之特殊地位，固应有一般人民平等之地位也。至于佛教之寺产，亦应等于耶教、回教所有之教产。在法律上，则为属于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之所有财产，应与一般人民之财产，同享其保护之权利。乃徒以其为佛教僧及佛教僧所住持之寺产之故，既另订监督寺庙条例，及蒙古、西藏等处喇嘛寺庙管理规则，而又任人占夺、摧毁、变卖为兴学、造路、住兵、或其他任何公立机关私立团体之用，不惟外省各地之情形不可闻问，即就首都诸佛寺而论，大抵皆为军警或机关团体所占，且任意改造屋宇，摧毁法物经像，甚至于变售基地田产。如此公然而为违法之举动，尚何人民一律平等与信教自由之可言！今于会议未闭幕以前，若不能令首都各界之占用佛寺、摧毁法物、变售僧产者立即恢复归还，并通电各省县市于三个月以内悉照首都办理，禁止以后永远不得有侵占佛寺僧产之事，则约法之威信无由树立，而社会之新秩序亦将莫从建设！愈乱愈贫，凡百建设势必无著手之处！夫此其骫法败纪之一端耳，其他若官若民之惟强是逞，鱼肉贫弱无告民众者，何可胜举！故非树「官民必同遵约法」之威信，则无以定建设之基也。

二曰、统一之所关也：中华民国完整之领土，非合各省市与蒙古、西藏所构成者耶？中华民族完整之民族，非合汉、藏、蒙、满、回所构成者耶？然藏、蒙、满皆信佛教而汉族亦信佛为多，且藏、蒙尤完全为信佛民众所居之区域。于佛教从之则化，违之则梗。故前此达赖代表对新闻记者发表关于国民会议西藏代表人选之意见云：「此次办理选举，应注意者，西藏乃佛教区域，昔与汉土结合之因缘，亦以佛教。其域中大小佛寺，不止八万四千，拉嘛——出家学佛者——数尤伙，可云除居士——在家信佛者——外即拉嘛，除拉嘛外均是居士。故西藏全土除少数居留人外，无论何种职业团体，皆皈依佛教，皆惟三大寺之命是从，康、藏皆然。选举时不可忽略此种精神云」。又蒙古章嘉呈国府云：「查蒙古会议提案推翻喇嘛制度，不思若议而不能实行，是失中央威信，况违反我政府抚绥藩属之至意，有关于国家治乱甚大」。又蒙古佛教徒请愿云：「喇嘛教本为佛教，黄教又其正统，自明清以逮民国，借以使屏藩内向，忠勤国家，此黄教所以独有大功于中国也」。

昔清世宗有言：柔远能迩之道，孔子言之，而历代君相皆不明其义。本朝不设边防，恃蒙古、西藏之部落为屏藩耳。按：此清初之所以统一而治也。光绪十九年，库伦哲布尊丹巴入朝，不加优礼，后遂不复至，外蒙以亡。光绪戊申两宫崩，饬达赖入京诵经，未加优礼。益之以赵尔丰之贪掠，西藏达赖遂向英国。按：此清末之所以分崩而乱也。数年前西康诺那过川，军政当局优礼以留之，而其时适有以毁寺逐僧提产倡者。诺那曰：今佛教且毁，尚留余何为乎？怫然欲行——川当局遂寝其议。又前月中国佛教会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达赖代表棍却仲尼与班禅、章嘉皆派代表出席，诺那与五台山之齐丹僧则亲出席，现皆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监察委员。由此可知兴崇佛教大有造于蒙、藏、康、青人心之归向，而甚为民国统一之所关也。

三曰、统一与建设之大本也：统一与建设之本何在？曰：在全国全民族之人心能和平统一而共趋于建设之途耳。故总理注重思想信仰之统一，而高唱心理建设也。今统一中华民族以建设中华民国之大道，固在三民主义，然论者每不知三民主义一贯之精神所在，以致时有毗重毗轻于一民主义、二民主义而发生纷歧者。其实、三民主义固由一贯之精神而出。总理尝言为爱人而革命，又每言三民主义即是民有、民治、民享，乃是为国民或为世界人民谋福利之主义，故其一贯精神唯在「为民造福」，可谓之「为民主义」。「民」、即人类组成各种团体者，人类团体之最完成者为国，故为民造福当先就自国国民造起。而国民福利所关者有三方面：此国民与其他国民相对而求得自由平等之尊荣，于是有民族主义；此国民全体与其分子相对而求得自由平等之权利，于是有民权主义；此国民及其分子与其他各国民共处之自然界相对，而求得自由平等之享用，于是有民生主义。虽有此三方面，而要之则唯为民造福之一贯精神而已。为民者、谓非为个人或为任何私人及为任何他物，而唯是为国民、或为世界人民也。此种纯粹利他之为民主义，颇为向来只知为身、为家之国人所难体会，故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养成三民主义之建国心理。然佛教在中国千百年以来，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世济人、普度众生之意义，已为妇孺雅俗之所同喻，若能因势利导而巧譬善喻以阐明之，则民国之心理自易统一于为民造福之三民主义；且各人皆能体会纯粹利

他而为民造福之三民主义，实行建设三民主义之民国矣。复次、国家或社会之制度，每与其时代思想之宇宙信仰相一致。换言之：即以某种宇宙信仰为背景而建设某种之国家或社会也。往者尝以一神所刱造及宰治之宇宙信仰为背景，而建立朕即国家之帝制国家。然近代欧美各国虽变成立宪或共和之民治国家，以犹沿袭一神之宇宙信仰，遂未能造成真正民治之国民。放观古今中外一切教学能澈底证明「诸法众缘生」，而建立「由一切众生众多因缘所构成之宇宙观」者，厥惟佛教。换言之：即惟佛教可为建设真正民国民治社会之信仰，惟佛教众缘所成之宇宙观，可为建设三民主义国家之宇宙背景而已。据前来所述之二事，可知以佛学发扬光大三民主义之精意，实为今日统一与建设之大本也。

右陈三事，太虚愚见认为吾国今日所必需之根本要图，恭效献曝之忱，谨祈刍荛之采！此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均鉴。

释太虚

卷006

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

——二十年秋在北平作——

东南仅存无灾区域的沪、浙，最近又以上海狂风骤雨成灾；闻闽、浙沿岸一带以及内地的被殃如何，尚不可知。据中宣部所发表之告全国同胞书，此次水灾之广，已有湘、鄂、粤、皖等十六省区，被难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冀、鲁两省亦呈险象，灾情所及，将不知伊于何底！又据报载：四川盆地水不易出，成都、重庆等繁盛街市可以行船，全省殆已成一大湖。武汉区灾情之重，更不待言，且闻汉口食粮已断，人口已减少三分之一。全国由水灾濒于饥饿之人民在七千万以上。河南连年兵匪为患，今水灾蔓延五十三县，不下皖、鄂。陕、甘等旱灾、蝗灾、匪灾未已，且加鼠疫。而赣、湘、鄂、皖、闽诸省，共匪为患，已亘五六年之久，迄今犹没有肃清把握，并有乘灾

肆加扰害的趋势。

关系各省的和关于全国的军阀叛变，政客啸聚，兔起鹘落，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国家军政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安定，民族生计的开展，人类文化的发扬，更无一线的光明希望！国际的赤色帝国主义，在白色的帝国主义益现穷状的时候，加紧进迫，白色帝国主义亦以穷迫而愈加暴露其狰狞的恶态，亦向我国民相逼而来。

并且、不断的自外国传出某处将有大地震、某处将有大水涨等预言，恐慌著威胁著全国的人心。

像如此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从四方八面一齐来袭击，真要算得天翻地覆的非常悲惨了！所以、不惟感动了全国朝野的人士呼号奔救，而且感动了远邻的英、德、法、美纷致慰问，意国的教皇先有巨款捐赈，美国继之有借麦的实质援助，尤其日以侵略中国为事的东方近邻亦深深的发出其同情心，其天皇既赠金十万，若梓首相以下臣民亦各乐捐以施赈。我国的中央政府既赈粤灾，今又因全国大灾且有发行一千万至八千万赈灾公债的进行，官吏皆捐俸三月赈灾，并将中央党部建筑费移充赈款，停止各种不需要建筑，集中力量以救济灾难；虽犹在固执成见以立异的广东政府，亦有以十万元捐赈武汉灾民的决议。可见悲悯的心是人人有的，遇著了这种极深悲惨的事情，便不期然的忘却了旧日恩怨憎爱的分别，一致予以同情的互助。

但全国的灾难，一大半是人祸，而属于天灾的亦大半，从人谋不臧以及人为积集的恶业而招致。所以、全国人力对于已成的灾，虽已尽了十之五六的救济，但以言根本的救灾，这是大大不够的。不惟对于已成的灾，尚须更拿出十足充分的力量来救济，尤其重要的是能全国人人都能齐心悔祸而不再制造人祸，不再由制造人祸积集恶业以酝酿天灾。惟有全国人人从同情的悲哀中发现了良心，觉悟三四十年来思想与行为的错误，痛切忏悔，人人厚自责而宽恕人，人人忘了人我的分别，人人须从揽功名福利归自己、而推过恶祸害归他人的相憎相嫉囚笼中解放出来，人人反省地将过失担负起来，力改前非，不将过失轻轻的诿之环境或他人和社会，这才能冤亲平等地、恩怨胥

泯地实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的和乐健康！医好了三四十年来相毒相戕的民族精神创伤，有了这种大忏悔大觉悟的民族精神，自然开辟了勇于为善的源泉而发出一切的福庆，亦自然关闭了敢于作恶的堤防而止息一切灾祸。

根据上面的道理，来看到鄂、赣、湘的赤匪，且反有以乘灾捣乱为好机会而肆行蠢动的趋势，固然是不惟毫无悔悟的心，而且一点悲悯的同情也没有，真可谓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了！而聚在广东省政府的一班人，于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严重形势之下，然犹固执成见而不肯和合，仅假惺惺的以十万元赈灾，不曾有如何悔悟的披露。再就极其努力赈济的中央党政机关以言，中宣部的告同胞书，历举中央虽力为民众谋利益，而以赤匪扰害，军阀的叛乱，帝国主义的压迫缘故，不获实现。虽十之六七吾人相信系实因于此，但终有推过归他、据功属自的不悔不悟的意思。因赤匪等迫使党政当局陷于无办法，此早为一般稍有知识民众所已知；而大多不能以此原谅当局者，则因当局不能自认其余十之三四的错误和罪过，徒责人而不自责，不表示悔悟其过错而力求改迁，致民心不满，而赤匪叛军等得据之反唇相讥，亦以种种罪恶推归之党政当局。故为党政当局计，在代表中央党部而发言者，在代表国府而发言者，不如将国民党政府负责以来一切人祸天灾的招致皆引为自己的过失，痛誓悔改，则民众情得其平，公理自彰，而亦必能以赤匪等等为政府原谅了。

在中央当局，若希望全国人心的悔悟，实应有首先表示悔悟的需要，而且要能有真实诚恳心的悔悟。至少要能黜几个坏官，革除几椿秕政，举办移兵垦边，兴水利以行工赈，乃能感动他人的悔悟。人心一平，则人祸可息而天灾亦得救。

然今日全国百难千灾俱集的恶果，岂真正单是现今的党政当局所造成，或单是赤匪、叛军、帝国主义之所致，而此外的全国人士皆可丝毫不负责任吗？我以为不然，而且大大不然！三四十年来曾掌管军事、政治、教育等国家社会公务的人，在今日或显或隐，或存或亡，应各各不能不分负若干的责任。亡者已为人忘却，或独为人痛恨著、纪念著、崇拜著的，自都不必再提。其犹生存著的，不应该各各痛自悔悟而改过迁善赴难救灾吗？再就为学校当

局的人言之，新闻界、文学界、艺术界、自由职业界的人言之，曲学邪说，奇技淫巧，种种的惑乱人心，滋长恶见，由不良的思想行为发生为国家社会种种不良影响，甚至于学生为争名位的工具，而遇事文过饰非，毫不自惭，岂亦为不负造成全国灾祸罪责，速为改过的忏悔今是昨非的觉悟！

说到商、工、农业的领袖，今亦居国民重要的地位，而与一般商工农的群众，平日只图肥身富家而不恤损人害众，更缺少爱国利群之举，以致不能相率为善，多流入盗贼兵匪。此间接造成人祸，招致天灾，故亦应深深觉悟此皆共同恶业之所感召，忏悔自责，大发救群济众的慈悲，消恶戾以臻祥和。妇女而青年为稚弱者，似乎可无责任，然细按之，实不然。近来诲淫、诲盗、教奢、教争的各种邪说邪术的熏染既广，妇女的纵奢、纵淫而引起血气未定的青年的为盗为争，亦已成为妇女和青年普遍的恶化，而隐隐为赤匪等祸乱的策源。故今日各种蛮舞、跑狗的男女，尤深有悔改为贞洁贤淑、和俭朴勤的需要！由各宗教堂的神甫、牧师、阿亨、以至在今中国的国民中已无足轻重的僧尼、道士言，平日都以不能精学笃行其教旨，发挥教化而导民善福，欺骗教徒民众而虚受信施，以致今日全世界全国皆陷入困难灾患漩涡，使宗教对于国家或世人亦有其应尽的义务，则于此亦岂能逃其责任而不引咎悔改吗？应生大觉悟，本其教主大雄无畏舍身救世的精神，尽其身内身外的所有以施救一切被灾难的同胞！中央党部且能停止建筑，而以其建筑费移充赈款，各教堂寺院的宗教师徒，岂独不能停止不急的建筑等而赴拯国灾民难吗？全国的宗教界速速成一大联合，而起来实现各教教主的救世精神罢！时哉不可失！

全国的人民，似乎除掉赤匪没有可希望以外，不论南北、新旧，不问老少、男女，不管恩怨、敌友，在悲悯的同情中，宜乎都有悔悟可能。在悔悟心的出发中，宜乎有总动员以共救国灾民难的可能。然必人人皆以悔悟当先，而后可以联合到一条线上，去和衷共济的救灾拯难。若各方仍各自以为是的毫不悔悟，撑持假门面，搭著空架子，不肯放下来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的去做，则总动员亦适成其总扰乱。所以、今日大灾难，其将为中华民国复兴的转机，抑更为演成大乱无已国亡种灭的起点，实系于中央党政当局以至全

国军政人士，及各界民众能否深切的悔悟以为断！

更有应当知道的，现今迷信近代西洋文明——既科学的、工业的文明的人，动不动以为只要将科学的工业发达起来，即可完全抵消一切天然的灾害与人为的祸患。殊不知此种科学工业的人力，虽应尽所当尽，而以为完全可救，实为一种迷信！证之十二年东京的地震，与此次汉口日租界的终不免沦胥，亦深可明证。况且现今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亦一样似我国的上海成为盗贼横行的罪薮；英国以至德、美、日、意等，皆在经济崩溃、劳工失业的恐慌中。近代科学工业的文明，已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情况，亦既彰然暴露，而赖以维持营救之道，已不能不改变近代趋向，而乞灵国内各党的合作与国外各国的互助。美国的助德国以自救，和英国的工党的联合三党以自救，均为好例。奈何我国人到此灾极难深之际，犹欲各恃枪砲万能，不速悔悟，不速忠己恕人以求共济艰巨呢！

卷007

中国危机之救济

——二十年十月在开封人民会场讲——

一 中国危机之现状

甲 白赤帝国主义之压迫

乙 内战频仍下匪祸天灾之密集

丙 立国术穷与生产基溃

丁 思想混乱与风俗媮靡

二 中国危机之原因

甲 宋儒以来汉族之衰弱

乙 咸丰以来列强之侵入

丙 近代思想对于传统文化之破坏

丁 科学机器对于自然生活之威胁

三 中国危机之救济

甲 以「为众生的佛法」作「为民的三民主义」之先锋

乙 以悲壮心悔悟心为全国一致团结之精神

丙 以众缘生唯识现的宇宙观为建立真民国与大同世界之依据

一 中国危机之现状

甲 白赤帝国主义之压迫

近世以工业为经济中心之新的社会国家，都练成强有力之陆海空军，来侵略弱小国家民族；最著者，为西方之英、法、德、美、意、渐及东方之日本，他们俱是抱著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武力侵略，甚至亡人之国，灭人之种，无所不用其极。中国自清季以来，无一时一刻不在列强压迫之下，受其荼毒，已变为不堪状态。加之赤俄所谓苏维埃之第三国际，指挥其党徒，发展其实力，作政治的、经济的活动。中国年来已不胜其扰，政府虽有不断的清共勦赤，迄今犹未肃清。

列强压迫中国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过去的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等，且置不论。最近又逞其旧技，变本加厉，以万宝山之案，酿成朝鲜排华，屠杀无辜侨胞；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东省，强占我国领土，残杀焚掠，肆无忌惮，东北精华，一扫而空。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

乙 内战频仍下匪祸天灾之密集

自民国成立以来，内战不息，除国民革命数次为正义战争之外，大抵皆是无意义的自相残杀。而每经一次战争，必有许多溃兵流于民间成为土匪。近年共产党又肆其邪说，蛊惑人心，成为有组织之匪。民不聊生，不堪其扰，乃挺而走险，遂致遍地皆匪！加之天灾流行，旱蝗疫疠迭见不穷，而犹以今年水灾为甚！据报所载，面积达十六省之多，灾民有五千余万，死者漂没

，生者流离，几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言之伤心，见之流涕，如此浩劫，实千百年来未有之惨状！

丙 立国术穷与生产基溃

中国向为君主国，辛亥革命后即变为民主国。曾经过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各种制度都是已经试验过，到了现在国内是如何景象呢？简直说，已演成立国术穷的困难状态了。

再就生产方面言之：西洋各国和日本，因科学发达，发明各种机器，制造精美，生产迅速，都是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而成为工业国家；唯中国对此，尚称幼稚。虽然中国向来是农业立国，以农业为生产之基本，但是近年来农产不惟无进步，且日见衰落，粮食都不能自给，还要外国接济。由是向为农业立国之基础，亦根本丧失，国民生活维艰，前途隐忧，深为可惧！

丁 思想混乱与风俗媮靡

欲求国家安甯，先须有共同之思想和能力，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回观国中思想之纷歧，学说之混乱，以故或走入迷途，为害终身，或苟图目前，遇事敷衍，驯至政治不上轨道，军事不能统一，教育不能得宜，经济无由发展，为害之大，显然可见。近来国人虽是好学外国，而未能吸其精髓，仅习其毛皮，恣为跳舞、赛狗等下流之事，致使赫赫全球之东方古文明的中国国魂，丧失净尽。曾忆德记者前月过沪发表一种言论：谓视察中国舶来高尚之文化，非常幼稚，而欧西下流卑习，已充满社会。就现状言之，中国固有之文化已失，输入之文化未兴，简直已成黑化，殊为痛惜云云。故知光明磊落之思想，及其一贯之信仰，为立国之要素，不可弗三致意焉！

二 中国危机之原因

甲 宋儒以来汉族之衰弱

中国古代文化，是内圣外王一贯相传之圆满文化。周、秦之间，有孔、老及诸子百家之学兴，更为辉煌灿烂，光芒万丈！惟孔子集其大成，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孔子之文化，经过汉、唐，吸收佛教大悲无畏之精神，遂造成强大的国家，仁慈的民族。降及宋、明，程、朱、陆、王诸儒，将广

大圆满之文化，束小为一偏之理学，而仍一面排斥佛、道；一面吸收禅理，硜硜自守，划地自限，至将中国广大圆满之文化失去本真。此由大小之趋向，恰如妇女天足，妄加缠裹，失去天然的作用。由是中华民族精神就日渐衰弱，几经金、元、满之入治，直至清末，对于外侮之来，完全失去抵抗能力。

乙 咸丰以来列强之侵入

自从嘉、道间，英人输入毒品而后，被广东总督林则徐察觉，投入江中二万余箱。欧人肆其淫威，兵舰直入内地，割去香港等地，开上海等处通商口岸，并赔偿二千一百万两。列强从兹渐渐侵入，成了今日危如累卵的状态。

丙 近代思想对于传统文化之破坏

一、民主主义破坏以「君」为中心之政治 如向有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又「国不可一日无君，无君则乱」。这以君主为国重心之观念，不惟中国如是，外国亦然。但外国自十六世纪后，天赋民权说兴，渐渐由人民共同心理发生革命，推翻君主，建立民主国家，而中国则突然由君主而入民主，遂陈解体之势。

二、个人主义破坏以「家」为骨子之社会 中国之社会组织向以家族为本位，凡人都知爱家，如言：「叙天伦之乐事」，「修身齐家」，「光前裕后」等等，都可以代表中国人对于家族观念之深切。自从西人倡导个人自由主义，人人都有自由权利，不受任何压迫，此风自西而东，于是中国社会中心之家族制度，不免崩溃，而社会乃根本摇动。

三、国家主义破坏以「平」为归之王道 中国治世之道，在以天下平为目的，其修身、齐家、治国，不过应有之过程而已。自近世倡导国家主义，以狭小之目光，止知爱一己之国家，使之强大富裕，而对于他人施以种种侵略，种种压迫，甚至灭人国家，亡人种族，在所不惜。由是造出世界不平等的现象，酿成极惨的战争，是皆误以损人利己为立国之精神所致也。

四、共产主义破坏以「修」为本之圣德 共产主义，以个人道德为空虚，惟以社会经济为转移，社会不好，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表现，当努力经济的改善，使之平均，无道德的责任，是正与中国修身为本的道德主义，大相径

庭。人生既不讲道德，遂惟力是视而相争杀，何怪天灾人祸如雨后春笋地发生。

丁 科学机器对于自然生活之威胁

近代科学突进，连衣食住行都成为科学的了。而中国向来天然的农工生活，人民是很能安居乐业的，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作自食」等等，都是有自然生活的乐趣。到了现在外国发明各种机器，自然的生活受了威胁，失业者日见其多，于是土匪蜂起，围城破寨，时有所闻。

三 中国危机之救济

甲 以「为众生的佛法」作「为民的三民主义」之先锋

上来观察到中国危机的病因，应该如何去救济呢？要想救水深火热之中国，非三民主义不可。三民主义即是救国主义，亦可为救民主义，所以中山先生革命，既不是为自己，亦不是为少数人，是为救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然中国国民对此，多半不甚了解，但他们对于佛法，确是都知道是济世利人的。因他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几分认识。盖佛法之对象，为世界的含识众生，人类的社会国家，是与三民主义同出而异名。职此之故，欲实行三民主义，若借佛法为他的先锋，庶能解除一切隔碍和误会，达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的自由平等目的。兹略为分述如下：

一、以民族主义发扬固有文化而达到国际自由平等 世界各国、无论那一种的民族，都有他的特殊文化。这特殊文化，就是他们信仰的焦点，依之来改善自然生活。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欲求民族主义的贯澈，应当发扬我们共同信仰的固有文化，而后才能真正有精神的团结，领导著向国际间解除一切的束缚、和不平等的条约。

二、以民权主义造成现代国家而达到政治自由平等 现世不是神权时代、君权时代，而是民权时代，在此时代，应以民权主义造成现代真正民治国家，绝不容国内之军阀政客的操从和垄断，而要达到政治自由平等的地位。

三、以民生主义采用社会主义而达到经济自由平等现世界的乱源无他，就是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无产阶级的抗争。以民生主义采用社会主义的精髓，消极方面，向资本家、大地主加以相当的制裁，积极方面、实行国民党各种建设的计划，使国家的财源，有如春前之草，雨后之泉，社会上的经济自然充实平均，衣食住行都有相当的解决，而怎能发生阶级斗争，流血的惨剧呢！由是三民主义乃可实现其救国的真精神了。

乙 以悲壮心悔悟心为全国一致团结之精神

现在全国上下皆在灾难之中，大家皆应以大悲无畏之精神，一致团结，相护相助，悔悟前非，知道二十年来不但痛苦未除，而且有加无已。为民众领袖之人，尤当负起责任，生出忏悔心。「以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要再将一切过错推之他人，委之环境。果能这样上下一心一德，国内再不生出无意义之混战以自相残杀，虽有外侮，何足为虑！盖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如是不惟全民族之精神可以振兴，而亦可隐消外患，使国势蒸蒸日上。

丙 以众缘生唯识现的宇宙观为建立真民国与大同世界之依据

宇宙观、在宗教方面有：一神、多神、泛神的不同。在哲学方面有：一元、二元、多元的差别。一神、一元的宇宙观，是为建立「君主国家」做依据有力量的理论。多元多神的宇宙观，是为建立「酋长国家」做依据有力量的理论。这些、到现在已经成了过去陈腐的废物。现在的国家，经过了神权、君权而到民权民治，国家趋向世界大同的时代，须用正确合理的宇宙观方可。这合理的宇宙观，据我看起来，中外古今一切宗教学术比对一下，莫若佛法中之「众缘生唯识现的宇宙观」。

怎样叫做「众缘生」呢？只就现存现见一切事物上讲，不另外找个任何东西作牠的本体。宇宙间无论事事物物，大而地球，小而微尘，乃至整个的全宇宙，都是由许许多多关系条件众缘和合而成。前前后后，彼彼此此，互互为因，互互为缘，以成一一组合体，绝没有那一法孤立的离开一切关系，和前后不相联续的；牠通是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此在佛学上名为「诸法缘

生论」。怎么叫做「唯识现」呢？「现」有「显现」和「变现」两种意思。显现、凡宇宙万有，都是我们五感官及意识等所知觉所显现的理法和事象；变现、是指能觉知的心具有变动的力量。一切显现的理法和事象，经了觉知时，牠就有一种能力使之为变动的显现。换句话说：凡是一切所被知识的，同时由心的力量使之变动，此在佛学上名为「诸法唯识现」。

依上面第一重缘起来说，世间万事万物，既是众缘相互助成，那末世界、国家、社会、人群，自然也是这样。由此可见得我们一个人的生存，所有衣食住行，是受了全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资助以成。我们要报酬这种恩惠，也必普利益全社会、国家、社会、人类，才合正理，绝不能存私我的观念——缘成性空，了知无我。一个国民如是，全国民的关系亦然。根据这种大公无我的理论，纠合全民族，组成真正民治国家，复领导世界上各种民族，站在同一线上，打破向来错误的观念，侵略的行为，世界国际间就成了互助互成、相亲相爱的大同社会，绝无不平等的现象发生。依第二重唯识现来说，凡人都有心识，心识是自由的、活动的，所有不好的心理，随时可以改变，发挥牠固有的优美性；其所被知识的环境亦不是固定的，也可以自由改造。一人能够这样从思想上去革命，个个都如是，于是充乎其中，发乎其外，见之于家庭，便成和乐的家庭，见之于社会，便成安宁的社会，见之于民族，便成优美的民族，见之于世界，便成快乐的世界，所有一切被压迫、被束缚不自由的现象，自然的没有了。不过、现在旧国家所根据的宇宙观，尚未消灭，新时代的国家社会所应根据之这种合理的宇宙观信仰，尚未成立，所以、这以强凌弱不人道的惨剧，尚在那里演。可是、世界上一般觉悟的人已经不少，要想求世界的安甯，进化到世界大同，非拿这合理的宇宙观做根据不可。尤其是我们危机充塞的中国，应当早些在这根本上生起觉悟，然后才能荷担救国救世界的责任！

卷008

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

——二十一年三月作——

辽沪事件，若论理争气，则中国之理直气壮，自无待言。盖辽、吉、黑、热，以及沿淞、沪一带诸地，固万国所公认为中国之领土者，日本横以其海陆空军之武力，用不宣而战之行动，作如寇而袭之侵占，破坏中国政治与领土之完整，使国联犹有公理，固应群起加以相当之惩裁，使中国获伸民气，尤应协同施以尽命之抗击。然而国联脆弱，美、俄既未加入，英、法、意诸强本唯为自图私利，自保优势，勉相联合而虚与敷衍，其余弱小诸国，祇为诸强之应声虫，纵令仗义执言，亦不生如何效力。初无桓文一匡天下之雄，焉来朱郭侧抱不平之侠！所以顺风转柁则有之，而扶弱抑强则不可期也。况乎我国空海缺防御工具，门户洞开，将帅阋兄弟之墙，腹心欠健。党敌对党治存互挤之斗争，国民赴国难无全体之组织，兼以工业、经济、交通等事事待建设之际，天灾叠乘，民窘已极，遍地萑苻，盈野饿殍，茫茫禹甸，哀哀华裔，闻笳鼓而涕陨，睹燐骨以心伤！布长久抗抵之阵，张延宕交涉之网，纵可令敌人不得逞其志而终获最后之胜利，其如国土日蹙，民生日悴，将先受非常之艰苦与不可思议之惨痛何！为此禀先圣之仁爱，纾我佛之慈悲，冀黄种民族之危而复安，东亚文化之衰而复盛，舍论理争气而为我同洲同种同文之中、日国民，一权衡其利害，期能出于相让而复归和好，进为互助而协谋振兴也。

兹请先言战则必致两败俱伤之祸害：夫日本军事准备、外交运用之优越，国际地位、民间力量之隆盛，加以近占辽、沪，挟利器之威，张长驱之势，似足吞服中国全部，更何论仅利用傀儡以割据东北四省，并制止华民经济绝交之反抗，以恢复中国沿海沿江市场之工商旧状哉？然日本若循最近对中国之行动而进展，逼之过甚，毫不为中国留一些之体面，为华民存一线之生机，则试思以地大、人众、怨气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为日本所能完全压灭！势必出于长期之经济绝交，武力抵抗，且利其交通不便，使新战器失其效用，兵连祸结，相持不下。而日本为后起之工业国，粮食材料既多仰给中国，且环顾全球，亦更无销售日本商品之市场，纵令占用辽、吉、黑、热之区域，在一二十年内亦尚为垫本多而收利少之时代，纵令寇扰中国沿海沿江之

区域，虽足以苦我国民，同时、亦令日本与各国之工商业咸归于尽。近代强大之海陆空军，全仗工商业丰富之经济力以为支持；日本今同在工商凋零、经济恐慌之期间，又倾其常备之强半海陆空军以远劳中国，耗费之繁，半年一载之后，兵力亦势必随经济力而蹶竭。

况乎日本此次之侵掠中国，与前次之战华、战俄迥异：前为抵抗而发愤自强，故国民极为奋兴而一致；今则仅为一部份军政财阀侵掠欲望所驱使，民心早不和顺，虽藉万世一系之帝统以为维系，而近来民气嚣张，赤化滋蔓，若战事稍挫，加以工商之失业日多，劳动之运动日增，革命何难突起！帝国因以倾覆，而军政财阀随而俱倒，亦意中事。纵无他国从而相扼，恐已求似今日中国而不获。何况日本今此侵掠中国，本为干犯众怒之举，不恤邻灾，突施强暴，尤为神人之所共愤！且撕破非战和平各公约，各国虽以日本之狡强而无可奈何，然日本外交之孤立，当亦无可讳言。且美、俄睽睽旁观，均可与中国联合而致日本之死命。美国今虽犹在劳工失业经济恐慌中，俄国今虽未渡过五年建设之难关，然中日抗战时期一长，国际形势必有变更，美、俄之不甘自弃中国市场，安肯永不出与日本争！即中国现今亦何尝不可说美国以要结同盟。若中国愿以日本在东北及各地之强夺一切权利，尽举以让之美国，则美国不难因之解决劳工失业之问题，而渡过经济恐慌之难关。

更可以美国若不援助中国，则中国迫不获已，当加入第三国际，与俄国协力造成共产苏维埃之世界为要挟。美国恐德国归并第三国际，曾实行停战债，岂不能因阻止中国之赤化而出兵助华乎？美国之海空军既足制服日本而有余，中国之陆军亦必可抵抗日本之陆军，届时虽不灭亡日本，日本亦终难保持现有之地位，此固明若观火之事。日本不乏明达人士，宁可不思及之！再之、美若终不为动，则今执国政之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而缔成，与苏俄及第三国际本有渊源，苏俄赤化全球之野心，何曾稍戢？徒以实力未充，各面皆无出路，故隐忍以待。我若迫不获已，悉举而加入第三国际，中俄接壤，横亘欧亚，据全球人口土地三分之一而强，苏俄而得赤化中国，已足遂其以第三国际统一世界之素愿，宁不热烈欢迎？而首当其冲以卷入共产漩涡者，必为日本，日本其时尚能以万世一系帝国自骄乎？然此虽可

祸日本而出中国之气，亦足祸中国而受制于美、俄，黄种民族，东亚文化，既从此沦亡，普天率土，皆成白种或赤种党之世界，亦非大地人类之福！

故我深愿中、日国民，皆于此三致其顾虑焉。

更请进言和则可受相得益彰之福利：以日本之海陆空军与中国之兵力联合，退则可保黄种在东亚为主人翁之地位，进则更可与驰骤世界之白人抗衡。而逐渐开发中国地中之所蕴，两国之民食可以无缺，工料可以足敷，日货亦可畅销中国市场，而中日能待以平等，日民之移耕中国，能遵守中国之移民律，则边荒诸省或亦可供日民之住殖，日本之人口问题即不难解决。日人不破坏中国政府之统一安定，则五年十年间从事建设，中国亦可由广庶而进于富强，其为国防、外交、民食、经济之福利如此。且日本曾承受中国、印度古文化与近代之欧美文化，中国有其五千年来自邾之文化与承受印度、天方及近代欧美之文化，中日若能和协，以东方道德的、精神的古文化为血髓，以西方权利的、物质的新文化为骨肉，提炼融铸成为世界大同文化，免除阶级战争之流血，共享和平，则不仅东亚黄种之幸福，亦为地球人类之利益？况乎欧、美列强以英、美争霸而战，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而战，以德法世仇、法意争权而战，不久终难免重开大战。彼时、欧强失驭，中国可收复香港等遗地，中日可援英荷属南洋群岛，及朝鲜、缅甸、暹罗、安南而成立为自由联盟国家，更由中日扶助印度、锡兰另成为联邦共和国，而以佛教为联络贯穿之总神经，此种人间之乐园，岂不即可实现？嗟乎！我同洲、同种、同文之中日国民，于此安可不深思远虑，而妄逞非理之欲，徒争可已之气，竟舍坦途而不由，甘入陷阱而不辞耶？

夫中日和而相助之益与战而互争之损，既了如指掌，则中日固应速息战归和矣。然和之方法当若何？于是吾深有慨于中山先生之早亡也。盖中山先生真近代东方不易见之大英雄，能独窥其大。如陈友仁君自言其去年赴日之使命，盖无非奉行中山先生对于中日携手之遗策，痛痛快快解决中日间一切之悬案，进而订一真正共存共荣永久和好之盟约而已。中国非此不易有统一建设之时，日本亦非此无可走之平安道路。日本若能有系铃解铃之勇，即日撤兵回国，淞、沪则恢复今年一月廿八日未开战前之原状，东北则恢复去年

九月十七日未发动前之原状，声明唯以同种同文进求共存共荣而出此。两国损失，中国何啻超过日本百千倍，但既和解成立，则中国之民气既平，经济亦可复交，更进为详陈利害，当可不坚阻国民党奉行中山先生中日和盟之遗策。大致中华民国须保全去年九月十七日前领土与政治之完整，而对于九月十七日前日本在中国既得之权利，予以稳妥之保障，其一切未决之悬案，则由正当外交途径而作互惠之解决，中日和约即可成立，且可由和平而进于亲善矣。所难者，特不知今之日本当局有无高视远见若中山先生之大英雄耳！此则窃有望于日本明达之士，能勇于为善，群起以促其政府作此系铃解铃之举也。

比来默察日本之一部分军政财阀，妄谓可乘战胜中国而任情宰割，将以之断送其万世一系之帝国，使东方黄种无复自主自强之国，使曾受用华、印、欧、美文化之东亚优强民族，不免同沦灭于白人之手；而中国人民久受政祸天灾，而又横遭日本之蹂躏，河山破碎，邦国疹瘁，怨愤冲霄，群抗强暴，不遑再计成败、利钝、祸福、死生之惨苦，挺而走险，咸欲与日偕亡，致国民党虽有中山先生对于中日之遗策，无敢提商施行。在中日国民如此危若累卵之际，而一方实有平安坦途可由，余为中日国民与东亚黄种共免祸害计，为全世界人类咸享福利计，敢本我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不恤受全国人民之所忿恶，大声疾呼，将系铃解铃之议陈之日本当局，孙中山先生对于中日之遗策献之中日国民。如得中日大仁大智之士，察择施行，则余虽万死亦忻乐焉！否则不归美，即归俄，恐中日非复东亚之主人矣。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卷009

读西藏比丘血泪书告中央政府及国民

中央政府诸公及全国国民公鉴：对于西藏佛教民族二领袖达赖、班禅之失和，将酝酿成西陲之隐患，余久经注意，且曾向关系各方面，陈解救之途径。今得西藏毕朋寺比丘僧罗桑年札等血泪书，并察近来中央与西康及班禅、

达赖各方之行动，殊感事势严重，如不速为妥切之安置，必成中华民族巨大之伤害。为是、不敢隐其所知，特为我中央政府诸公及全国国民剀切言之。

西藏全族，包括前后藏以及分居在西康、青海、宁夏等处之说西藏语者，皆是依达赖、班禅为主导之佛教民众，而西藏佛教又为内外蒙及东北四省与晋各地喇嘛寺庙僧众信徒之宗主。西藏之政事，虽向例由达赖经管，而在教务上则达赖、班禅实为地位同等之领袖；且历来之达赖、班禅，皆视其年辈先后，互为师弟。此一辈之达赖为师而班禅为弟，亦适逢其会耳。且全西藏可视同一佛教学校或一大丛林，唯以教务为重，而政事仅等于学校中之事务而已。由此可知达赖、班禅之背驰，足使西藏全族民众之莫知适从，或随之以分裂为二群，各引外来之势力之援助，扩大战斗，使西藏以及中国西部全陷于崩溃扰乱中。此为基于达赖、班禅事件，所引起西藏或中国今日已到安危存亡关头之现状，解救之而得其道，则不难存而安，如不得其道而出于妄动，则危亡必旋踵至！

默察民十三班禅离藏以来八九年之酝酿，以班禅之奔走于北平、东北、蒙古、南京及其代表于四川、西康、青海、北平、南京等分设办事处之结果，西康、青海及蒙古与西北、东北诸省喇嘛徒众之一小部分，渐有武力拥班禅入藏之企图。而西藏之喇嘛民众，则服从达赖之管治，但分成亲英图强以拒班禅回藏之少数派，及守旧亲华以迎班禅回藏之多数派。然达赖、班禅两方，除极少数之极端派以外，大抵对于达赖、班禅犹保持均等之信崇，此观今此罗桑年札等血泪书亦可知者。然设于此际先有一方引入非佛教或反佛教之武力以相侵逼，则另一方必致呼起其全族僧民之武力，甚至不恤引结其他非佛教之武力，抗争以图保持。盖达赖、班禅及各呼毕勒罕之世世转生西藏，本为护持西藏佛国，故血泪所谓『一定全体出动救护佛教，枪林弹雨之下，肝脑涂地，骨肉膏野』之惨战，非耸听之危言，为必至之实事。反达赖者虽屡传达赖亲英，或西藏已全在英人势力之下，其实、达赖意与西藏守旧亲华迎回班禅之多数派合，迄今西藏犹绝无英人势力可言，仅数人曾游学英国、或印度，以练英国式之陆军耳。然若以非佛教之武力，为破坏佛教之侵迫，则由其护教热诚与英人之诱惑，正不难驱达赖及西藏僧民全部亲英，致西藏

以至中国西部陷入英人支配之下。如此、则班禅或将由内外蒙媒介，导入苏俄武力，而中国西陲，有成英、俄角逐场之危险。乃今措置藏事者，青海、西康每动回教徒所率军队，如血泪书所谓『民元川军在藏，焚杀抢奸，大毁佛寺；去年达结白利之争，结果两寺砖瓦无存，佛经焚毁，塔像挖坏，万一……班禅带领回兵攻藏』云云。又如蔑视西藏民族原有之文化，派少年男女入藏宣传党义，动云党化西藏，或另兴非佛教之教育，而操切从事，不能因俗利导。凡此，皆可致驱迫达赖与藏族背华向英之患,应速改途易辙以挽救之者也。

血泪书虽尊敬班禅，而痛诋其驻京、驻平、驻川、驻康、驻青、驻印等办事处长。然余与班禅辅佐，相稔颇多，其所言则虽尊敬达赖，而对于达赖左右之一部分人，则亦痛言其如何压逼，如何凌辱，如何拘办其亲友，如何抄没其财产，种种仇恨之力图报复。故余确知班、达失和之症结，在于两方属下之几个要人，势不两立，而不在班、达二人之本身。去年班禅曾亲告余：达赖不久犹有函致彼，而彼二人亦尚保师弟情谊。且西藏全族及蒙、汉各地喇嘛佛徒，最大多数对于班禅、达赖信仰犹未失均衡，即两方属下之几个要人，亦不能全昧欲护持西藏佛教之良心，及不顾班、达护持西藏佛教之本愿，与护持西藏佛教之西藏民族意识。此之三点，实为可调解班、达重归和好之总线索。何况达赖年老，忧一旦身故，西藏若无资望隆重者代掌其权，恐亲华、亲英二派起争，陷西藏于溃乱，而亟盼班禅能早回藏，以其身故时代掌其权，并为再世达赖师保。加以藏族僧民习用川茶及绸缎等，殊成先天好尚，银币亦用川、滇之鼓铸者，现殊缺少而冀资济。凡是、皆深愿速弭班禅怨隙，能右中华民国得适当安置以遂其希望者。故平息班、达之争以安定中国之边陲，除用武力及变革其俗外，实犹有较善之途径也。余近年颇注意班、达争端之解释，与班、达两方人员往还既久；且余所办武昌佛学院学僧与余弟子大勇所领导之留藏学法团学僧，今在拉萨、昌都、打箭炉等处游学者，时以藏情函告。顷又于重庆缙云山设汉藏佛学院，及康藏喇嘛招待所，故于藏事较能详悉其蕴耳。

和解之唯一途径，在由一德望为达赖、班禅两属及藏族僧民所知之汉僧，率领尊信谙悉西藏佛教之缁素一团体，先礼请班禅及其属下与达赖代表，予以同情，为向达赖先容，入藏朝礼圣地，遵行崇奉西藏佛教之仪式，对于达赖致隆重之礼，对于毕朋寺等各大寺喇嘛行庄严之供养，从行事上示藏人以汉地缁素尊奉西藏佛教之实情。随即宣示中央政府及全国国民对于西藏佛教尊仰护持之公意，先取得达赖与各大寺喇嘛同情，进一步论到为护持西藏佛教有达、班和好，汉、藏融合之需要。再同达赖、班禅及藏族最大多数僧民，以达班、汉藏和合护持西藏佛教之同情，去感动两方之属下要人，释怨归好。至是、如犹有一二顽梗争斗者，将为两方共弃而不难解决。先办到此班禅和平回藏，……赠班禅卫队三五百人亦无不可。西藏恢复归华之初步，而其后再察机宜，以为如何交换汉藏文化，如何开发实业教育之设施。如此和平办法，深信确能有其把握，但不能不需政府或大檀越，予以最少二十万元之资助耳。盖赠班禅、达赖及其两方要人之礼物，与各大寺喇嘛之供养，此项费用最大非十数万元不办，需用浩繁也。但如泣告书所云：『我们若能成功，不亚于兴建无数的时轮金刚法会』。今此此二三十万元，亦等于举行一『时轮金刚法会』之费用而已，较之一度用兵西康或青海之军费，殆不过百千分之一耳。如此切实和平之办法，愿中央政府诸公及全国国民察择施行。中国幸甚！世界佛教幸甚！

南京中国佛学会会长太虚谨具

卷010

佛法与救国

——二十一年十二月在潮州欢迎大会讲——

潮安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颇负盛名的一个名都，千百年来，文风非常发达，全国人士歆慕潮安的文化者，正不知凡几！而且佛教禅宗中的大颠禅师，又有与韩昌黎相契的一段因缘，故在佛教史中关于潮安的故事，亦有光荣的一页。现在能以佛教关系到潮州参观、游历，得与诸位聚集一堂，谈论佛法

，是何等欢欣的事情！

以现在的中国处于国难极严重的时期中，在全国人的心理中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去救国？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做什么事业，首先要问有无与救国发生关系？这种观念，是很正确的。因为中国国民确是多年以来在劳疲困顿之下过日子，国内匪共扰乱，国外边寇侵略，在此危急存亡的形势之下，应如何地去设法保护国家？如何地去恢复历史上的故有健全？如何地去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人人皆应具此心的，倘无此心，那人就会同了无机体的木石一般。但爱国之道甚多，非单限制于一法，如各人依各种的社会职业，皆可尽各人的力量，趋于救国同一的目标。故依佛教而出家的教徒，亦可从佛法凡有利于社会人群国民公益的义理，把牠掘发出来，宣扬民间，使救国行为依佛法而得到扶助，就是有利于社会国家；同时出家教徒对于社会人民，亦可尽了一小部份的责任。所以、现在亦以佛法中对于人群有利益的道理与诸位谈谈。

一 因缘生义

所谓因缘生义，就是说明宇宙间形形色色森罗万象的诸法，皆由种种的因缘关系而构成，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如我们各人相见聚集，皆有种种因缘，倘无因缘，便不得聚会。又如一桩事情成功，必有许多关系、条件，若缺一条件，其事即难以成功。所以佛法说宇宙万物，皆以众缘和合而成。如说国家如何构成？社会如何构成？推其原理，亦皆由种种因缘而组成，决非有什么万能的天神在创造，亦非有什么单微的地质来组成，是由种种因缘关系而成其为社会、国家。如以中国来说，则地大物博，出产丰富，有数千年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四万万同胞，乃至政治、社会，及各种团体机关，如是无量数的因缘关系，始构成一个偌大的中国。所以说民国，亦正显由国民共同的力量而建立成其为一个国家，故知中国是由众缘所组成。如是则社会亦然，必有若干因缘关系而成其为一社会。如现在开元寺所成立的佛教会，是有佛教徒众，和各界人士来参加，及数千年遗流下来的佛法等等因缘，才构成了这一个佛教会。又如今天所开的会，潮安缁素佛徒是主要的缘，太虚、会泉是参加的一缘，而各界的赞助以及其他等等的缘，始成立此会。

故无论任何事件、物体，倘静静地加以观察，皆由因缘而生成，所以因缘生义为佛法中最普遍的原理。明了此理，去应用到社会、国家，则爱国救国的力量，自然发生，爱公众而服务社会的心，亦自然发生。这因为知道了国家社会，皆由各人自己所构成，自己莫不有分的，故凡所事事，必然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否则、国家倘一旦失了主权而至于败坏，全体人民的福利亦因之而失掉，即各人平日聚精会神所构成的利益，亦因之而失掉。国家如此，社会亦然。以佛法所明因缘生的义理，大家能去观察实行，即可知宇宙万物的真理原则，都由众缘凑成，则各个人须先求整个社会国家的利益，而后求个人的幸福，倘抛弃了整个社会国家的公众利益，而以求个己的利益为前提，则其结果，必遭败北！以国家社会皆由众多份子所组成，各人若不顾社会国家而谋个己福利，则国家社会失败，即各人自己失败。如此、大家服务各种职业，皆应以公众利益为前提，不以个己的利益为所谋。依佛法缘生的原理，做行为的标准，则各人才是真正的救国。果能个个人都本缘生的义理去行公众福利的事业，那末、中国非但不灭亡，即民族自由平等的精神，亦可见实现！

二 无自性义

无自性义即根据缘生义，明一切的万物皆无自性。若依各个人来说，即可名无我，因各人皆由众缘组成，无单独的个体，若只有独立的自体，必不能存在。以须有人对待，方有一个我，所以无人便无我。推至一切动植乃至天地间所有万物，皆是如此，有其对象、条件，若缺了对象、条件，必不能生存，故广至万物，小至个人，都无单独自性。然各人各有其转动的力量，就是在无自性中有「中心」的力可以转动，以各人自有其力量，方能做恶事，做善事，或善的去做，恶的不为，有一种任自取舍的力量，故说：「万法皆无自性，随众生心力而转变」。若有固定实体，即不能转变。万法既随心力可以转变，所以现前各人，都可为社会的主人翁，国家的主人翁，不必屈伏自己，要提醒自己，振作精神！平常自暴自弃的人，终以为自己无能，因此消极、坠落！其实、万物皆可随人心力转动，只要有心，便有力量，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明乎此理，则人人皆可负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责任，本

万物无自性，而由心力转变的意旨，发无上的志愿，奋无畏的精神，去积极作救国救世的事业！所以第二层明无自性义，正显各人的心有转动力量，不为外来的恶环境恶势力所屈伏，而发勇猛精进心去荷担救国救民的重任！

三 大悲心义

佛法中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要人人皆本大慈悲心为出发点，而去做种种方便利人的事业。我们由上面可以知到万法皆众缘所生而无自性，以无自性而可由心力转动，所以大家应从此发普遍的大慈悲心，以众人的苦为苦，众人的乐为乐，若有一人还受苦，即对于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咎诸自己，以由自己负振兴社会的责任未做到所使然。但佛法中的大悲心，尚不限于救济世界人类，就是一切众生——乃至蠢动含灵的一切微细众生，若有一在受苦，未得乐，终要设尽方法去把他超度，正如地藏菩萨所发的大悲心：「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佛法是积极的，救世的，非同一般人误会是消极的，厌世的。故能本佛法『大悲为本，方便为门』的宗旨去做救国的事业，只顾谋全国国民的公共福利，不惜牺牲个已，「大公无私」，以国民的苦乐而苦乐，这才是做实际上的救国救民的真正事业！故从因缘生义而至大悲心义，为佛法中谈救国的一贯义理，亦是扼要的义理。

第一明因缘生义，是显宇宙万有皆从缘生；第二明缘生诸法皆无自性，即显明诸法皆空。但空非坏灭了名空，是诸法由因缘而生，无固定体性而说曰空。但众缘而生，亦机械的，呆板的，以其无自性而由心力可以转动，故成为活泼的、尊严的，依此理而行，即可得到活泼泼的自由平等。故第三明大悲心义，正要各人发起普遍的大悲心去干济世救人的方便事业，是为佛法的要义。当此外祸频来内患叠出的国难严重的时期，人人都本此理去振作精神，努力救国事业，则不能说佛法无补益于救国了。

（二五五六，一二，一六守志于潮安）（见海刊十四卷一期）

卷011

佛教与护国

——二十二年五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音演讲——

常人闻以佛教救国，多怀怪异。余今将世人误会之处，略为解释。其一、世人多以佛教为迷信鬼神，不切人生实际，不知佛教宗旨，正以解除众生苦难为唯一责任！佛教说一切众生，人为最要，故在人生之中表现最高之人格。故佛虽普度众生而尤注意于人生，且令人生达到最高尚圆满之地位。其二、世人之以佛教为厌世的，为空想的，为非伦理的，此亦误也。佛教遍为一切众生而施设，使其为最高之向上发达，自非平常之伦理所可范围。然佛教主义仍以人类伦理为修行之起点：如言忠、言孝、言友、言信、皆人类道德出发之基础，佛教亦谆谆言之。可知佛教并不背于人类伦理，亦非厌世与空想也。

此外或有其他种种误会者：或以为在今日国事危急重重困难之中，佛教殊与救国无关；或谓佛生于印度，而印度亡国。此种见解，皆是误会。吾人考之历史，佛生之时，为印度最光荣繁盛之时期。嗣后佛教向外发展，而印度佛教渐衰；及婆罗门教代佛教而兴，而印度遂益衰矣。在中国元朝时，印度国势已极衰微，后来卒亡其国，可见佛教衰而印度亡，非印度亡于佛教也。现在奉佛教之国家，如暹罗亦独立矣，如日本则极强盛矣。可知佛教不但不能亡国，且足以振兴国家，强盛国民。

今再言佛教护国之意义：佛教经典多言报恩，报恩者，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言报四恩：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人类固由父母为发生增上之因，然亦由社会互助而得存立，但是在社会矛盾紊乱之中，则吾人不能生存，故必有国家之组织，庶众生有所保障，社会得有秩序，而吾人始能于安宁中过生活。此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又佛经亦言护国，如佛说仁王护国般若经，即专说护国之方法也。惟护国有广义狭义二种：自狭义言，即平常人之所谓救国，在规定的土地之内，倘有人类以外而来之灾难，或人类之中有外来之

侵略，或本国之内发生变乱而有灾难之时，吾人当尽种种救护之力量，为种种救国之工作。此佛教言护国，与平常人所谓救国，初无二致也。

自广义言，释迦佛所教化之国为娑婆世界，阿弥陀佛所化之国为极乐国土。故护国即护世界一切众生。因一切众生皆有灾难，吾人力量稍高者，便当尽其救护之责任。其已有大福德者，有大智慧者，尤应尽种种之救济。然众生皆具本有之力量，若各起大慈大悲之心，便有救苦救难之力量。此种发心，即为发菩萨心；此种修行，即为修菩萨行。由此普遍悲悯慈爱之心，则互相残杀互相贼害之机皆息，而一切灾难，亦全消灭矣。是故吾人苟依佛法而为合理的护国，由大慈大悲救世救民之心而护国，则全世界众生皆在安乐之中；而吾国人民之安乐亦不待言矣。

然则吾人以何者为护国之根本耶？曰：依佛法当以般若为护国之根本。盖般若即智慧，有智慧则能明澈事理，无痴迷颠倒，其所行皆合理的。故恶的与不合理之行为皆不生，而一切灾难痛苦，自亦无从而生矣。何者？一切法皆因缘所生，若减少一分恶的因缘，便生出一分好的结果。常人因无般若智慧，故有种种迷痴颠倒，其行为上便发生种种恶业，于是种种灾难，皆由此而起。吾人苟欲解脱种种灾难，必须明理正行，人人为合理的正当的行为，自然发生幸福之结果。但以前所造之业，今已成为灾难痛苦者，吾人当生忏悔心以挽救之。世间一切之灾难痛苦，莫非众生自业共业之所造成，各人皆有关系。故吾人不须怨天，不须尤人，惟当各自痛切忏悔，然后能将种种恶业，种种痛苦，减少消灭；全国人民，自获安乐，此为根本之护国也。

（何子培记）（见香海佛化刊第五期）

卷012

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

——二十二年五月作——

这里头所谓的「佛教青年」，读者先勿要误会为专指僧尼以言。固然、以大悲心秉持佛法而救人救众生的大乘僧尼，确为护国的佛教青年主干；但我们的佛教青年，是遍在农、工、商、学、军、警、政、法各界中的。凡信奉佛教为修己淑群标准的英勇人众，都是这里头所谓的佛教青年，所以、「青年」乃「英勇」的标准帜，亦不论年龄的少长。

爱护国家，为佛教青年的本务之一，在此又何用特别提出「护国」二个字来呢？但佛教所谓的「国」，通于「世界的国」及「国家的国」，前者的护国同于护世，而后者的护国乃同于近人所谓之救国。佛经上没有说到爱国救国的名字，唯「护国」一名则许多经典上皆有，而且还专说有护国般若经，所以今采取之。至于国之须救护是因于有国难，国难的发生，根本是因于国内在位在野人众的失道悖德之所致，所以护国经讲的根本护国法，亦在于明道修德。然亦有缘于国外其他各国的恶趋势所波及，或其他一二国的强暴力所妄施而构成国难的。今中国的国难已严重到极点了！所以佛教青年应站向一般爱国救国民众的最前线，认清了国难发生的因缘所在，负担起护国的责任。

中国的国难，由近代列强的立国精神而来，纵使把中国也造成近代的强国，可以强立不败于近代的国家之林；但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近代列强的立国精神，终处在左冲右突的不安稳趋势，而与现代的列强各国同陷入国际的国难中。由护国即护世的意义说来，更应讨论到国际的护国方法。这、在余从世界危机说到佛法救济的演讲中曾说：

自消极方面说：就是以不害他为过渡，这是佛法中的小乘行为。以这种绝对的不害他的精神，用在政治方面，就以自治自卫等政治的方针，对于自己的国家里所有的军备和外交等，在不害他的范围以内，以谋自卫自立。因为现代的列强，皆是以损他益己为政治的方针，所以常常因为利益上的冲突，便以刀兵相向。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有自卫自治的力量，不足以生存；不有不害他的标准，也就卷入相争相夺的漩涡里。持定这种态度以自立，等到列强相争相害，乃至于疲乏厌弃的时候，恐怕还要尊重这以不害他而自卫的国家为先进者呢！在经济上是以自生自给为原则；因为、现在各国的工商经

济等，其重心完全倾向在外，所以任何一国有了变动，其余的便都受了影响。如果以自产自给为原则，于自给之外，所余的可以自备灾难时的救济，更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如此则虽有一国发生困难，也毫不足以影响他国，而一国的富裕，更可随力的帮助他国。然而这两种原则，不过是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究竟的方法，仍然是以积极的利他的『大乘行为』为正确为澈底。不过、在这完全以害他为手段而图自利的情形之下，不得不先以不害他的方法为过渡。所谓利他的究竟行者，如大禹的治水，不是以邻为壑的，是为救济所有的被灾害的人民的。但是所有的人民不再受洪水的侵害，而大禹的个人，也就得到了尊荣幸福的生活。所以现代以灭他人的国家来充实自己的实力者，实在不明宇宙人生的缘起大法，也就是违反了因果的定律和自他的关系，以致愈求和平而和平愈不可期，愈求幸福而幸福愈不能得，所以必定要依无自性而众缘成的真理去作，必定要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皆以全世界人类的利益为前提，而自身自国乃至于自种族的利益，也就建立在人类的全体幸福中，那么世界上得不到光明，还有谁能相信！

根据上面的理论，我们处在中国国家和现今时代的佛教青年，当立即负起护『国家的国』和『世界的国』的护国责任！持此护国宗旨，把全中国所有的佛教青年团结起来，即刻有佛教青年护国团的成立！

护国的工作，固然在国民各于其所处的地位所操的职业上，各尽其适宜的劳力；但从军终是护国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不惟建设现代国家必须有现代军事，就专为自卫而抵抗强暴的外寇侵压，现今中国有志护国的佛教青年，亦应有从军的需要！何况我们所谓的佛教青年，原是遍在军、政、商、学、农、工各界的！除开决志专守佛教的僧伽戒律以为住持佛教的学僧、职僧、德僧以外，所有已从军当从军的佛教青年的从军意义，于此更有一论的需要。

护国的佛教青年，首先要认明国军与土匪的区别；尤其要知道执干戈以战争的，不为国军，即为土匪，其间更无第三者的中立余地。我们佛教青年必需要为国军勿为土匪！这是第一先决的条件。怎样叫做国军呢？在中央政府全国最高军事机关的统一指挥下，只知为对外而用，为护卫国家而牺牲一切，绝不存丝毫占威权图名利的念头：如稍有先用兵力据地盘然后可以为所

欲为的思想，立刻便成了土匪了。不论他为所欲为的事是良是不良，他已是欲破坏国家的统一，而使某一块土地陷为匪占的形况了。国家的教育、司法，以至财政等等，纵可不统一，然未有陆海空军与外交不统一可以算为一个国家的。可怜中国的陆军虽占各国第一多位，而用国军与土匪的区别标准看起来，最少十分之七八尚在土匪半土匪间。所以、严格称得起国军的、可于中央统率下对外牺牲一切而护卫国家的，实在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兵队，若牺牲一切而全力以对外，已足为抵抗强暴之用；但须肃清土匪、半土匪的思想行动，改变为纯正的国军才可！由此、已从军的佛教青年，应立刻从自身并请求全国的军队，速速抛弃二十年来土匪的思想行动，速速改变成纯正国军。至于未从军而欲从军的，尤应抱纯粹为国牺牲的宗旨，而肃清欲仗兵权以达到任何政治经济等等的观念——因为这正是二十年来内战不息的乱源——，庶不致增加新土匪，而可以成为纯正的国军。现今全国中数十万的寺僧，除决志可为学僧、职僧、德僧的和老幼病废的以外，其余壮健的僧众，既不能为纯正的住持佛教僧宝，与其混在僧伽内污损佛门，倒不如全数去为国牺牲！从军抗暴，这实在是于教于国两俱有益的。至于能为学僧、职僧、德僧之住持佛教僧宝的，那是自当专就其弘法利人的本务，以宣教拯伤等工作，致其护国的劳力。又现在中国的陆军已不必再添了，而海军又非急切所能练成，充实沿海沿江一带的砲台，并筹购飞机以编练空军，实为当务之急。希望佛教青年护国团，能够在中央整个的空军抗暴计划下，作经济人才的援助，以专为抗暴卫国效劳，这是佛教青年护国团关于军事方面的护国工作。其他各按其职位各尽其力量的护国行动，在这里也不必细说了。所有团员的约章，兹订如左：

一定名 佛教青年护国团。

二宗旨 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

三组织 首由发起人七人设本部于上海，由七人每人介绍六人化生出七个七人团，再由四十九人介绍六人化生出四十九个七人团，如此转展推广以至于百千万 东南亿个七人团。而七人团的理式如下：上中下每处有七个七人团时，即得设立支 西北部。

四誓约 誓约为团员入团时必须宣誓遵行之规约，条举如左：

一、崇俭：关于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生活的消费，务较未入团前减省而不得加增。

以专用国货为主，绝对不用暴货，非不得已时亦不购用一切外货。

以蔬食、布衣、旧居、步行、为主。严禁特杀的肉食及奢侈的衣食住行浪费。

戒除烟、酒、博、戏、征逐、歌舞等一切耗财废时的无益嗜好。

每天随力贮蓄护国捐铜元一枚至大洋若干元。每月汇缴团部，以充捐助空军及举办救护队、治疗队、慰祷队、宣传队、输送队、掩埋队，与收容难民、教养灾童、建设农工、振兴生产等经费。

二、尚勤：除从军及充救护队等去前线外，其在后方者当各勤其职务，必较未入团前能增进工作而不减退。

凡从军及充救护队等前线工作者，必较其他非佛教青年的同事，加倍勤力。

戒除各种无益游荡嬉戏及懒惰放逸之恶习。

振作身心以从事各种林、矿、农、工、商、学等生产建设之事业。

除各勤其本职外，并努力参加各种护国及弘教利群之佛事。

三、立诚：团员入团时，应宣誓从入团之日起，誓必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以立团员国民间之诚信。

团员必开诚布公，遵行誓约，互相规劝以促进精神上之团结。

团员间彼此不得讥毁挑唆，及为争夺权利而至生分裂。

平日言行应以言必信、行必果为轨范。

戒除违反护国、弘教、利群与其他一切无益无义之文字言说。

四、为公：凡百所为，务必皆以护国及弘教利群为前提。

不得为私利而破坏公益，遇必要时须能牺牲私利而奉行公益，以养成急公好义之风。

如向来所操职业，有关助暴而违反护国宗旨者，应立即弃而改操其他有利护国之职业。

如向来所借以营生之职务，系违背佛理、损害人生者，应设法改良，以求有益为法为众。

戒除分利社会之因素，而勉为社会生利份子，促进国民以至世界人类之繁荣幸福。

五附则 本约章于本部成立时即宣布发生效力，俟有支部成立四十九处以上时，得再开代表大会提议修改。

（见海刊十四卷五期）

（附注）本文略有删节，以免繁重。

卷013

论大学教授救国宣言

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前于第六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发表救国根本大计宣言，当由该会文书股起草，经主席张寿镛等审查通过，发表如下：

窃以国难情势之严重，未有甚于此时者。试一盱衡今日之域中，外则强敌压境，疆土日蹙，兵临城下；内则工商凋敝，金融停滞，农村破产，险象四伏，莫非隐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忧时深思之士，方追求中国致弱招侮之原因，共谋所以御寇图强之方案。然而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发言盈庭，莫衷一是，歧路亡羊，清谈偾事，此岂所以救亡之道哉！本会为纯粹文化学术团体，超越一切政治党派思想，摒除成见感情，尝平心静气以诊察中国之病源，初亦百思莫得其解。即以党治成败而论：如谓主义之未善耶？则为政不在多言，治道原尚平易，本卑之无甚高论，无取乎立异矜奇。如谓制度之不良耶？则党治非晚近新创，学理多专书可考，例证有史可稽。即世人所

诟病之一党专政，亦尝奠俄、意于磐石之安。独一旦移植中土，橘逾淮而为枳，效未著而弊已见，是亦可深长思也。昔诗人普伯POPE氏视政体争论为庸人自扰，姑就事论事而商榷之：民族没落至此，积弱匪伊朝夕，肇因自已悠久，种恶不止一端，兴亡匹夫有责，过失不应诿避。

历年党治之不尽洽人意，确为勇于改过之国民党所应反省引咎，虽最同情于该党之挚友，亦无法为之曲解讳辩。然当此强敌压境之时，与其哓哓于理论争辩，斤斤于政权攘夺，徒增思想混乱，更召国事纠纷，虚掷有用之光阴，耗费救国之力量，究于实际何补？今为适应目前非常环境，应付紧急事变起见，与其改弦更张，不如因仍旧贯。在宪政未树立、人民政治能力未培养成熟以前，国民党既领导于先，国人自应尽力维护而严厉监督其后，不容签订任何卖国条约。责其收回已失领土，即以失地之收复与否，为判断国民党是否尽领导之责。故今日之唯一重大责任，尤在从此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遵从民意，广纳良言，求贤若渴，善导青年，施行感化，充实国力，集中精锐，以试验党治效能与完成训政最后工作。然后将政治还诸人民，河山依旧，职思其居，历史光荣，拭目以俟。夫救国方法不厌其精细，而救国步伐必求其整齐，国民行动尤期于一致，故学术思想，不妨尽量自由，而组织统率则须绝对严密，团体纪律须求极端遵守。

今日当急之务，惟在社会组织健全，集中全国优秀，推行地方自治，以建树下层政治基础。尤须建设科学教育，改进文化环境，提倡学术研究，充实实验设备，奖励著述发明，保障学者生活，培养健全法治人才，以促进宪政效率。总理有言：革命之基础在学问。人才缺乏，固为党治失败之根本原因；而用非所学，实启侥幸奔竞之心理。故中国之病根在文化，而起死之良方在学术。吾人坚决自信，舍文化无从复兴，非学术莫由救国。国难之来也渐，长治岂可一蹴而几！为今之计，唯有举国上下，消泯成见，化除畛域，痛改前非，困心衡虑，高瞻远瞩，以共同从事于学术救国与文化复兴二大运动，尽心力而为之，国其庶有豸乎！知识份子为历代改革原动中坚，尤不可甘于暴弃，妄自菲薄，供人驱策，助长内乱，致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地位。凡我国人，应及时砥砺志节行操，转移颓风末俗，陶治一世人心，共肩复兴大

任。湘乡曾公有言：「吾人惟进德修业二事最靠得住，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斯言也，愿与国人共勉之！

此为上海各大学教授联合会所发表之救国大计宣言。文化复兴，学术救国，此虽扼要之谈，然以言学术救国，亦为清季停科举、兴学校以来口头之烂熟陈语；以言文化复兴，亦早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时髦标语。但竟有愈救愈不国、愈复愈不兴之势者何耶？毋亦非笼统的所谓文化学术而漫无择别所能奏功欤？

夫学术救国当矣，然应择今日中国国民所缺所需者，集中力量以赴之。则农、工、商民众教育，与数、理、化、农、工、矿各专门科学是，而法科、文科、美术科决须减少也。文化固须取精用宏，不可偏枯，然亦必有重心，而后能凝体而发用。则当提出中国民族五千年来正统文化之要素为骨格，而吸收适宜此中国民族文化滋养生长之全世界文化。以充其血气肌肉；而利用深入民心普及民众之佛教文化，鲜明正确一般国民对于佛教之观念，以立国民信仰基础，庶不致陷于杂家漫羡无归之弊，或拘一曲而以偏至为高也。

虽然，当此天人迭祸、寇匪交迫之严重国难中，国民之筋偾脉张者徒欲为孤注之掷，而垂头丧气者或且兴「必亡」之叹，得此从容以言学术救国、文化复兴之道者，未始非热恼时之一清凉剂、徬徨处之一指南车也！余故乐为论之。

卷014

世运之转机

欧洲纵我制物之近代文明发展，由科学、工业、交通之进步，使人类世界开出一大奇局！而结果则演成个人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帝国主义；其激起之反动，则为社会革命与国民革命，要皆未脱纵我制物之性质。故人与人间乃至国与国间，争斗之气，弥演弥烈，今已陷入相害相杀之大危险中。然人

类毕竟是有理性之善心者，每遇途穷，亦即能自寻变通之道。欧洲联邦也，非战公约也，军缩会议也，亦未尝非为避免或减轻危险者。但做人立国之道之性质未变更，则穷途终不可通。而最近美国总统罗斯福，忽揭示个人与家庭皆不许作损害其邻之事一新原则，虽其为说犹欠圆满，然实已为克己崇仁开厥端，而变更纵我制物之性质矣。

罗斯福总统今日在著名女子专校法萨学院演讲，揭示一种新原则：谓为家庭计、为社会计，个人与家庭皆不许作损害其邻之事。罗总统在其演词中，言及国家实业复兴程序之成功，谓已呈否极泰来之象。又谓不损害其邻的观念之扩大，必不可认为个人自由之妨害。盖谕人给发充分工资，与谕人勿雇用童工，或勿再惹厌同为一种限制也。以国家意识言：所谓邻者，即美国整个的人民，设北方人民无补于南方或西方之人民，则吾人不能对于北方人民予以特殊之考虑；吾人不能偏惠一业，而使他业受损。此种善邻主义，亦宜适用于地方政府之难题中云。——二十六日路透社电

观此电文虽略，而斟酌以必不可认为个人自由之妨害为辩，可见其变更近代欧美文明之性质者为如何严重矣。换言之：个人行为消极须不损害他人，积极须兼利益他人。每个家庭与每个职业社会，亦复如是。消极须不损害他个家庭与他个职团，积极须兼利益他个家庭与他个职团，以同为美国之人民故。若能再扩充斯一原则，以同为地球人类故，每个国家之行动，消极须不损害他国，积极须兼利益他国，当亦非全然不可能之事也！

然为近代文明主动之欧、美，其古代之文化想思，则「率人事神」也；由近代变为「纵我制物」之后，则有其哲学、科学之文化思想。今一旦欲再变为「克己崇仁」，既非复返于率人事神，又别无一种文化上、思想上之根据，亦将似无源之流之不崇朝而竭。由此应放观全人类之文化思想，择取其足为开辟一人生哲学之新途径者以奉持之，实为莫大之急需。而近日沪报所载欧、美佛教徒发起佛教大会之消息，盖即应此需要而产生。

欧美佛教徒发起佛教大会续闻：开会宗旨，非以学佛如实修行为其讨论目的，欲藉佛学真理在欧、美文化上、思想上，开辟一人生哲学新途径。我

国在欧、美佛教徒，与欧、美信佛人士，共同发起佛教大会，拟定本年年底，在瑞士日内瓦开第一次大会，函请内地同仁参加各情，已志昨刊。兹悉是项发起人士，欧、美佛教徒，实占多数。其开会宗旨，亦非以学佛如实修行为其讨论目的，乃欲以佛垂示之真理，研究其在哲学上及科学上之价值，以证明今日已发生矛盾衰落的伦理学，其定律是否可以推翻，而示社会人生以解决之途径。并借以调和欧、美思想家从来之哲学观念，俾得到相当成绩，为此会重要希望。所云佛教大会，亦不过暂拟名称，诸待大会解决。兹将其召集此会之意见宣示书译出，附录于下：

世界佛教哲学研究会建议召集并组织欧洲佛教首次大会于日内瓦，此首次佛教大会之成立也，应为科学价值与传统哲学价值之表现，亦即吻合于佛教理想之艺术价值之表现。然此佛教理想，与稗史小说中之佛事载入西方哲学课程表，或为旅行中得来之肤浅印象者，几被混为一谈；但究其实在，则迥乎不同。夫此次大会之召集，其目的在宣扬诸佛之真理，并希望得与西方思想家，作一初度之接触，俾得共同努力探求，与社会进化相调和之哲学观念，亦所以应今日全世界之需要者也。神圣的、衰落的，传统思想之服从，伦理学定律之推翻，斯二者，吾人终日徘徊，莫知所从；故欲明了人类之理想，必须探求此严重形势之开端，为任何人所不能鄙视或忽略之问题也。但非庸俗者流所能了解。然则佛教之意义唯何？曰：高超之伦理学，高深之人类学，亦即吾人生存条件之估价与解决之道也。欧洲各佛教团体之会长各会员，均应一致参加，共同与议；东方各佛教团体与大思想家，自动出席，宣扬诸佛思想之真正原理者，不一而足，故此会之伟大成绩，可操左券。彼等将莅会指斥诡辩派学者肤浅之解释，与门户之见，并阐明佛学为纯粹良心之表现，各人努力之伦理方针，良知良能之最后表现，而非宗教或玄虚，有如西人所误解者也。

工作：大会之工作，关于佛教哲学之真正原理，悉依诸佛之基本教训，陈述之，讨论之。凡有益于人类之一切问题，或分析现社会矛盾之原因，或有其他新学识之供献，均所欢迎；但须脱离异端精神，而不涉及当代政治或社会运动。

结论：大会之工作，包括理论及哲学各问题，并就科学与人类生活之关系中，研究其需要及进步。

集会地点：正式会议，在日内瓦大学大礼堂举行。——由教育部慨然借与大会。

凡愿助大会之成功而积极参加会议者为主动会员，持有会员证——十个法郎——者，可参加大会自由讨论，并各给大会报告书一本。赴会时之路费，更可凭会员证照议定之折扣计算。

索详章，须附瑞士法郎半元。

此会将示世界人类以新的做人之道，所谓「高超之伦理学」，「高深之人类学」，其意义实较仅充宗教之个人修养者，深切而重大。虽以『脱离神怪的异端』、与『不涉及当代政治或社会运动』为戒，然固已从根本上示人以当代政治或社会运动改良之新途径矣。吾佛教先进国之佛徒，于此实应踊跃参加，而负导进正轨之义务。即就中国国民以言：中国民族近年之祸难，乃由近代欧洲——美、日皆承化欧洲者——文明所迫成。若能从欧、美一转世运之机轴，则不惟世界人类可由战乱进于和平，而中国民族亦即可从祸难中援救而起矣。我中国之政府与人民，其亦知注意及之欤！

卷015

内政部今颇注重宗教

——二十二年十月作——

近来的内政部，对于宗教——尤其是佛教——似乎注重。前者既传决将中国佛教会所拟破坏教育系统之办学大纲驳复，而又有将使僧徒受强迫教育之消息。殆以边陲多故，既须藉佛教为系縻，而国俗民风颓丧之后，欲图振兴，尤在在与宗教有关。故最近又有调查教徒之举：

十月七日南京电：内政部将再令各省民厅会同教厅，调查全国教徒数量，及历来宗教纠纷，俾编造统计，具呈政府，作整顿宗教参考，及计划安边

方针。

不宁此也，昔时曾提出而未能实施之神庙存废标准，今又于经过修改之后而再度提出

十月八日南京电：内政部再令京警厅及各省民政厅，分别应存应废庙宇。一、应存神祠：伏羲、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公输般、岳飞、关公、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文殊、观音、达摩、吕祖、老子、元始天尊、三官、天神、王灵官、穆罕默德、耶稣、基督。二、应废神祠：张仙、送子娘娘、财神、二郎神、齐天大圣、瘟神、玄坛、时迁庙、宋江庙、狐仙庙、痘神。三、存废两可不必调查者：日神、月神、火神、黄星、文昌、旗纛庙、五岳、东岳大帝、龙王、城隍、土地、灶神、风神、雨神、雷神、电母。

然此中所列，亦殊见其混乱而无系统。要言之，犹是儒家对各庙宇视为「神道设教」之旧脑筋，而未能一用科学方法为整理也。其实、此中应分数大纲而系以目。例：一、先贤类，伏羲至关公等——等字用显此中犹有未尽。二、宗教类，甲、佛教，释迦至达摩等。乙、道教，丙、回教，丁、耶教。三、淫祀类，应废神祠属之，但此中所列亦多未尽。四、俗神类，或古神，即所谓存废两可不必调查者，此所列亦有未尽。且存废虽两可，而谓不必调查，亦殊不然。中国人思想上笼统之病，一方因没有科学训练，另一方亦因没有宗教信仰，故虽对于有二千年历史之佛教，亦曾无明确观念，而大多以印度亡国病佛教，而绝少能知印度以佛教亡而后国亡史实者。程海峰欧游漫写云：

印度教在印度占很大的势力，佛教虽产生在印度，但信奉的人数远不及印度教。孟买的人民，大半都信仰印度教，因此印度教的庙宇很多，其中一座庙里面供奉了无数的神，如牛神、蛇神、象神、虎神、狮神，以及神人等，任人膜拜：印度的阶级制度就是由这个印度教产生出来的。最高的阶级唤做婆罗门，听说他们是拜奉人神的。

即此亦可见印度之亡无关佛教也。但此亦为明晰史实者，据实：千年以前印度确曾盛行佛教，而千年以还，则以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复兴及回教侵入，不唯信佛教之人绝少，且久已绝迹。呜呼！有佛教而不知奉，此印度之所以亡欤！

卷016

甘地运动的成败关系世界文化

——二十二年冬作——

现今的世界是整个被西洋近代文化征服下的世界，无论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法、德、意、美，或社会共产主义的苏俄，和仿学已成功的日本，将成功的土耳其，未成功的中国等，要皆是利用西洋文化所产生的近代文明，冀达到其国民或社会的运动目标，所以、都在近代的西洋文化的支配之下。独有甘地所领导的印度国民运动，乃是完全抛弃了脱离了近代西洋文化所产生的物质文明，把握住了纯粹东方的印度文化精神，以发为印度民族国家的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与现今全世界各运动所对立的一种运动，尤其是与苏俄的极端唯物主义相对立。且十数年来亦曾唤起了全印的国民，轰动了全世界人类的视听，成为现代的一种有力行动。使甘地此种运动而得成功，则全世界人类皆可从近代西洋文化的征服下解放出来，而改变其做人立国之道，其关系于世界文化之伟大可知。乃今则竟以将失败闻，如申报月刊云：

印度的甘地运动，现在已步入灭亡的途上了。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全印国民大会，已给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者的分化政策所收买，停止其非武力反抗运动；甘地也舍弃集团的反抗而从事个人的非武力抵抗运动，老是将自己的身体向监狱送进去，与政治运动隔绝关系，而以绝食为个人的抵抗方法。这样的甘地运动，显然是不能达到印度以完全独立的，我们看了这次印度非武力反抗运动之昙花一现而更益相信。

甘地自从五月八日在狱中为贱民阶级而实行绝食三星期时起，因想获得帝国主义的怜悯起见，就同时宣布停止非武力抵抗运动六星期，到期满后又复宣布延长至七月底止。在这延期中间——七月中旬——甘地与国民大会间曾有一度的冲突，甘地另主各个非武力抵抗的计划，要求与印督韦林敦会唔，如能获得荣誉的和平，则可停止一切非武力反抗的运动。但韦林敦的态度非常强硬，拒绝接见，谓印度政府与一种尚未放弃非武力反抗，且志在以非法活动强迫政府代表团体去开谈话会，实不成体统。甘地的要求既被拒绝，于是就只好再作一次非武力的反抗运动了。

甘地预定于八月一日率领修道士三十二人，前往凯拉区之拉斯村，邀请村人参加此项非武力之新运动，再作一次类似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赴丹狄破坏盐法之游行。但在尚未出发前，甘地就于一日清早被捕，其随从亦多被逮下狱。当他们押解至波那后，政府就于四日释放甘地，命其居住波邻，并禁止参加不服从运动。但甘地拒绝遵从政府命令，于是又复被捕，而判禁一年徒刑，其夫人及随从等亦多以同样情形而被判禁半年。到了十六日，甘地就开始绝食，谓政府倘不允其为印度数百万贱民继续工作，则渠不欲再偷生在世，甯将绝食至死。甘地绝食后，数天，即屡病甚重，政府遂准其由监狱移住医院诊治。与甘地同时被捕判禁六月徒刑之夫人亦无条件的释放出狱，以便服侍甘地，直到八月二十三日甘地始被政府无条件释放了。

甘地于释放后，是否仍继续从事其各个的非武力抵抗运动呢？这问题我们现在虽不能确切回答，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甘地运动是已到了衰落的时期了！这是可从数方面去证实的：第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一般资产阶级都已受了政府的收买，而不赞成甘地运动。其次、就甘地运动的本身说，这样各个的非武力抵抗与绝食的方法，是永远达不到印度之完全独立的，英政府对于这样的反抗运动实很容易予以解决。再次、因为甘地运动所取方法是这样的没有效力，所以一般觉悟的民众都对之失望，而不复信仰。我们看他们对于甘地这次运动的冷淡态度，就可了然。在以前、每当甘地被捕或绝食的时候，民众多举行罢市示威等运动以表示同情；而此次甘地被捕时，仅孟买的交易所于形式上停止交易外，其他各界并

未有若何反响，是印度的民众已不如以前那样信仰甘地运动了。印度要想从不列颠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祇有待于更广大的民众反抗运动之兴起。

虽然甘地运动的成败尚未可知，使果如论者所云：『已由衰落而趋灭亡了』，那末其缺点究竟在何处呢？则因甘地单有由苦行以使人感化之力，而于「禅定」及由「禅定」所发生之「神通」之「智慧」，尚未能充分成就，则于开出东方文化的「圣人之德」，犹欠完备，故于应付僻执邪魔的方便，亦难具足。仅持苦行感化力，与由科学发展成有组织的经济政治力，和海陆空武力相周旋，宜其终不免为之摧折也。由此、佛教徒当以甘地为鉴，如果真有以佛教救斯世的弘愿，必须由甘地的苦行——苦行只当得苦行头陀的头陀行，进步入甚深禅定，发出深证诸法实相的智慧，而降伏一切唯物科学的僻执，现起变化自在的神通，而收服一切有组织的经济政治武力的邪魔，而后乃可不落于空谈而征实效。住持佛教者，于此应知非成就禅定神通，不足以自立立人了！

卷017

告暹罗国民

——二十二年十一月作——

暹罗为现在世界上最著名之佛教和平王国，亦为佛教中仅存的唯一的独立王国。盖蒙、藏既但为中国之一部，而锡兰、缅甸、泥泊尔等又皆附庸于英，他若日本为半神半佛之国，而中国则为佛、儒、道、回、耶竞流之地；时至今日，求一纯佛教的自主之国，殆唯有举暹罗以对。而其国佛教教化之普及，人民之乐善好施与丰富安逸，亦殊足表现东方化的另一幸福天地。

不幸去年竟接二连三的起了三次革命，全国的人心，好像于澄平的清水激起了掀天的浊浪，从此恐怕不易安静了！如最近瓜拉伦布电云：

暹罗现方遇一近世史上最严重之时局，恐将招致财政之崩溃，与王朝之倾覆。此间今日已接盘谷电，证实暹王偕后现居邻近马来边境之新戈拉地方，准备避往邻邦之讯。闻暹王暹后系自化兴宫中乘飞机避往新戈拉。惟现因暹境检查，邮电綦严，消息寥寥，仅确悉其君主政体已至日暮途穷之境。目前时局比去年六月二十四日不流血革命推翻专制政体之时，更形险恶。此外并闻叛军领袖博伐那台亲王，已退入盘谷东北之山间。二十四日国民电。（十．二五．申报）

近代的西洋文化，原已风靡了全世界，有接受而变成近代西洋文化国家的，则若日本等；亦有迎变未成而陷在扰动不稳之险恶中者，则若中国与南美诸国是。方冀暹罗能凭其多百年来沦洽全国朝野之佛教文化，择宜吸化东西洋近代文明，发扬古代东方道德和平文化，以变通近代西洋权利争斗文化之穷，别开出一新世运，何期乃亦将卷入南美诸小国之不景状况耶！

夷考其故，虽有关国际间时代思潮推荡之所致，而实为本身有其缺点使然：一、暹罗佛教虽普及，由其语文浅陋，不足传译佛教经典，迄今所讲诵者，犹为巴利文——暹罗佛教丛谈载其为藏文，吾意必为巴利文之误——，不能将佛教译成暹罗文语之教化。二、其所传者仅为小乘三藏，拘守成规，故步自封，不唯不进求，且拒绝大乘佛法的弘布。三、王族与民众皆未能自认识自宝重暹罗以佛教立国之价值，王族既不能根据佛化以迎变世界潮流，民众中之新进者，复忘弃佛化而为外邪所凭，遂演成今之变局。

然暹罗今于元气犹未大伤，使其王族民众及今能速觉悟上述之缺点，力求补助，盖犹不难拨乱而反之正。其第一缺点虽不易弥补，亦当择浅要者多种，译成暹文，广布民间。次之、则暹罗除其本国人之外，以华侨为最多，诚能优待华人，至中国聘请精通大乘佛法之沙门居士，刱建大乘出家僧众寺院，并组立大乘在家信众团体，弘宣大乘佛化。由王族民众同和合于佛教化中，造成暹罗佛国之国民意识自觉，不空慕「立宪」、「民治」、「共产」等美名而为所惑，脚踏实地谋政权的治平，经济之裕均，教化之遍培，思想之善导，则塞翁失马，未始非福；近今之变乱，亦不妨即为一好转机！

暹罗之王族民众！其将从南美诸国祸乱无已之后乎？抑愿为开辟和平新天地之前导乎？何去何从？速有以自择！

卷018

怎样平世界两个不平

——二十二年十月作——

十月二十三日申报的时评，标题曰：「世界两个不平」，颇能将现世界种种纷扰不安之总病症诊出：

今日世界危险之局势，一言蔽之：不外两种不平之现象所造成。在国内由于人民所享受物质苦乐之不平，在国际由于列国所得权利利益之不平。因为国内人民贫富悬殊过甚，于是发生经济上之恐慌，引起地方上之不安。此种现象尤以美国为最显。美政府为此苦心经营，以图经济之复兴者已久，然迄无切实把握。今其总统罗斯福，虽已决定放弃通货膨胀政策，先提高物价而后安定金元，其政策未尝不是，但有无效果，殊非今日所能悬断。吾人以为罗斯福最近已有最切实而扼要之一语，如果能实行此一语，则较任何政策为有效，其言录如下：

路透社二十二日华盛顿电：罗斯福今日取得华盛顿学院之名誉学位后致词：谓「现有数国，其狄克推多已制定其所谓五年或十年计划者，但美国未有狄克推多，余以为吾人更可推进以赴吾人目的，无须限定若干时期」。又谓：「以少数人之财富，普遍分配于人民，殆可致国家于安全」。以少数人财富普遍分配于人民一语，骤视之几疑罗斯福亦欲实行苏联之共产政策矣。然其实欲生存于今日之世界，无论其国为何种制度，皆不能违反此定义；我国古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用意亦不外是。盖今日世界各国国内之所以纷扰不安者，无一不由于贫富不均而起，贫富愈悬殊，其国必愈危险，吾人固不必举例以证而即可明了者也。以故罗斯福之言，值得吾人重视者。欲谋根本救国， 舍此无他策。

因为国际间所享受权利利益之不平等，于是发生国际间之竞争，引起扩张军备之风云，全世界遂陷于不安之状态。今日德国因争平等之故，而致脱退国联与军缩，世界和平破裂，几有朝不待夕之势。但观德希特勒重返国联之演说，亦未尝无挽救和平之意，不过须承认平等地位耳！其演词略如下：

路透社二十三日凯尔汉姆电：希特勒在自由战争纪念碑前演说：谓「德国人民并不祈求战争，德国人民正因酷爱和平，故愿为和平之生存而奋斗。吾人惟一目的，为求安居乐业，有工作，有饭吃，他国亦不应横加干涉。吾人可明告世界，倘汝等愿吾人加入各项国际会议与联盟者，吾人无不惟命是从，但汝等必须先承认吾国之国格」。

希特勒之言，甚为质直，其所谓国格云者，即平等而已。世界无侵略野心之国，各自安其居、乐其业。工作其所工作、吃其所应吃之饭，则世界未有不和平者。惟自国际间有权利利益之冲突，野心者为此权利利益之冲突而相竞，国际间乃有争夺，乃有不平等之地位；因国际间之不平等，乃有和平破裂之危险，乃有争和平而发生不和平之事实。此中枢机，皆在于野心国家一念之差！苟世界野心国家，能觉悟侵略人国之终不利于己，并不利于世界，而幡然改图，以平等之精神待人，则国际自无不和平之虑而世界安矣。吾故发此言为一般有野心者告！

人民所享受财货苦乐之不平，列国所获有权利高下之不平，此二不平，即为发生阶级争斗与国族争斗的病根。然此病症实由近代西洋「纵我制物」文化的做人之道、立国之道所演成，使其根本上若不改变成「克己尚德」的人生观念，则欲以平此两种不平，或出俄国的主张以争其平，或出之德国的主张以争其平，又适促成世界人类的大战争大屠杀，所谓以火济火，其名曰益多而已。

克己尚德的人生正义，能切近明行之者，则为儒道的文化；能澈底明行之者，则为佛教的文化。故非发扬儒佛的文化到全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做人立国之道，不足以平此两种不平。我国最大言论机关的申报，既知此两种不平，曷注意于儒佛文化之世界宣传欤！

卷019

达赖逝矣西藏将奈何

——二十三年一月作——

达赖十三世，今阅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十一日申报，确已逝世矣。本社为卫藏佛教之护持计，华西边陲之保障计，不胜其哀敬之情！

电中：『遗嘱主维护佛教，勿使外国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乘几侵入以混乱西藏佛教之系统』；与『达赖在极旧与极新之间，采用中庸之道，应付艰巨，居然成功』数语，均极重要。贡觉代表、诺那呼图尝谓余曰：达赖为深达佛法擅长政治之人，欲令达赖归向中央，必得佛法与政治兼优者为使，方足以完成汉藏合作。惟知政治者不能，惟知佛法者亦不能，而深以盼余能去西藏一行为最宜。今达赖逝矣！窃恐西藏失枢纽，极旧与极新起冲突；班禅在外，尤足召信仰分裂，则西藏政教前途，皆极可忧虑矣！

一世达赖原为藏王，以皈依宗克巴为出家弟子，遂令世世转生以政权护教；而西藏佛教系统之维护，亦万不能稍杂政权。盖全西藏不啻一大僧寺，设非佛教自握其政权，必致为其他握政权者破坏其佛教之系统焉。

世界三大系统佛教，中日系未能政教完全一致。锡兰、缅甸、暹罗僧渐腐，而政治后经改革，以律仪为特色之锡兰系佛教，势将崩溃。而以密咒为特色之西藏、西康、青海、蒙古、满州系佛教，康、青皆已羼入回、汉，非佛教分子，满已完全汉化，而蒙亦俄、汉分化，仅存西藏犹保持系统。设西藏之佛教政权再失，则兹密咒为特色之佛教，亦将无所凭依，而西藏从此乱矣。

中央若划西藏为佛教特区，以知佛法及政治者指导其「以佛教自治」，庶得其宜耳。

卷020

人间苦海的回头是岸

张金鉴君的民主主义在今日一文，谓『追溯过去三百年之世界史，殆为一部争自由平等求解放的民主主义奋斗记』。而最近则以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及意、土、日、德、美之法西斯独裁，所谓自由平等之民主主义，已趋于崩溃不可收拾的局面。在其结论中所云的：

在今国际政治之混乱局面下，及矛盾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过程中，遂发生此民主主义之崩溃及独裁政治勃兴之事变。此等独裁政治可为两种对峙的战垒，即无产阶级专政之共产主义——苏俄，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之法西斯主义——意、美——之对峙；及资本帝国主义——日本及其他，与民族革命势力——土耳其及其他——之对抗是也。有人以为此不过暂时之现象，独裁政治终难战胜民主主义，不过吾人须知在今日之社会，其经济组织既具有极端之矛盾性，而社会上多数人民之生活早失其平等自由之实质，民主主义究将何所凭借而维持其存在耶？

溯其所以致此结果之原因，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三种，最能道破近代西洋文明的病症，及现在世界人类同陷落于争斗不安苦海中的情况。然其结论谓：『欲获得人类之真解放、真平等、真自由、全赖被压迫阶级及压迫民族之联合努力，而奠定人类幸福之基础』，则仍不过「阶级斗争」、「民族决战」之办法。这方被压迫的战争上去，那方又被压迫下去了，如此终无和美安乐的日期，而世界人类亦终沦于苦海中；欲诞登此苦海的彼岸，直须世界人心的回头方可。例如其说社会的原因：

一般自私自利之政客商人及资本家，皆运用金钱之魔力，而为各色各样之欺骗贿买与威胁利诱；至一般民众，或因无知，或由短见，或为势迫，而不克真实行使其权利。所谓平等者之实质，乃荡然无存，于是以平等为基础之自由主义，当不能不随之而瓦解。结果、以「个人自由」为骨干之民主主义，遂生今日之崩溃现象。

其说政治的原因：

近年以来各帝国主义者国家，相互竞逐，钩心斗角，已至短兵相接，图穷匕见之紧急时期，竞为盲目之军备扩张，力谋国外市场之拓殖，关税壁垒，高似青天，国家观念，激荡入云，国际贸易一落千丈，国际金融风翻云涌，于是形成国际政治之无政府状态。

其说经济的原因：

今日各国只谋输出增加，不准输入抬头之片面的经济国家主义，不仅足以造成国际贸易之不振及混乱，而国内经济亦因之反蒙不良之结果，在国际汇兑上亦各为种种限制，使世界金融陷于疲敝紊乱之状态。……又资本主义之基石，为「工银制度」之劳动榨取，资本家利用其优越之形势，借劳动榨取得以坐收巨利，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发生阶级斗争。

凡此所说致病的原因，虽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方面、种种形势的不同；总之、则为欲以损他——他人、他国、他阶级、他民族——为手段，而达到利自————自己、自国、自民族、自阶级——目的，致演成此他自俱害的结果！今欲停止此不良的趋势而创生良好的结果，当了解「唯利他乃能达到自他俱利之自的」，力行「利他主义」而已。然「利他」能得「自他俱利」之原理安在？则由若人若物若事若国，一切的一切，莫不由「众缘所成」，此人的利益由众人的利益交互所成。所以损害了其他的众人众国，即是损害了此人此国；利益了其他众人众国，即是利益了此人此国。佛法最普遍最澈底的道理，只是说明一切的一切各各皆「众缘所成而无自性」。若能从宇宙万有到人生万事，皆认定了这条「众缘所成而无自性」的公例，根据了这条公例以起心行事，则自然消极的无复有「损他」的思想动作，积极的唯有「利他」的心行了。佛法之能为现代人类唯一救星的，就在于此！世人若能于佛法中觉了「众缘所成而无自性」的真理，从损他而致自他俱害的苦海中，回转到积极的利他上去，便诞登自他俱利的乐邦彼岸了！

卷021

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大会

——二十三年六月作——

第一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大会，民国十九年在夏威夷岛——即檀香山——由日美佛教青年所刱开；其时中国佛教徒虽被邀，以未有青年团体之组织而不曾参加。今第二次于民国二十三年在日本开会，亦即为第一次大会议决事项之一，故本年七月十八日至同月二十五日，开于日本之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大会，乃根据第一次大会之议决案而施之实行者也。吾人展读其第二次大会之意趣，如所谓：

国际政局之危机，正在太平洋沿岸酝酿著，吾等青年佛教信徒，感危机于眉睫，羞袖手而旁观！敢以佛陀之名，纠合太平洋沿岸诸国之青年佛教徒，尊重各自民族的文化，相互攻究彼此亲善之理解，由佛教之联系的关系，进而谋国际的贡献。所谓世界文化之进展，与夫国际之亲善，实发生于国民相互之精神的融合，尤其赖我太平洋沿岸之佛教的信念而益能坚固的握手。吾等丁此盛会，清算往昔因袭退婴的旧佛教之弊，而助长其澎湃之新佛教的形态，预卜明日太平洋之运命以良好之影响，深信而无疑也。

吾等谋刷新佛教之教理、制度、事业等于其内；讨究世界之思潮动向与夫现下之政治、经济、外交于其外，如何施以佛教之工，进而以决行动纲领为己任！

吾人固不胜有其同情之感，而愿乘佛陀悲智光云而聚会于蓬瀛仙岛，以共策太平洋的太平。无如读到其准备会议员中、既次中华班长而有所谓「满洲」班长，并于大会要项，六、发送请帖至各团体，有『Ｂ「满洲国」男女佛教青年团体，Ｃ中华民国男女佛教青年团体』之序列，而竟举世界各国咸不承认——尤其中国全国人民所绝对不承认的「满洲」，忽而居中华班之后，忽而加中华民国之前；若此而欲邀中国青年佛徒之出席该会，何异一面批人之颊而一面伸手令握？亦奚怪中国各地佛教青年缁素，虽分途接到其投来之请帖，皆不约而同的严词拒绝以退还！由此观之，则本年在日本所开之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大会，又绝无中国佛徒之参预，已为决定之事实；而为之梗阻者，则为日本造成的所谓「满洲国」。要之、「满洲国」的这个

鬼名不消灭，中、日国民即无「相互之精神的融合」可能。

虽这「满洲国」鬼名为日本当局所造成，非日本的佛教徒或佛教青年所能逃避，吾人不必举以责日本佛教青年；然在中国人观之，则日本人所谓「满洲国」，仅为中华民国完整领土之一角，故「满洲国」乃一全无形体的鬼名。中、日国民意识上的差别既如此之巨，而佛教徒又无以超脱各自国民的立场，成一超然的世界立场，则虽有佛陀的无我大悲心，亦曷由施之行事哉！

因此、吾人虽赞成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开第二次大会之意趣，而对其组织之方法，则殊不以为然。盖纵未能取消造成太平洋不平的焦点，亦应不依以为立场，而另从超脱的立场为出发点，乃能不与意趣自相凿柄而冲突。故吾人从无我大悲的佛陀精神，不禁对该会有如下的希望：

希望议决以后开第三次大会，当改变其组织，即区分为太平洋东部、中部、西部，东部则北美、南美、加拿大等，中部则夏威夷——布哇——、日本、台湾、菲律滨等，西部则华南、华北、蒙、藏、朝鲜、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等，虽有地理上之区分，而纯以佛教意识为根据，别无国民的阶级的情念参杂其间，则所谓认清佛教之人类的使命及国际的情势，排除情执，支持净业，庶能有当！

卷022

佛法根本教义与时局之关系

——二十三年九月在应城讲——

这次因贵县石膏公司李董事长和李经理等邀约，偕同武汉佛教同人前来参观，得与李厅长刘县长和各位绅商接谈，是很欣幸的！现在全世界的人类，皆处在互相欺诈争夺，种种危险的景象之中。而我们中国的状况，更是痛苦万分，天灾人祸，水旱兵疫，是无处无之，无时无之；而且水深火热似的一天一天在增加，全国境内差不多没有一块地方不受灾难痛苦的！这两天在

应城见闻到的情景，比较其他的地方，却是别有一种吉祥和善的气象；这种祥和气象，不是没有因缘的，乃是由于县民各自的及共同的福德善根所致。从这种感想去观察现在全世界和中国国内的现状，虽然是有各种的灾难困苦不景气，若是能从福德善根上去培养，而求改变所有的灾难困苦，却是有可能性的，这是肯定的必然的。佛菩萨的出现于世，和佛教的教法产生，就是从这种能够改变转换的功用上兴起来的，现在就从这点意思上来说吧！

佛教、平常或称为佛学，它的宗旨，是普遍救度一切众生的，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量。因此、普度救济的对象，是以无量无边的众生界为对象，其范围是很宽广的。范围虽然广大，而实际上去做利益众生的工作，还是从利益现世界的人类做起。既然如此，应该以现世界的人生为救济的对象。在这人世界上，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就中国人来说，是应该先以中国国民为对象。在全中国之中，各人对于救国家救民族的事，固然要从各方面去平均发展，然而切实的，还是要各个人就各地方有关系大众利益的切近事业，去公正切实的努力工作。从个人影响到群众，从地方影响到国家，这样切实去做，决定会成功的！若是空口泛论，那是不能奏效果的。

然而、佛教救济众生的功用，究竟何在呢？若想明白佛法的救济功用，必须明白现在国家世界的病根所在，才能显得出佛法救济功用的殊胜！现在的中国，大家都知道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破落户。国内近年以来，有旱灾、有水灾、有瘟疫之灾、有匪患、有兵祸、有政治变乱，一国的人民自相惨杀，自相侵夺，遍中国几乎无处无灾患，人民是万分痛苦，不能安生乐业！国外有强邻的陆海空军相威逼，更有其他的列强，用种种手段来压迫中国，使中国民族无复兴之日，且迫令走上灭亡的途径！

在这种情状之下，我们想免除相争相杀的痛苦，应该用一种甚么方法？就平常人最浅的观念，以为安内攘外，只要在军事上有办法，就可以奏效的了；然而这是表面上的看法，此于军事固然要有相当的准备，而在进一步的观察，则必须在政治上有一种适当的改进办法，内战才能平息，国防才能根本巩固，民族国家的力量才能实质的强富起来。中国的政治，还没走上正当的轨道，当然没有单独可以安内攘外的军事。这样、所以天灾人祸还是不能

免除的。因此、立国之道，在防意外的侵略和叛乱，虽需军事的武力，更进一步是必须有良善的政治。要有良善政治办法，去谋国家事业的改进，比较单重军事的，是高深一层的认识了。

所谓政治，政者、正也，治、谓理也，就是正当的治理公众事情，使能各适其宜。那末、我们从各国家各民族不同的政治去看，每一阶级对其他阶级，每一家国对其他国家，每一民族对其他民族，都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主张，不能得到平正公允的政治办法，而互相资助，互相利益。这是因为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都各有两种目的：一者、是以他们自己为单位，而维护其已得的利益；二者、是以他们自己为单位而侵占夺取其他阶级国家民族的利益。利益是甚么？就是经济。经济利益，从古以来就是为自己营求享受，所以养成自私的习惯，发展自私的手段，占夺他人的利益。从各个人自私而到于一家之自私，再到于一国一民族一阶级的自私，差不多全世界的人类，都从这种自私的心理，发生出侵夺的行为；故政治亦徒供此种不良的经济组织所利用，没有大公至正的办法，以致产生种种不良的政治现象。因此、欲脱人生的祸患而得到平安康乐，是必须在自私自利的经济关系上，先得到公平无私的正当解决办法。人类因有了自私自利的贪欲心理，故在经济上有自私自利的贪欲行为和习惯。由此最根本的、应当先从心理习惯上去改善了经济的观念，政治才有合理的希望。因此、进一步要从经济上来谋解决，虽甚有理由，而须先解决的，乃是这经济的自私自利心理。

人生世界，互相争夺权利的原因，既然在于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惯；那末、要想根本的澈底的改善这种心理习惯，就必须求之佛法！佛法能从根本对治这种自私自利的病症者，就是「无我」。所谓无我，是要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因为人类自私心理的根本所在，就是「我」。佛法中以缘生性空的真实义，证明了「我」空。既然把人类自私心的根据——我否决了，打破了，那末、从我相我执所产生的自私心理，当然是不攻自破，不灭自无了。佛法经论无量，而宗义所在，第一就是「无我」。

这里、我举心经两句话来说明由无我而得到救度的道理，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就是把一切存在的归类为五聚：一、

色蕴，二、受蕴，三、想蕴，四、行蕴，五、识蕴。五蕴之中，色蕴是物质的，受、想、行、识的精神的。这五蕴在人类方面来说，人生是由五蕴组织成功的，色蕴是肉体的色身，余四蕴是内心的精神。若详细分析起来，则五蕴即包括物质精神一切法。从五蕴组织上观察，人是没有固定的个「我」存在，只有五蕴和合的假相而没有「我」。平常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则是进一步「法无我」的道理。色蕴、是人的物质色身；在化学上，可以种种分化，分成各类的原素，析成无数的原子、分子、电子，由这种种的原素组织才成为人身。在生理学上，又见为种种的生理机关。然而实际上终找不出一个固定的我，因此、在人身的肉体色蕴上求我不可得。受蕴、受是领受或感受，由五官感觉接触于环境，自然会发生种种的感受，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六根都有此三种感受，就成十八种感受。在这苦乐的感受上，只见受蕴而不见我相，因此、在人生感受环境的受蕴上求我不可得。想蕴、想是摹取物相的观念，对于境界起种种分别。有知识的人，从分别思想上，往往认「能思想分别」的就是「我」，其实、于此只见种种思想分别聚积的想蕴，那里有个「我」可得？因此在人的思想分别的想蕴上求我不可得。行蕴、是行为的意志，有人从行为的意志推求，有决定性、实在性的自我存在，如果没有我，谁在活动造作呢？所以必定有我。其实、行为的意志，也不过是因缘关系的集现，究竟推考，没有决定的自我实体可得。因此、在行为意志的行蕴上求我不可得。识蕴、有人以为思想意志既不是我，则能认识此种种皆不是我的知识必定是我。比如眼见外境，知道是甚么？是有知识才知道的。因此、以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知识为自我。其实、眼等八识，总为识蕴。识由诸缘生，离诸缘无识可得。识既不可得，云何有我呢？因此、在种种知识积聚的识蕴中求我不可得。

将五蕴法，如此的观察一下，才知道只是五蕴而没有我；更进一步乃照见五蕴皆空。但这是须有甚深的正确的智慧，方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而无一固定之一法可得。此应先观五蕴聚积，犹如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样，在团体除去各个份子即没有别的东西；在人生除去五蕴法也是一样，根本再找不出个我来。然而所谓我，不过是五蕴法和合成的假相，这个假相，但便称呼，

不可以执为实的。如果根本的我不成立，只在和合的假相上，有你我彼此的名称。世界是色蕴的假相，人生是五蕴的假相，而事实上就是「无我」的缘生性空真理。从这样推求下来，根本的「自我」既然没有，自私的心理习惯就没有根据地了。自私心理既然没有了，那末、经济的利益关系，政治的权威关系，一切的一切，凡由自私心产生的东西，根本上都不存在，而改善为公平的了。既然如此，所成就的是甚么？成就了无我缘生性空的个人，成就了无我缘生性空的家庭，成就了无我缘生性空的国族，成就了无我缘生性空的世界，成就了无我缘生性空的诸法真实性。

我们要从这种真实义上常常观察，常常体会，自然可以革除且不会再生自私自利的贪欲心理；因此、人生世界的一切祸患苦厄乃得解脱，中国民族、世界人类都可以得救济！从这一点观察明白了性空无我的众缘所生法，除掉了自我私欲，得到了苦厄解脱，那是要有福德善根为因才可成功的。所谓福德善根，即在把自私自利之恶的心行方面，渐渐地减少；在无我大公之善的心行方面，渐渐增长！凡作一件事情，起心都要从互相关系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无我无自私自利为根本；如此、一切所作自然都是合理的、祥和的、快乐的。这种道理，事实上的表现，却藉少数领袖的引导，因为大多数的人民只是随顺而行的。地方领袖人士，都从公共利益为前提，而去建设一切的事业，则一切事业，无不是自利利他尽善尽美的事业。

从这回所见到应城的祥和气象，就可以证明了上面所说的佛法道理。若能将此道理常常静心思维著，依著去作事，自然可以养成合理的大公的良善习惯。由个人而到于团体，由一乡一县而到于国家世界，自可以成为良善的和乐的大同世界；乃至于声闻、缘觉、菩萨等一切贤圣，也都从此做起，以成就清净极乐世界。

卷023

欧洲佛教大会的论诤

前几天在报上得到欧洲各国佛教徒在伦敦开大会的消息，我曾代表了国际的佛教正信会本部去了一个祝电。而不数日又见登载出该会开会时的情形，并知在会场中发生了论诤。兹先将报上的消息录载出来：

哈瓦斯社伦敦二十四日电：欧洲佛教徒会议，在此间开会。此次会议，若无德代表奥斯德尔之宣言，则会议必寂然无闻，而不能在教义历史中占一页地位矣。奥氏曾谓：「少年德意志准备接受佛教」。并以德国心灵「因国社主义革命运动而臻于强固者」，与佛教互相比较，此其立论可谓奇特。佛教徒会议正式机关，对于奥氏宣言未加可否，仅谓此项言论，当仅由奥氏及其友人负责云云。本社因此事特向英国最精研究佛学者之一，询问意见。据云：「奥斯德尔措词，使大多数听众为之惊愕。实则佛教哲学与国社主义相反之点，至少有二：国社主义系以有组织之方法提倡力量，换言之、即发扬生命。至于佛教，则对于生命深抱悲观之念，认为大苦，惟净行始得超渡，此第一相反之点也。又国社主义观念，系以种族主义为根据，即某一种族超越其他种族之谓也。此在佛徒心目中，则心灵系各种价值之本源，个人发展之可能性，当在心灵中求之，此又相反之处也。且国社主义若接受佛教教义，则于轮回之说，何以圆之？假定希特勒他日转生为黑人或犹太人，此岂奥斯德尔所能认可者乎？吾人相信人类不必乞灵于超自然，仅藉一己之力，即可达到最高能力；但此种无上报酬，当在卓绝之德行中求之。第一步德行，即系慈悲，务当推行至完全自卑地步，释迦牟尼因尝强使僧侣隐藏善行而显露劣行矣。推源佛教在亚洲盛行之故，端因其主张普遍慈悲，有反对阶级主义而已」。结论谓：「余深恐奥斯德尔或将释迦牟尼与尼采混为一谈」云云。（汉口新民报）

近年欧洲的佛教固然渐渐盛行起来了，但研究的所及与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观念，大多数尚囿于小乘思想，而于大乘佛法犹缺乏真正的充实的解行。然自德国希特勒的国社党，以佛教的卍字为符号为党旗，已惹起世人奇异的注意。而此次欧洲佛教徒会议中的德国代表宣言，其引起人对于佛教或然或否的非常兴奋；亦诚如哈瓦斯社电所谓「此次会议中若无德代表奥斯德尔之宣言，则会议必寂然无闻，而不能在教义历史中占一页地位矣」。噫！英国

人已开小乘佛法在欧洲的先河，德国人将继为欧洲推行大乘佛法的前锋，而中国人不能自奋：于佛法亦将落英、德人后。

至「英国最精研佛学者之一」对于德代表宣言的批评，亦近似小乘教义对于大乘教义的论诤；盖小乘为严正的，大乘为泛应的，故于佛法中不妨有此歧异。其一、谓国社主义系以有组织之力量发扬生命，故违反佛教；但衡之「大乘发达人生世界以渐至福慧圆满」的原则，并不根本违反。其二、谓国社主义系种族主义，故违反佛教；此于佛教的众生平等义诚大相径庭，但为一种族艰危中的自救，对于压迫的扰害的其他种族，而提倡种族主义，亦未尝非自求平等的方便。总之、欧洲的佛教尚在萌芽时代，各依其国情民性及所见的方面，大有偏执一端的趋势，此则应以能综合佛教大成，且超于欧洲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中国佛教徒导之使入于佛法真正轨道！

卷024

论建立国际合众国

国联军缩会议主席汉德森，本年既得诺贝尔和平奖金，最近又在沃斯乐大学演讲，题为「世界永久普遍和平之基本条件」。国民新闻社电云：

汉氏主张建立国际合众国。汉氏首先陈述：傥自他一星球有外宾降落于此地球之上，彼将感觉极度之惊异，因地球上各国皆口头颂赞和平，而事实上则积极备战；一方面饿殍载道，而他处则米粮委诸沟壑。此种情状之最足令人气沮者，即负责召集军缩会议之诸国，今日犹复竞相增加军备是也。汉德森氏因此对于组织国际警察之建议，颇为赞同。该项警察队应置于国联指挥之下。并谓：傥各国有组织世界经济协会之准备，则此种组织，亦即建立国际合众国之初步云。

此中所述现今各国之两种矛盾情状，如作一度合理之思索，其怪异真使人莫得其解释。自欧战后民族主义抬头以来，十八世纪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本的宪法政治，与十九世纪来社会共产主义为基本的经济革命，均受了民族

至上主义之控御，统制政治，统制经济，一切的一切，都以归入民族国家的统制为趋向。统制的结果，惟为造成一世界各民族之大决战，赞颂和平，仅为其迷人的烟幕；而各个人民的饿殍载道亦非所问。余前十年曾发表「以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国」一文——载东方杂志。今汉德森谓『傥各国有组织世界经济协会之准备，亦即为建立国际合众国之初步』；则为余所云「种种国际组织」中之一种。然非从思想上铲除了「民族国家至上主义」之思想，解放了国家的极端控制，则任何国际组织皆不能发生有力之和平功用，然建立国际合众国之主张，实为今后建设世界普遍永久和平的最好方案。然欲实现此方案，必须各国之思想领袖，能采纳宇宙一切皆无我缘成之佛法，应用到民族国家，亦确认为无我缘成，将执著民族国家之重心，移向国际和平之组织，然后方有希望！

卷025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略评

读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特辑，首先觉得「中国本位」四字，不免有叶青所谓『国家主义和中国主义的气味』，及李麦麦所谓「中学为体」等等的误会。记得宣言中有「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一语，何不以「现代中国」四字代替之，较少误会。而中国二字既可包括潘光旦的三因素，现代二字复何包括叶青和李麦麦的意思。

去年暑期，我在庐山讲演，曾有建设现代中国的一段说话，予现代和中国两个名词以分别注意，兹录于此：

「有人谓要复兴中国，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而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又有人以为要成现代国家，须将中国所有的皆弃而不顾，惟以欧美化为事。中国的思想界现在确潜伏有这两种冲突的势力，前者重在复兴中国的民族，后者重在造成现代的国家。我以为要成现代中国，必不可忘记了「中国」二字；故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实为必须。但同时亦不可忘记了「现代」二字，故对于欧美的现代科学文化，也要适可的选择采用，方可以造成现代中国。中国

固有文化，自是「人事为本」的文化，但要充实的精神修养，才可表现出来，故应学习佛教的心理训练。复次、要有充实的物质建设，方能树立起来，故应学习西洋的科学技能。大学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可以说是完全极了！不过中国原有的学术，只详于修齐治平方面，而于格致诚正向少致力。格物致知是属于科学研究的；诚意正心是属于精神修养的。中国现在如能对这两方面注意，以科学来补充物质方面之不足，以佛法来补充精神方面之不足，融和贯通起来，方可建设现代中国」。

我这一段说话，不惟指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应改「现代中国文化」的意义；而且对于「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也略略表示了一个轮廓。

根据现代中国，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广义的——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这是不错的；但而「不守旧，不盲从」二语的语病，也殊不少。似乎座谈会有人曾说过「旧也有可以守的」话；而对不盲从；也有「未知不盲从什么」的评语。所以这两句，也应改为一不迷恋旧的，也不盲从新的。这是我今天看了这几篇文字，先提出的一点点意见，至于「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如有时期，当进为讨论。

卷026

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二十四年十一月作——

连日报纸宣载之孙传芳被仇杀记，以十一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为最详确。吾颇信施女所述其父施从滨昔日被孙枭首经过，及靳智证居士所述『馨远——传芳——系余劝其学佛，平日作工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星期一三五来林诵经外，在家作工夫更勤，每日必拜佛三次，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与前判若两人』；同为真确之事实。而谣传施之刺孙，别有政治背景，实为无稽之谬谈。因此、靳居士所云『孰料立志改过，诚心忏悔，而犹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亦

不可得』之语，亦诚为许多忏罪学佛者同声所发悲叹。且孙智圆居士，昔为五省联帅时，于吾所设佛化教育社曾为赞助；顷年复与靳居士印送吾所讲之十善业道经，不无佛法因缘，故尤同深痛悼。然昔有禅者问长沙岑禅师云：『永嘉证道歌，谓悟则业障本来空，不悟还须偿宿债，慧可二祖犹岂未悟乎？何以犹须偿债而被杀耶』？岑曰：『汝不明本来空』。进问『如何是本来空』？曰：『偿宿业是』。夫诚于佛智所了诸缘生法自性空义，念念明证无惑，则虽于偿夙业而受惨报之际，亦甯不杀者、被杀者及杀之一切皆空，湛然无动，觅死生相了不可得哉！况金刚经云：『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则以智圆居士近年悔悟之切，于诸法性相应深通达，且于一心诵经念佛时忽然舍命，必能无扰空明而寂焉善逝，将无始罪积一刹那间偿毕，超生净土。如智证居士所谓「莲邦稳到，从此不为五浊人」。则吾侪佛子于哀慨同深中，亦可怡然自慰矣！

然吾于此乃重有感焉！吾感佛智所证所说因果业报法之森严，而深冀世人之及时觉悟，于快意处临崖勒马，毋造深不可解之怨仇，致令业报成熟，无可幸逃，报复相寻，历千百世而不已。今夫佛堂何地乎，乃演仇杀之惨剧！少妇何人乎，乃为杀仇之凶犯！斯由孙馨远氏昔以猛挚之雄，快狠厉之意，于获施从滨氏时，可不杀而杀，得已而不已，并为枭首示众之甚举，此怨毒之积于施灵与种于施女，盖如何之强烈深切？由此、虽少妇弱躯可变强汉，虽佛堂净地竟施毒手，遂演为定业不可转而报定时定之现报！若世人因此于决意之际，造业之时，能懔于因果之大法，幡然觉悟，转暴慢为慈让，则孙氏、施氏固不啻现身而说法矣。噫！世人其亦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然此种冤仇报复之事，不唯一人一家有之，而一部落、一宗族之酿成械斗，逞强一时，流祸多代，则其为患之大，思之尤可股栗。降至今世，国家民族之间，尚无仲裁息争之公法，犹以诉之武力为最后解决，甚而扩大为种族与阶级间之对抗；冤恨残杀之气，乃益弥漫磅礴于人世。今东菲意之对阿，诚出野心侵掠，而亦兼含有复昔年战败之仇及人种间之不平等之轻蔑。意之种此恶因，更有由民族仇恨演为人种仇恨之可能，相报以残杀，不知何时

可了！夫法、德非同奉耶稣基督之国民，且同为白种人之兄弟邦乎？乃由昔少数人之黩武，造成冤仇报复循环未已之祸根，不惟前次及今后世界大战，实为重要因素，且令欧洲于近代交通如此便利之后，仍不能如北美之成为一大联邦，亦未尝非德、法仇视壁垒森严之所致。夫以少数人之逞雄图快一时，竟成为国民间祸延数纪、毒遍全洲全球之大患，种恶因之不可不出于慎。今国际间之强者，其亦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今夫中日非同种之亲若兄弟者乎？非同文之迭为师生者乎？日昔师华而近代华亦师日。隔海而居，比邻而处，数千年涵养于佛儒仁慈智慧之化，固能道义相孚，感应以诚，则资生所须，褒多益寡，胹合调济，自可和融靡阻。乃因日本仿效欧美有一日之长，少数之野心者师其掠夺之惯技，竟视中国国民为刀俎上肉，一割而台湾，再割而高丽，近年侵及东北，四省沦亡，乃益进逼不已，时临以不测之威而骇慑全国民，逞兹可已而不已之强暴。然中国虽礼让之邦，华民虽宽柔之族，如迫之过甚，则亦不无存越沼吴、亡秦必楚之历史。应知中国民族非不能师欧西而似日本，徒以国中优秀人士，迄今犹有例印度甘地之求自治，因视文化道德高出于欧族，不欲舍义以取生，故迟回以期阐扬中和之化，息世争而自宁。尤其以日本少数野心者虽迭逞强暴，而中日国民之兄弟师生情谊犹在，故欲由善念中消弭其毒意，俾欢洽若一座佛堂中之善男信女。然日本之少数野心者，若及今犹不猛然醒觉，系铃解铃，求日华民族感情之好转，犹自恣横行不已，则势必造成全中国民族对日本民族之仇视，力事报复，苟不能将中国人尽灭，则令日本永无甯日，而在人间亦不知更增加若干之杀机戾气。噫！宽柔之族，岂不能如少妇之变强汉乎？礼让之邦，岂不能如佛堂之施毒手乎？我中日兄弟情深、师生谊切之国民中贤明人士，将如何感悟少数之野心者，自救中日两民族之得免于同趋自杀之途乎？嗟乎！昔孙氏逞一念之残暴，卒因以殒其生命；邻邦之雄，其欲不陷全民族灭亡之惨，于此亦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大公报于同月十九日复著论纠正社会之同情施女，结论曰：

社会之同情施女，决非赞成暗杀，实乃别具病态心理，故须根本纠正：第一、须培养国民爱仁慈、戒残暴的正当意识。第二、须人人皆知循公守法

，有权有势者，不复横行自恣，逞快一时，致种恶因。第三、须全国上下宝爱法律，共同拥护，使其有威有信，能为国民公共生活所托命。必如是、然后暗杀之风当可息止，报复悲剧当可免除。世道人心所关，非多数人一致努力，无从戢兹戾气也。

此三点所言非常透澈明快，仁智之士当同首肯。第一、第二，由国民而推之世人，熟不宜然？第三则欲广之『须全世界大小国民共立和平公法，共同爱护，使其有威有信，能为世界人类公共生活所托命。必如是、然后战杀之风当可止息』。然尤要者，则在若个人、若团体、若民族、若国家、若人种诸有权有势者，各懔怨仇报复因果不爽之大法，不复横行自恣，逞快一时，致种恶因。嗟夫！诸有权有势者，其亦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卷027

文化与民族及人类的存亡关系

——二十五年六月在牯岭作——

文化建设月刊，去年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后，一时讨论中国文化建设之文章，颇呈风起云涌之概。最近于六月号，又有「民族复兴与文化问题之讨论」。而吴念中先生之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与存亡一篇，确为有功中国民族世界人类之大文。其曰：

文化的存亡，除民族自己创造的决心与努力有直接的密切关系之外，而民族彼此间的侵略，其为祸更有甚于天然的制限和自己的懈怠。文化侵略这回事，自被侵略者方面言，固然因「被害」而应当努力自强；即就侵略者方面言，也不能因「有利」便可专事侵略。因为人类文化质量的增进，需要的是甲、乙、丙……等民族文化的相加或混合，并不需要甲、乙、丙……等文化的相消或吞并。而且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既都是人类文化全体的各部分，则被侵略者灭亡，便是全体的部分损失，也就是各部分的部分损失。所以文化侵略这回事，无论何种情形，总是违反人类创造生活的原理，而应加以裁制

的。

此其说、固深合乎佛法依众缘所成的原理，所安立利他则自他两利，害他则自他俱害之道德律也。且其于「战争与文化的存亡关系」一章，列举一、战争观念的一般错误，二、破坏文化的战争，三、文明毁灭与文化遗忘。将战争之为害人类处，制图引例，作科学法则的详晰说明，从根本上铲除人类好战争之心理，实为最澈底之非战论。而结论谓第一、高级文化的民族应负起如何协调民族间文化的责任，第二、低级文化的民族应如何努力赶上高级文化而自强，第三、一切有关系的民族，应共图如何消弭破坏文化的战争。真是既仁且智，本慈悲而施方便者也！

复次、于「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及其关系」一章，不惟于如何发达改进民族文化，而协调完成人类文化之条理，以科学的分析而得到明确的结论。且于去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本位文化」一名，亦于说明民族文化的特质与进向，得有正确的解释。斯可为中国近年讨论文化的大收获，此为人海思潮中觉音的海潮音，乃亦不期然而然与之共鸣欤！

二五，六，二九，在牯岭。（见海刊十七卷七期）

卷028

世界和平运动的罗斯福

——二十五年八月作——

八月初，美国罗斯福总统访加拿大的时候，曾向奎白克城的欢迎者发表演说，谓：「美国与加拿大和平相处，已达百年以上，两国接壤二千余里，不设防御，而百余年来未演流血的惨剧」。罗斯福总统这一席话，真要使那些借口维持国土安全膨胀军备，以图侵略他国的黩武主义者闻而愧死。最近罗斯福访问归来，于本月十四日在纽约州又发表他恳切动人的和平演说，切实表明他绝不与闻战事的决心。他说：「美国的天良为反抗战争。某种嗜财如命的人，当他国战事一旦爆发时，必扬言如能制造某种物品运往交战国，

则美国失业问题可以全部解决，美国可再握国际贸易的牛耳。其实、这种花言巧语现已不能诱动美国人心，今日若以金钱与和平两者命美国民众择一而处，美国人民必定愿意和平；美国不想控制他国，亦无开拓领土野心」云云。

前数年，罗斯福对于美国国内各业各地为调和公平之演说，要点有二：一、不可只顾自业、不顾他业之利益，即为自职业谋利益而不顾妨害他职业之利益。二、不可只顾此地方之利益，不顾妨害他处之利益，要人兼顾他职业他地方之利益。中国各报译称为善邻主义，余当时曾评论，希望将此主义扩充应用到各国家民族、各社会阶级之间去，谋自民族之利益，同时兼顾他族之利益，则帝国主义侵略息而弱小民族之反抗亦平；谋自阶级之利益，同时兼顾他阶级之利益，则资本主义之掠夺息而无产阶级之反抗亦平。今此罗斯福总统在加拿大及纽约州之二次演说，实为能将前数年努力施行于国内之善邻主义推行到国际之见端，而不能不奉罗氏为今日世界中实际和平运动之领袖。

八、二十八、在南京。（见海刊十七卷九期）

卷029

汉藏互派僧侣游学与何键电请提倡纲常

——二十六年二月作——

阅二月一日申报南京专电云：

蒙藏委员会订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十二条，内容补助汉藏僧侣名额每年各二名，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以下，熟习经典为合格。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

此虽人数过微，难期急效，然亦已见政府对于汉藏佛教关系之注意，未尝非佛教前途之一线曙光。但云由佛教总会保送，未明派来藏僧由何处授学。

其实、今之佛教会于此初无预备，而堪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兹在国内唯重庆北碚缙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是又待蒙藏委员会当局之能察实情，俾此善举不致唐功而寡效！

又湖南省政府何主席电云：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西安善后，久而不决，赤匪坐大，异说朋兴，民心惶惑，莫知其极！窃惟安内攘外，乃必然之次第；靖乱御侮，尤救亡之常经。国策既定，日进有功，如赤匪崩溃，外交胜利，绥战奏捷，皆事实之昭昭者。苟牵于庞杂之言，枉丈直尺，则十年经营之统一大业，又亿兆民众之共信，将何术以维系之？强圆入方，非势所许；改规易听，徒肇分裂！况国际变幻，离合莫测，得少失多，果何所取？此职之所为忧惕而危惧者！顾黄台之瓜，不堪再摘！统一之局，所应维护，清源本末，容缓图之。职闻圣贤立教，首重伦常，国家图存，必先纲纪，正纪所以定位，明伦所以亲民，此我国传统之精神，即孔子经国之大法。先总理识真万古，孔道是尊；蒋院长躬行国维，黎民共感；先训后效，道几聿彰！徒以频年士气浮嚣，人怀觊觎，始立异说以攫名，继挟阴谋以夺利，一唱万和，嘘气为风，礼义崩丧，遂至于此！夫新旧伦常，贵应需要，苟可愈病，奚忌成方。盖纲伦不正，则法律失严；民德不厚，则政教无根；何以御五族之人民，而齐万有之品汇乎？且欧西诸国，独裁、民治各趋极端，已失宪典之旧型，陷入荒暝之穷路，但济眉火，谁顾久长？倘宏孔圣中正之道，以立世界大同之基，自我作法，俾民不迷，庶几人道有幸，和平可期。职顾念时艰，瞻言国步，偶作百年之想，益增五内之忧！勿谓词近常谈，人将讥其陈旧，然事关根本治道，未敢顾虑而不欲言。敬维钧部、钧府，薄海灵光，万民瞻仰，必筹鸿谟以固邦基。倘鉴愚忱，谓有可采，当再条拟办法，公诸群议，伏祈垂察！职何键叩陷——三十日中央社电

其云：『且欧西诸国，独裁、民治各趋极端，已失宪典之旧型，陷入荒暝之穷路，但济眉火，谁顾久长？倘弘孔圣中正之道，以立世界大同之基，自我作法，俾民不迷，庶几大道有幸，和平可期』。洵属针对时病之药石仁言。然汉以来、限中国道统于孔圣，宋以后、又限孔道于纲伦，实为中国削

弱之始！吾意今后世界和平，诚当发扬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以造成之；但所云中国文化，应包举：一、周秦子学——道、儒（孔、孟、荀等）、墨、法等；二、汉唐文学，三、隋唐佛学，四、宋明理学，五、汉清经学之五特点。其他较小之魏晋玄学等则附老庄子学，尤以周秦子学、隋唐佛学为大原，应先设中国文化研究院以董理之。

卷030

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

——二十六年冬对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训辞——

本院院生之受训，有两重关系：一、本院系教育厅备案及领补助费之一学院，奉厅令须与高中以上一般学生同受军训。二、本院院生系僧众占大多数，故呈行营及教厅依训练总监部所颁僧众得特组专施救护防护训练之规定，另成特组之训练。一般学校学生无本院院生多系僧众之关系，故不须另成特组；一般寺院僧众无本院院生系学生之关系，故不须定受特训，此为本院院生须一律受特组训练之理由。

佛法以佛菩萨之智悲为根本，以执金刚之威猛为方便。执金刚即为佛菩萨武装起来之变相。世有持诵金刚密法而于僧众受救护或防护等护国救民、护教救世之特训起疑沮者，正楞严所谓「如说药人，真药现前反不能识，如来说为可怜悯」！盖根本失方便，则无以彰救人救世之用；方便本失根，则或丧失菩提善净之体。故在家佛子，虽可各随其职位以行事，而出家僧众之特组，则限于救护防护之训练。

本院以汉藏教理之名，旨在沟通汉藏佛教之教理。然汉地佛教之特点有禅宗，禅宗重在头陀苦行的刻苦耐劳；藏地佛教之特点在密宗，密宗重在金刚勇力的勤勇精进。中国民族与佛教的复兴，皆将托命于国民与教徒之能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若能从汉藏佛学暂习得这两点殊胜，乃能贯澈本院之宗旨，奠定复兴中国佛教之基石。

本院今施特训，在能实习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以成有秩序之服从，有组织之奋斗，敏捷之动作，劳苦之煅炼。中国三十余年来之学校教育，失败在学生之养成骄惰奢逸，但能享受而不能劳作；近年来对全国学生及壮丁施以军训，不惟为应付目前国难，亦为造成优良强健国民之要图。今欲复兴中国佛教，亦必须寺院僧众，尤其是僧教育之学僧，能矫正向来散漫放逸、怯弱萎缩之旧习，实现出整齐严肃劳苦勤勇之精神。本菩萨之智悲，去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之方便工作。

由此本院院生应比一般的禅林僧众，格外能吃苦、习劳、守规矩，并精勤学习众善功德，降伏止息一切恶魔害世害人之事。如畏劳苦、图舒服、不守规则，不勤学习，那是必为佛教中害虫，不惟为本院所摈除，亦是在复兴中国民族及中国佛教趋势中所应淘汰的。要言之，就是实现出汉藏佛教头陀苦行与金刚勇力的特有精神，这是今天特训开始所首先要明白的一点！

卷031

日伪亦觉悟否

——二十七年春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

近代欧洲文明造成数百年来世界人类之进步，虽不无相当功绩，而就其性质考核之，实趋害他俱害之错路。由个人的损他利自而演成资本主义之剥削，因以激生被剥削者的反抗；由民族的损他利自而演成帝国主义之侵掠，因以激生被侵掠者的反抗。加以资本主义冲突，帝国主义争斗，任何动作皆非陷入于相战相杀之途不可，一至于前次之欧战，再至于近年之经济不景气，应可启发其改求做人立国之正道矣！

做人立国之正道为何？则利他俱利之东方道德文明也。威尔逊之国际联盟也，白里安之欧洲联邦也，以及非战公约也，九国公约也，罗斯福执政以来之美也，斯太林独裁以来之俄也，乃至英、德、法、意之叠经摩擦亦必皆隐忍慎重而不轻动也，咸颇有惩前毖后，回错路而向正道的兆端。而中国为

儒化之发源地，亦为汇合汉藏文佛教之渊海，日本之古文明则悉承自中国之佛与儒，有同洲同种同文之谊；且除白种人以外，日本为较强之独立国家，中国亦为较大之自存民族，数十年内与披靡一世之欧风美雨相接纳，日本既能吸收消化，中国亦随起为适应之变通，宜可以携手偕行，发扬固有和平道德以改善争夺权利之国际，先保东亚之亲睦，导进世界于大同。乃中国以毁弃本根袭取皮毛之错误，造成割据之内乱；日本专学会帝国主义侵掠以分裂蚕食中国为事，致演为现今日本生里求死、中国死里求生之死生相搏惨状！日本追从意、德，而中国依托英、法、美、俄，均失其领导转移世运之斡旋力，宁不深可愧耻痛惜乎！

然察之此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国民党之政府人民，在孙总理远大目光及蒋委员长坚毅心力启率下，从九一八以还，确已有精澈之觉悟。故兹所欲问者，则日本之军财阀与民众，尤其是因误解国民党而甘心为日军侵略作伥，辽、沈、察、绥、北平、南京等傀儡的伪组织中之汉奸！今已到最后觉悟之机会，其亦能觉悟否耳？中国之抗战由日本弃和平解决方法而不用，突以武力进攻所迫成，其目的在求民族之独立与国家之自由平等，不达不止。此不惟理事昭然，而最近亦已在战场表现相当之抗战能力，确有达到胜利的把握。则欲以少部分日军将中国征服、及欲在日军下成立巩固之伪组织的迷梦，应可以醒觉矣！

其外交方针，一则曰：自有三民主义为最高信仰，决不诡随以自丧其所守。再则曰：任何友邦苟根据互惠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之合作，中国无不乐于接受，以期获得人类之共同繁荣。而誓守维持国际和平条约之尊严及增进各国既存之友谊，力自振发，决不稍存幸赖。终以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应从谋世界安全以谋自国安全，共同致力于遏止战祸，消弭危机。其妄以中国已投在苏联怀抱，因受共产党之唆动，排斥日侨不安生业，有令共产革命泛滥东亚之危险，遂藉防共反共自惑惑人者，今亦自知其错谬乎？

其内政方针，则就当前抗战与建国之实际需要，依三民主义为确切之设施，以期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继之以告全党同志更提高革命之精神，更厚集革命之力量，组织更求其精密，训练更求其深造，纪律更求其森严。又

继之以告全国志士，希望一致加入，共同奋斗，以完成复兴民族之使命。由此、可知国民党已得全国民众更深之爱护，将益见其精诚之团体与主义之贯澈。故日军欲消灭国民党之妄想必难达到，而叛离国民党，欲在日军下另成伪组织者，尤为大错。乘此国民党嘤鸣以求全国志士加入之机会，果有才智抱负而未丧心病狂者，正可捐弃已往成见，忏除从前过愆，抛离伪组织而来集于国民政府以求自见。例张自忠之能振拔于全国人民吐弃为汉奸之后者，不亦光明磊落也哉！

尤足见此次宣言之伟大胸襟者，则仍期待日本国民促其军阀之觉悟也。曰：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抗战之目的在使日本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放弃其侵略，与中国谋正义之和平，达中日共存共荣之希望，息太平洋之危机，保全世界之和平，非惟对日本国民无所仇恨，且以其自沦陷于孤危困难为念。夫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将士死伤为数逾五十万，非武装的人民横被屠杀，为数尤不可纪。妇女同胞所受之残酷，更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于政府人民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设，亦为敌人破坏之对象而夷为灰烬」之惨毒痛楚下，乃毫不失去和平之理性，发为忿恨之狂怒。在如此宽仁博恕之中国表示中，日本何能竟无明识之士以为同情之共鸣乎？今中国未尝加一兵一弹于日本，而日本则已加中国以如上所述之残害，日本全国人民非尽聋盲，岂犹能为军阀藉保侨防共等恶宣传蒙蔽，驱率良民至中国作屠杀之凶器乎？噫！此诚日本国民促其军阀最后觉悟之时机矣，日本国民其勉之！

科学研究早成近年来稍有知识者共同努力之运动，而道德修养则为此次宣言所提出应大书特书之要点，其曰：「牺牲小己以为大群，一切国家民族思想皆发源于此。而牺牲之精神，又发源于仁爱，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其临于祸福关头，则充其不忍人之心，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国民若无此仁爱之心，则必流于残忍，习于自私自利，强则穷兵黩武，弱则偷生苟活」。夫此诚东方道德文化之所宗，必于此道德为体，而后科学能善其用。故不惟今中国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由于此，而所以导国际于和

平、进世界于大同者，亦由于此。盖此虽近本儒化，而实远通佛义。菩萨四无量心曰：慈、悲、喜、舍，牺牲者舍、而仁爱者慈，仁爱虽原本人相偶之社会，而慈心实贯通众缘生之宇宙；更充以救苦难之大悲及同利乐之随喜，尚何智勇德用之不周备于是乎？强则穷兵黩武的日阀乎！弱则偷生苟活的汉奸乎！其即能在此仁慈勇舍的道德威光中悔悟而自拯欤？并以之发挥东方的道德文化而创建人类的永久和平欤？是在日伪于此最后时机的从速觉悟！

何以此已为日伪觉悟的最后时机耶？因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人民，今已表现其充分之觉悟，不惟能奠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基础，且亦以从为国际和平人道正义而奋斗，获得运移世界入一新时代之启示。日阀与伪组织下傀儡能及时觉悟也，固犹尽有悔过自新余地，不然者、则腊月三十日总算账期到来不远，各难免「噬脐何及」之叹。

日本常以东亚安定势力自诩，诚哉其可自诩，吾则希望其能善用此势力导世界从相争相杀而入共存共荣。然循日本现今所趋蚕食鲸吞侵略中国之路线，必将自残其在东亚已成之势力，并且自戕其军阀财阀及皇统三位一体之国命。日本之军阀财阀及皇族乎！纵不为破坏世界和平惜，为残害中国军民痛，为迫死日本无辜良民悲，亦宁不为自杀其数十年来辛苦造成的军阀财阀及夸为万世一系之皇统惧乎？

吾闻日伪曾在北平电台广播，谓日本崇儒信佛，而中国国民党则联苏俄而奉共产党。无论今日之苏联与共产党已非复昔日恐怖时代之性质，且今次不已明白宣言自有三民主义之最高信仰，决不诡随自丧其守乎？抑吾人之重儒佛，非徒以其形式名称，而以其为人生道德之宗也。今国民党以仁勇救国救民，即奉行儒佛之道。而日本竭其血汗，驱其生民，至中国日以机舰枪炮炸药毒气大肆屠杀，实为叛儒逆佛之尤甚者！于此犹腼然自谓崇儒奉佛，吾深为儒佛耻！然自中国南岳慧思大师转生为日本圣德太子，奠定日本立国大本，先从中国输入印度文明代表之佛教，入唐宋后又渐次输入中国文明代表之儒道，而近代又曾吸收欧洲文明之科学，承受古今三大文明而又加以俭勤忠爱之民德，则日本民族亦诚堪与中国民族携手以为兄弟者也。然今则将为少数军政财阀逞无止之贪忿，不顾祖先积德之艰，纵其淫杀之滔天罪恶，加

以受恩久长之中国人身上，是实同不肖子弟以浪荡倾败其祖宗所遗之家业者无异。凡日本人之追念中日两国先哲恩德者，应如何亟施以严正之制裁欤？呜呼！为军阀迷乱胁迫之日本、中国人，为日军操纵傀儡之伪组织中人，如果真有奉儒佛之道德为宗者，其将何以解决日军阀而自拔自救耶？

然日伪由何方式乃可表现其觉悟耶？是在日军立停其输送攻击，辽、平等伪组织即日取销其设立，将在华日军全数退回日本，中国之领土与政治皆恢复九一八以前之完整，然后乃可依平等互惠原则，商订中日之正义和好条约，永保中日之共存共荣，进而与各国协求人类和平幸福，以发扬东方道德文化，期实现大同之世界。

兹所欲为日伪昭告者，中国抗战的国民已从殷忧启圣而奠多难兴邦之大本。日伪其将一往执迷而自速灭亡耶？抑从速觉悟而谋正义之共存耶？呜呼日伪！其亦觉悟耶否耶？呜呼日伪！其亦觉悟耶否耶？

卷032

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佛学社讲——

此次各佛学社，四川佛教会，各丛林联合请在文殊院讲经。又以提倡佛学普及各界，应作较普通之讲演，故在文殊院讲经之外，另邀到公园来讲。今天的听众，多有久闻佛法的；但今天所讲的，是对没有常常听经的人说，故就全国人心有关的意义，拟讲「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一、降魔救世 大家都知道，在佛法中，有所谓阿罗汉，就是寺院中佛殿两旁的十八罗汉，或罗汉堂里的五百罗汉。阿罗汉是音译，含义甚多，其一为「应已杀尽烦恼贼故」，故有「杀贼」之义。烦恼、就是有情之精神界中的一种能烦恼扰害人群社会之物。众生、世界造成的原素，就是物质的色蕴，和精神的受、想、行、识四蕴。虽由五蕴和合而成，但色蕴随受、想、行、识四蕴而转移变化，故精神界诸法为变动之发动力。精神界中有一部分就是

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是烦恼的根本要素；随逐根本烦恼而起的烦恼，更有很多的，通常分为十种、二十种等。此种精神分子，直接能令精神界不得宁静清明，使家庭、社会、国家不安，间接影响物质界，亦变为矛盾、冲突、破坏、争斗之现象。在根身则有四大不调之病象，在器世间则为险恶灾难，所谓五浊恶世，所有灾难痛苦，溯其源皆烦恼所造成，以其能为众生世界贼害，故名为「烦恼贼」。欲澈底解脱痛苦，便要认识烦恼，对治烦恼。因为烦恼相续不断，像有命根，斩断烦恼习气，好像断烦恼的命根，故说「杀尽烦恼贼」。阿罗汉断尽烦恼习气，得到寂静安宁的涅槃，方为对于苦痛灾难的根本解脱。

但阿罗汉的解脱，只是个人的自救自了，若依大悲心，不但自救自度，还要于众生普救普度。众生无力自救，要启导他、扶助他，使各各觉悟解脱，皆离一切苦，得究竟安乐，这就不仅是杀烦恼贼所能成办了。要成佛方能普度众生，要降魔方能成佛。魔、也是梵语的音译，其义是「杀害者」；比「贼」的意义，更为猛利。如猪羊见屠夫，就是「杀害者」。众生界中，有增进善根能向上解脱的，魔就专对之坏其善根，断其慧命，阻止近步，妨碍出离。魔比烦恼贼的意义更宽，魔有四种：一、烦恼魔，与烦恼贼同。二、五蕴魔，就是物质精神要素，分为五聚，由之和合而成正依二报的众生世界。如此五蕴和合而成之众生世界，即是不自在、不安宁、无常、无我的苦聚。此种苦，名为报障，即是业报所成的障碍，于发殊胜心、修殊胜行的远大目的，能为之障，使其不能成就。纵有少许萌芽，亦不能增进成为殊胜功德。三、死魔，为最能破坏于成就的。凡有生命的，必皆有死。在幼年时，身体、知识、均未长成，到成年时，身心发育，学问知识渐渐丰富，即入人群社会发挥能力；经过壮年，经验既多，知识能力愈完备，但身心已渐由衰老疾病困苦相扰，结果遂死；而数十年发育成功者，到此即总崩溃，总破坏。死为自然之势力，平常无法免除。就修行人言，就数十年修行之基础，正可相续增进，一死之后，随业流转，前生经验已失，不能相续增进，又须培育发展，故死魔为最能破坏善根慧命之继续向上增进者。四、天魔，是魔之首领，超过人之世界，住于欲界天顶，有掌管支配欲界之自在势力。其眷属遍于欲

界天人鬼神之中，破坏世出世善根，使不得向上出离。佛成佛时，定有八相——或说十二相，为成佛之八条件；其中之一即为降天魔。佛为天人师，三界人士共同皈仰。天魔若不能降，即非世尊，故非降魔不能成佛。降烦恼魔得解脱身，降五蕴魔得圆满报身，降死魔即成金刚不坏身，降天魔即为人天皈仰之佛。

既降魔，方能建立三宝。建立佛宝，以佛福慧圆满为两足尊，一切世间比较观察，惟佛最为究竟可皈依之处，最可宝重故。佛自证的法，宣说出来，为所转法轮，魔梵外道不能挠折；所谓击法鼓、吹法螺、建正法幢、作狮子吼，证明惟有此种能灭烦恼无明，脱一切苦痛，成无上菩提，度一切世间，是为建立法宝。僧宝、为闻法证果三乘圣贤僧；及从佛出家，修沙门行，加入出家律仪团体，持比丘等戒的和合众。前者以所得实益，证佛法真实不虚；后者以躬行实践，见佛法非徒托空言。以此二种人表示佛法是实事真理，令世共同瞻仰，是为建立僧宝。三宝建立，即是建立佛国，真能救世。因魔能诱惑妨害，令众生迷乱颠倒，法宝为真救世者，佛为法之本，僧为能证明显扬流传佛法者。以喻明之：魔如病，世界、众生如病人，三宝为大医院，佛为医药及医院之发明建立者，法为药品，僧为医士看护。故有三宝，即真能救众生；所谓茫茫苦海中，三宝为舟航，冥冥长夜中，三宝为明灯！惟建立三宝乃能救世，惟成佛乃能建立三宝，惟降魔乃能成佛，故言降魔乃能救世也。

二、抗战建国 就上述之理而比例发明，今全国人心一致趋向的迫切需求，就是抗战建国。抗战建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是极相顺的。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界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发动的。现在中国人，为外来侵略之恶势力的战争行动加害于中国，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抗战为消除内乱外患，如阿罗汉杀烦恼贼而得内心安宁，佛降魔而使人天得受教化正同。若不能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患，纵不为外来恶势力所征服，亦必内陷于分崩离析之境。若能集中力量，则抗战结果，暴恶者之罪恶可解除，历来外交之束缚亦可解脱。正如遇何种烦恼最炽盛时，即集中全力对治之，炽盛之烦恼既去，其他烦恼亦可连带去除。日本之患既去，其他外患皆可解脱，即可以奠定国基。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国民族，从此即可以建立复兴。最要者，人心不懈怠涣散，于为自卫和平之抗战有必胜之信念；于建立进步之现代国家有必定能成就之信念。抱持此远大光荣的企图，百折不回，以求达到必胜必成之目的！

抗战建国，必须同时进行。国家有力量，方能抗战，若国将不国，何能抵抗外侮！现在并不是都要到前线服兵役，农工增加生产，商人使货物流通，金融活泼；乃至改进教育政治，兴利除弊，在抗战建国目标之下，加紧建国工作，而抗战力量，方能充分发挥。

三、比类发明 建国为保民救民，为保卫人民，抵抗外患，须建立强固国家，然后能解除人民痛苦，使之安乐；与建立三宝，救众生苦，使得安乐之大乘精神，正是一贯。二者连贯言之，即是「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大乘法中，充分表示降魔精神的为密宗。一切大乘佛菩萨，在密宗中，皆现起武装威猛金刚之相，以甚强威力，降伏烦恼，止息恶行，成就善行功德，摧折恶魔势力。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而发金刚猛威之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

为救世而建立之三宝，能住持佛法使之流传不息的，要有僧宝，其要素为能受持比丘律仪，能实行比丘律仪，乃为僧宝建立；而尤以勤勇不息，不避劳苦之头陀行为最。禅宗以头陀苦行为基本精神，禅宗初祖大迦叶，即为释尊弟子中之头陀行第一。勤俭苦行，为建立三宝之本，亦可为建国之本。于本身生活，节约至极，刻苦至极，同时勤勇精进，昼夜不息，振作精神，积极行之。此种克勤克俭、坚苦卓绝的实行精神，为民族复兴最根本要素。若僧众皆能修头陀行，佛教必兴；人民皆有此精神，建国必成就！

卷033

佛教徒如何雪耻

——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无线电台广播——

我是太虚，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今天提出「佛教徒如何雪耻」这个问题。所谓耻，佛法上谓之惭愧。惭是尊重自己德性，并且观一切胜过自己的圣贤，见贤思齐。愧是顾忌世间讥嫌，于他人过失，为己借镜，生羞耻心，离诸过失。通常说：「知耻近乎勇」，「人不可不知耻」。佛教把惭愧比做二勇士，是最能鞭策人止息过失增长功德的，所以真佛教徒应当常生惭愧心，知耻。

从佛教徒言，知耻应从佛教本身看。佛的教法，是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宗旨的，自释迦牟尼出世，佛法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五六百年以上。然而在此世界上，就是佛教发祥的印度，近千年中，不但不能继续发扬佛教，并且由衰落而消灭，甚至国土人民也再度沦于异族。佛教流传地之圣迹，皆成古物，惟供后人凭吊。其他尚有佛教流传之地，如锡兰、缅甸，国家亦不自保，暹罗西藏佛法盛行之地，亦仅能内守而不能发扬。中国人民多数信佛，是佛法很流行的国家，然而近年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受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暴力逼迫，而直接在中国逞其凶顽手段的东邻日本，也是佛教国家。他的七千万人民中，据统计有三千万佛教徒。今日本不惟没有一点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气息，反作出烧杀抢掠，种种猛兽恶鬼的非人行为；对于日本佛教之祖国的中国，作惨酷的残害。若依这些现象看来，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不成了空话吗？仔细观察，是谁之过？

以慈悲的意义讲，有大慈当与一切人生的安乐，有大悲当救一切人生的苦痛，救人应当救各国各种的人，使其皆受佛法教化，免掉烦恼和斗争。救世应于一切生物，皆使之能共生共存，向上觉悟，出离解脱，才能表现佛教真精神。但是佛教出现数千年来，就现时世界各国情形观之，不但不能实现佛法的功效，把大慈大悲救世救人的支票兑现，反转到佛教本身逐渐衰弱，近于不能自保，正与佛教精神希望相反！仔细观察，究竟是佛不足称佛吗？

还是佛的教法没有救世救人的功能吗？释迦牟尼，是此世间唯一无二，具足表现无上福德、智慧、神通、辩才的。佛在世时，众生见佛得度的，不知其数。社会的事实，当时佛法亦很能将不平等的四姓阶级的社会，在僧众和合生活中表现平等。释迦涅槃后，阿育王信奉佛法，国威远播，国内的人民都享幸福。可见佛教的教主与教法，本质是具足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的。

到了现在，佛教衰微，不能自保。信奉佛教的国家，如中国，近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得挽救危亡解除束缚之道。日本虽有兴盛的佛教，但有其形式，其实际行为所表现，适与佛法相反，成了有名无实，形存神亡的佛教。其原因、应归咎于佛教徒，不体会教法的真精神，不能依了教法身体力行，不能抱定佛教宗旨，在教徒团体当中，世界人类当中实行教义。所以、才不能住持宏扬佛法，以致佛教衰弱沦亡，或者竟表现与佛教法相反的行动，佛法成了如此的趋势，所以表现于世界者，就是全世界同陷于悲惨困苦之中，无以自救救人；或者不惟不能拯拔他人，反残害侵略于他，这真是佛教徒最可耻的事。尤其是出家佛教徒，负有对于佛法深切了解，身体力行的责任，应当如何宏扬佛法，使之表现于世？然而因为出家佛教徒，于佛教本质宗旨，能体验实行的很少，所以不能发挥表现佛教功用，所以全世界佛教由涣散而湮没。虽然佛法流传了数千年，虽然有信奉佛法的国家存在世上，虽然佛教仍然是很大的宗教，然而因为佛教徒不能实现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真精神，所以不能为全人类拔苦与乐。假使能依佛所觉悟的真理，所开示的教法，住持佛法者真能体验其实际，表现到人类当中使愚痴颠倒者觉悟，贪欲盛者知足，凶狠残酷的仁慈，自然从佛教的根本精神，收救人救世的效果。

现在、佛教流行的国土中，有如此凶狠争斗、悲惨苦痛的现相，负担佛教责任的人见了，应认为是吾人耻辱。如何去雪耻？我们就要问：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验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

卷034

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战

敬启者：倭寇侵凌，国民沦陷，并传闻利用崇儒信佛名义，组东亚佛教会，致沪、杭、京、平之佛教会理监事间有被迫参预者。而名义上代表全国佛教徒之「中国佛教会」，近亦陷于嫌疑之地——见新闻报有中国佛教会在沪恢复办公消息——，殊使全国佛教徒同受污辱。其实、在太虚等播居重庆，章嘉等移住成都，固同随国府为抗倭而努力。今为绝狡计而正视听，特设「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于重庆罗汉寺，惟冀中国佛教会历届理监事之散居各方者，及川、黔、滇、粤、闽、赣、苏、皖、鄂、湘、豫、陕、甘、青等省佛教会率各县佛教会，先由通讯一致联合，以进图增强后方各省佛教徒之组织。并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之中国佛教会机构」，暂与京、平、沪、杭等沦陷区内佛教会等断绝关系，免为牵累，实所至要！此致

中央及各省县党政机关与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各省县佛教会公鉴。

中国佛教会理事太虚监事章嘉等同启

卷035

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

——二十七年九月在汉藏教理院讲——

今天、本院欢迎喜饶大师，还有格桑委员及与喜大师同来的根桑格什、杨质夫先生。对喜大师，我们全体员生同有极深的敬仰！因为、喜大师在西藏佛法研究上、修持上，是一位很有地位和权威的老格什，为近来内地在佛法上有信仰和研究者的众所知识。去年、喜饶大师受中央为五大学聘作学术上的演讲；顷又为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这次、到本院来游览参观，因得欢迎为全体员生演讲，的确是很有殊胜的机缘，这就是欢迎喜大师的缘起

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感情的意义；然实际还是在沟通汉藏的教理工作。以佛法讲：大概分为教、理、行、果的四个阶段。行与果是以教理为基本的。教即是从释迦如来以及三乘圣者果海中流出的教典。在平常大约把教典分成三大系统：即巴利文、汉文、藏文是。在此教典的系统上，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所以都有必须沟通的意义。现在于藏文逐译为汉文的逐译风气，今本院等在内地已大打开。但有些从印度传来重要的经论，在汉文是有，而为藏文所无，现在还少有人从事译汉文为藏文的工作；且在西藏连这种风气还未有人提倡。这是要希望以喜大师在西藏的资望，把它提倡起来的。这是关于教的。

理、即汉藏彼此向来各别所宗尚、所阐扬的佛法上重要道理。近来关于西藏的，如菩提道次第义、中观月称义等，也都有人在注意翻译及研究讲习了。在这种意义上，内地所有的禅、台、贤各宗义理，有许多已经是喜大师知道的；也希望将此种带到西藏去阐扬，一开拓西藏向来所传的风尚。

每个民族文化，因地域、时期、皆有一种风俗习惯上的范围；从好的方面说，往往由此能达到人心统一；从坏的方面说，有时也因此而滞塞、拘泥。内地从本人在武昌办佛学院作一般的佛学研究之后，将中国各宗向来的成见，已使之打开。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澈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义。

卷036

佛教的护国与护世

——二十八年一月作——

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与独立；惟究应以世界人类之正义和平为根本企图，念兹在兹，时时不忘，方合做人道理。所以、为保全其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若其国家民族已达自由独立之境界，则应专以调协并立于世诸国族，乃援引辅导昧弱之邦，和睦亲洽，使能融化其隔碍，渐进世界于大同之域。如遇凶暴顽劣之辈，孤注一掷其国家民族，内残于人力物力，外贼于他国他族，惟以自害害他为事者，则当联合一切维持和平之力量，而为正义之制裁，斯佛教所由护国而不护世也。

何以言护国应变耶？则如护国般若经所说，乃因其国家民族，或有内盗窃发，或有外寇侵逼，或有天灾横溢，大抵由种种祸变灾难之凌迫，国遂待护，已是国之不幸，须护而不能护，国则危亡；须护而能护，国必存而复昌！而护之之道，由当局率全民协修德慧，感格佛天，从祸源上消解而共庆安善，则如护国经所说。他若内凝众力，外集多援，御凶暴之寇，使形格势禁而不能逞，驯致溃退，如中国今日之所从事者，亦为护国之常道。要之、自力为主，他力为助；得他力之助亦殊重要。斯所以国际间有其余力之国族，当以助他而成自助；共同制裁侵略国，使不能为害也。

何以言护世处常耶？依据人相偶之仁爱和平的做人正义，处国家民族间当以行十善之化，消融隔碍而去除冲突争斗，渐进于大同之世。多福、多慧、多力之国族，当援助引导贫弱愚昧之国族，拯救其被凌逼而入于向上增进之途，并自防成为强暴侵略之国，及抑止其他之强暴侵掠国，使不能逞。鲜福、鲜慧、鲜力之国族，当发渐悟愧悔心，修积增福、增慧、增力之善行，向上勤勇精进，御暴崇仁，不屈不懈，凝自力而集他力之助，则咸知暴恶之难逞，和善之可贵，而世界之和平现，人生之正义彰矣！

今值民国二十八年之开始，在国民继续努力护国之紧要关头，祝愿世人更能为人类的正义和平而精进！

卷037

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

——二十八年一月在贵州欢迎会讲——

今天承贵州省佛教会及贵阳市各界人士开此盛会，欢迎本人，实在不敢当。但今天却另有一种可欢迎的意义，就是欢迎佛陀出世！今天正是废历的腊月初八，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成佛的日期，也正是佛出世的纪念日。平常都以四月初八为佛的生日，但确切的说，应以今天为佛的生日；因为四月初八所生的是悉达太子而尚未是佛，或者仅可以说是释迦菩萨的生日。后来出家、修行、降魔，直到腊月初八日的今天，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这个世界才有佛出生，冥冥长夜中的宇宙人生才有了光明。所以应以今天为佛出世的纪念日，这才是值得与大众共同庆祝欢迎的！

现今我国正在国民革命的重要阶段上，我且将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的意义来作比例的说明：释迦佛出世度人有八种相：一、降生，即从兜率降印度净饭王宫，吉祥住胎而出生为太子。二、出家，即观人及众生求生活及老病死的痛苦，悟知世间一切皆是苦，遂生厌离心而出家。三、修苦行，出家后先遍参各婆罗门，知其道非究竟，遂入雪山，日食一麦一麻，六年勤修苦行。四、降魔，所谓「魔」者，就是扰害世间人类及一切众生的东西，如现在世界侵掠的强寇，也就是魔王；要想立教利人，非先降伏除去此种害人的东西不可。五、成等正觉，即是成佛，一切烦恼魔断尽，一切妙善功德圆满，即得无上正等正觉。六、转法轮，即将自觉之法宣说出来以觉他。七、度众生，以种种方便救度一切有缘众生，令皆离苦得乐，同成正觉。八、般涅槃，即一切自利利他功德的圆满常住。

此八相之中，最重要的即在降魔、成佛、转法轮、度众生。由降伏天魔及一切烦恼根本的无明魔，始得成佛，世间始有佛宝；由佛说法转法轮，世间始有法宝，由度众生使成比丘、阿罗汉、菩萨，世间始有僧宝。由此三宝的建立，世间始有佛教；有了佛教，世间才常有照耀宇宙的光明。故降魔立教，为成佛救世最重要的阶段，尤其降魔这一步工夫更要紧。所谓降魔者，即是将一切不好的扰乱的障碍的黑暗的东西消灭，犹如革命须先破坏掉一切

恶制度、习惯的恶势力一般；由此、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的意义，是很相符合的。革命本是为的建设，但先要从破坏入手。因为中国从前的政权，或是把持于传统的专制，或者操纵于割据的军阀，不能适合需要，集中力量，发挥其御寇保民的功效。但此种障碍的破除，其对象也有缓急轻重的不同；帝国主义对我国一切不平等的束缚压迫，到近年来可说已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最紧急的关头，这正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发愿说：「若不成佛，誓不起座」；就引起天魔王的恐慌与嫉妒，现种种魔力来扰乱侵害一般。此魔、即以一切烦恼根本的无明黑暗为其生命，若不降伏此魔，就不能成佛，而反永为魔力所支配。现在中国也正处在此种情境中，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

但二千五百年前的释迦世尊，已于今天得到降魔立教的成功，所以人间有佛教流传到今，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在热烈的庆祝释迦世尊成佛。这正是我们「抗战建国」中的一个好模范，也是我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一个好预兆。我们大家应竭诚的庆祝释迦成佛，以欢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早临！

卷038

占海南岛之威胁与对佛教国之诱略

——二十八年二月作——

日本十九个月以来发动对华战争，固在实行田中奏折第一步之吞并中国，而最近之侵占海南岛，则对于吞并中国之作用，不如关于进行其独霸东亚征服世界之第二三步为大；尤其即为实行其独霸东亚之开端，其直接威胁菲律宾、香港、新加坡、越南及东印度者可无论也！使循其开端之轨辙而进展无阻，则英、美、法、荷在东亚之势力将被一扫而空，以完成其独霸东亚之企图矣！故英于新加坡，法于安南，荷于东印度，美于菲律宾，皆岌岌以加强其防御力；而美国且有关岛设防之议，惜乎美之此议已被国会否决停顿；而英、美、法、荷犹未能协合一致以实力击破之也！盖寇占海南岛于独霸东

亚之意义，恰同寇占东四省之于吞并中国；英、美、法、荷及今不速施行压力遏止之，则拖延致误，殆将蹈中国九一八以来之覆辙，陷东亚全局于危迫，殊可为美、英、法、荷之列强耻也！

然倭寇于独霸东亚之进行犹不止此，更有其广大力量之工具，则为其「保障及发扬东方文化」之宣传。所谓东方文化中心尤占重要者，则为佛教。其危言耸听，甘词诱惑暹罗、缅甸、安南、锡兰、印度诸信仰佛教民族者，已在暹罗发生影响；印度则固有中国佛徒谭云山、岫庐、法周等在国际大学，及太戈尔先生、甘地先生等之了解中国，幸能斥除倭诱，予中国以正义同情之援助。然我国内及国外华侨之言论界、著作界等文字宣播，犹每每无意识的对于佛教非理诬谤，不加尊重；或军、政、学界等亦时不免演出摧残佛教之事实，以刺伤国内信佛民众及国外佛教国民之心意，贻倭寇以对佛教国宣传之口实。而我国内之佛徒，亦不能搜集倭寇在我国所演种种毁损寺院，杀辱僧尼等违背佛教行动，向全世界佛教国民呼吁；并将中国信奉佛教阐扬佛理之实情，及倭寇口佛教而实为佛教之叛逆，尽量予以针对之宣传，使东亚各佛教国民不受其诱略，转而予我之抗战以同情正义援助，则不惟为造成我国抗战胜利之一要著，亦防止并击溃倭寇独霸东亚之利器也。我全国上下人士，及全国缁素佛徒，其注意哉！

卷039

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

——二十八年八月在昆明作——

中国此次抵抗暴寇之侵掠，因为自求民族之生存独立，而亦为护持国际之公理，人类之正义。由此、并世各国家民族之或政府、或社会、或个人，颇多寄与同情，而表示为种种拔刀相助之侠义行为者。然能整个民族意志发生为热情侠气之援助者，则为印度民族。如去年由印度国民党之派来医药救护团，今又由领袖尼赫鲁先生之亲临我抗战首都者是。因此以激增人类间仁爱之热情，民族间平等互助，急难相救之善意，俾为正义而奋斗者愈加其理

直气壮之精神，实无限量！此吾全国上下所由一致欢迎尼赫鲁先生者。而太虚以中国佛教之立场，更申述二种希望：

一、中印两民族各曾产生高尚之文化，其文化实为世界人类道德之宗，尤其释迦牟尼之无上法宝，承印度龙猛、无著之后，传入中国，蔚为隋唐时代光明灿烂之佛化。入宋、明，由儒家吸采为理学，渐由变质而沦替；而印度久以形质毁亡，其精神亦游离潜存于全民族中，无所附丽凝集，而未大发扬开展。故今为握得中印两民族精神上融合之枢纽，复兴东方文化以重建世界道德之宗，当合中印文化界领袖之力量，从中国隋唐佛化回溯印度龙猛、无著之学，使释迦之无上大乘得复昌于世，此希望于尼赫鲁先生者一。

二、日本之形器政制，大都传自中国，而精神文化则间接由中国得自印度传来之佛教为多；其圣德太子当中国隋炀帝时，弘传佛教，日人咸信为中国南岳慧思大师之后身，实为奠定日本千三百年相承之国基者。隋、唐间派遣往来，亦祇高僧而少儒臣，至宋明后始略有宋明理学之传入。观空海所造和字，形状仿自华文，而神韵摹自梵音者，可知日本乃为中国赋以形，印度传以神，始脱其野蛮，得成为一文明民族。然甲午一战而胜后，其一部分操纵国权之军阀，发其野蛮本性，染于侵掠时习，窃得近代之科学绪余，立定征服中国之恶心，专造独吞东亚之恶业，因是造成近数年来中国被寇之滔天大祸。此其所为，不惟蹂躏荼毒中国全民族，及伤害全世界人类正义公道之情感，亦实将自颠覆其千三百年立国之基本，沦陷日本全民族于野蛮悲惨之境地！而吾中、印两民族以父兄师保之资格，对兹不肖顽劣子弟之日本军阀，诚亦有共同予以严正之教诫，用以自拯而拯彼者，此希望于尼赫鲁先生者二。

太虚以方在昆明准备率领佛教访问团团员，出发缅甸、锡兰、赴印度朝拜我佛之遗迹，未获躬趋迎候，因掬诚略摅所怀，而冀为不久获承教言于释迦牟尼佛国之左券焉。

卷040

七七纪念的两个特点

——二十八年七月在云南省党部纪念大会讲——

一、七七纪念的革命价值：孙先生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本其救民族救人类的仁爱心而发。其程序上尤以建成现代的进步的民主国家为基点，此同以救民水火的用心，亦即「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大乘佛教精神。不本慈悲，则易流残忍侵害；但若无勇智的方便，亦不克通行。方便万端，因时制宜，在建成民国的进程上，遇到发动侵略战争来为迫害，当然要从抗战胜利中去求建国的成功。此前年芦沟桥开始抗倭战的今日，所以有重大纪念的价值。而最近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原则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即为此慈悲方便的适当表现。盖我们因内求民族的生存独立，外伸人类的正义公道，为此自卫之抵抗。今已阅年二周，敌则愈战愈怯，我则愈战愈强，实已得到必胜的把握，故不可不再接再励，从建国的修途迈进，以求国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亦即慈悲方便行的充分实现。

二、七七纪念的宗教意义：我国近年来各种纪念日，有纯粹宗教意义贯注其中的，莫过这个七七纪念日。例如禁屠素食，旨虽在节约消费，哀悼伤亡；但无形培养了扩充了仁爱慈悲心不少，亦减除了杀机戾气，增加了福德祥和不少。凡此仁心福业，实为「抗胜」、「建成」的无上精神力量，而尤与佛教徒平日所讲所行者契合无间。又如通知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寺堂，都在这一天举行忏悔祈祷追荐法会，此则纯用宗教的仪式及精神，来充实庄严这个纪念日了。悔除已往的过错，超荐死难的军民，祈求将临的胜利，祷慰伤乱的安定，使神人共得精神上的愉快，乃令这个纪念日更加严肃而崇敬了。仁慈和肃敬是宗教的两大元素，都在这个纪念日表现出来。若人人把此七七纪念精神持久扩大起来，则建民国、进大同的基石，即奠定于今天！

卷041

服务国家宣扬佛教

——二十八年八月在云南僧众救护队讲——

今天到救护队来对各队员谈话，简单的说，有两点意思要告诉你们：就是第一希望你们要从国民的立场上来服务国家；第二希望你们要从佛教徒的立场上去宣扬佛教。为甚么呢？因为佛教徒也是国民的一份子，所以要服务国家；而佛教徒又有其自身的责任，所以要宣扬佛教。更实在的说，我们现在来训练组织成立云南省僧众救护队的初意，就是为的要使佛教徒能实际地从国民立场上去服务国家；同时、即是由佛教徒中主要份子的比丘僧众来负起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的责任。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教道德精神，及勇猛无畏的服务精神，是要我们比丘僧去担任表现和发挥光大的。如果我们佛教徒不去宣扬佛教的救世精神，即有失僧伽的资格和佛教的立场。

因为基于上述的立场和意义，我初提倡办僧众救护队的时候，就主张：一、在服装形式上，采取僧人所常著的僧短衣，使能摆脱通常的军队形式，而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之组织；二、在训练方法上，除教以普通应有的基本救护技能操法及纪律之外，更要严格的遵守佛教戒律，以佛教道德为内在的精神。因为能内守佛教戒律，充实严净道德，去从事于救护工作，必能博取舆论之赞美，社会的同情；这样就是达到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之目的了。现在佛教之所以被社会人群蔑视，说僧伽是分利份子，就是因为僧伽不能代表佛教救世的精神道德，去作有益于人群社会及服务国家的有利事业。而现在我们云南省僧众救护队的成立，就是为的要使佛教徒能够在佛教的立场上，来舍己利人，去服务于人群、社会和国家；使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教精神道德，能在事实上表现和发挥出来。反过来说，能够如此，即是佛教徒显扬了佛教，昌明了佛教。所以现在各队员的责任，就是要站在佛教的立场，本著僧伽的职责来充分地表扬佛教道德，发挥救世精神。

我最初主张僧众救护队的服装不取普通军服形式者，其用意就在欲使人易见佛教僧伽大悲救世和服务国家的精神。因为、果真著起僧短衣以救护于

难区灾地之上，就是活泼泼地表现了佛教的无畏救世，僧伽的勇猛服务了。像这样做下去，则其结果一定是较之于用电影文字等等的宣传更多效力的；因为、这是一幕活的事实表现啊！现在虽然服装比上海僧侣救护队愈加不同僧服的样式，不能如我最初的理想计划做到，但仍希望各队员能在工作中去求补救！这项责任、应当负在实际负领导工作的副队长等的身上。就是、希望副队长和各分队长对于队员的教导和管理，要格外严格、周到，要使各队员于受到普通救护队应受的训练之外，更教其明了佛教的道德精神，和遵守佛教戒律，也就是要求能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克苦勇猛无畏的精神去作救护工作，使能超过其它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扬佛教。更进一层说，僧众救护队能够以这样的勤苦精神去到灾地难区救护被难军民，也就是完成了佛教的救世责任，达到了利人的目的；而这也就是我所希望于各队员的要点了。

此外、对于各队员要说的话，是使大家略知佛法的大概要义。佛教全部教法，可以三增上学来概括尽净，即是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广义的说起来，又和普通的三育相通，如戒学的作用，即是世间的道德行为等。约略的分开来说，便是：一、戒学，佛教中说作持和止持是戒学总义，而此二者表现在普通的道德行动上就是德育。因德育的作用亦是教人当止则止，当行则行故。二、定学，佛教中的定学，如禅宗的习定，是包括动的跑香和静的坐香两方面的。又禅宗初祖达摩大师传下的拳术，至今演成各种拳术派别，使体弱之人亦得因习武强身以为习定之资助，尤其便利于一般人之锻炼体格等，即是定学通于体育的事实。三、慧学，浅近的说，如像现在发给各队员看的海潮音，就是专门研究慧学的一种杂志书籍。广义的说，则从读书及听讲并其它各方面得来的知识，都是闻慧，亦即是智育；若将所得各种知识加以思考，使成有系统的学问思想，再使之行于实际行动事业上，便是佛教的思、修所成慧。各队员现在闻到佛法大义，再依之思维修习，以发出慈悲无畏、舍己利人的精神，使之表扬在救护工作的行动上，这就是慧学的真实表现，而又远非智育之所能及了。因智育之目的只限智识的教学，而慧增上学是教学又兼实行故。

末了、还有一点希望：现在来此听讲的各队员，都是青年佛子，都是将来的佛教主持者，都应负起宣扬佛教、住持佛教的责任。现在住持佛教的如我辈老年人已渐渐衰朽下去了！因此、即希望各队员能在这训练和实际救护中，能遵守佛戒与纪律，改革一切坏的习惯，锻炼成为良好的佛教徒。

（大慧记）（见海刊二十卷九期）

（附注）原题「云南省僧众救护队训辞」，今改题。

卷042

佛教与反侵略的意义

——二十八年十月在反侵略中国分会茶话会讲——

今天承反侵略中国分会邵会长邀请，得到和诸位相叙的机会，很觉荣幸！又承邵先生和陈先生种种过分的称誉，太虚很不敢当！刚才邵先生对佛教宗旨与反侵略意义相符这一点，有扼要的阐明；陈铭枢先生又特别对佛教南洋访问团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见对于访问团有很深的关切，太虚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愿意把这些可贵的意见接受过来，作为访问团的指针。这次访问团的组成，大部份是靠了政府和社会上许多先生们的提倡赞助，太虚只徒负名义，并没有出过多大力量。访问团这次的出国，如果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佛教方面有什么贡献，都是诸位先生提倡赞助的功德，太虚决不敢居功。这一点、也应该乘此机会对热心赞助的诸位先生表示谢意。

佛教南洋访问团，在这个国难很严重而国际情势这么变幻复杂的期间，还能够成行，自然是多蒙各方人士的倡导，也还靠了佛教方面多年来对内对外都有一点广义的关系。譬如刚才陈先生所提到的，要通过佛教侨胞与各地佛教人士或团体发生关系；这种工作，这几年已经行得有相当头绪。就缅甸来说，远在七八年前，我有一位学生叫慈航，到南洋各地游历，最近在缅甸的仰光住下去。因为他是福建人，华侨中又是福建人多，所以他在那里很和当地的佛教人士要好，曾发起组织了一个仰光中国佛学会，作为我们中国佛

学会海外的一个分会。自己建的房子，规模相当大。这个团体到现在已成立了五六年，和当地的佛教团体也有很好的联络。慈航已于三年前回国，因为他熟悉那面的情形，所以这回我们特约他参加来到团里，而缅甸的中国佛学会已表示欢迎访问团前去，并说愿意尽力和当地佛教人士接洽一切。

锡兰是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一切问题的核心。因此、我们也注意到和锡兰方面佛教的联络。前几年、锡兰曾有一位高僧叫那拉达来华访问，我们曾尽力招待他。在民国廿三年，我们在上海组织过一个锡兰留学团，派了五个青年和尚到锡兰研究牠的佛教，作为沟通中国和锡兰佛教两个统系的一种准备。后来有两位去了印度，入国际大学研究梵文，有二位也回国来；还剩一位在那边继续做研究工作。回国的两位中有一位叫惟幻，英法文都学得相当好，这次也约他一起去。

印度最近的过去，可以说没有佛教。因为严格说来，印度的佛教是佛教与印度教的混合。近年来，因为锡兰佛教人士在印度提倡佛学，所以印度的佛教也渐渐又萌芽起来了。我国佛教人士，也在那边建了一所「中华寺」，是由德玉法师提倡起来的。印度国际大学的谭云山先生对佛教很热心，他和印度各方面人士也认识得不少。关于印度方面可以由他接洽，锡兰方面也派有人在国际大学研究，所以也可在那面接洽。我决定到缅甸以后，就约他一起到印度各地。

暹罗方面，也是有神宗（？）的组织，牠的领袖土名叫神王（？），是神宗之王的意思。两年前，曾送了一套新印度的「影印宋版藏经」给他，他也曾回信道谢。我们也像对锡兰那样派过五个人去那边留学，做沟通两国佛教体系的工作。现在还有一位在那里继续工作。几年来，他在那面组织成一中国佛学社，和本地的佛教人士联络。此次、我们决定到缅甸后，就约他加入我们的团里，作我们在暹罗方面的向导。我们已请他先和当地佛教团体和人士接洽，据回信说：接洽的结果很满意。

以上是关于佛教南洋访问团各种情形的报告。至于本团这次的出国，除了纯属佛教方面的联络外，对于陈先生刚才的几点指示，在适宜的场合中，

当然要尽可能的去谋实现。关于日本在缅甸、暹罗方面对我国所作的反宣传，的确相当厉害。不过我们这次出去，拿事实来证明这些宣传是出于日人的恶意，自然能消除他们的误会，引起他们对我抗战的同情心。

其次、邵先生刚才说到的佛教宗旨和反侵略运动的意义相符，是很对的。佛教的要旨，可说就是我们口头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八个字，这八个字。把佛教的全体大用都说了出来。原来佛教的本体就是一种慈悲性。「慈」、就是务使所有人类以至众生都能够享受和平安乐，「悲」、就是拯救因互相侵扰而失掉了和平安乐所起的一切烦恼忧愁忧患。但是光有慈悲性恐怕反而变成纵恶，致善良反被残暴所欺压，所以要以「方便」做个门才行得通。所谓「方便」，包含著「智慧」和「勇力」两个成分。智慧又分静定和活泼的两种。静定的智慧又可以说是真实的智慧，就是行而明察，对于一切事理，都能够察知其本来面目，一切迷惑、错误、罪恶、烦恼，都能够驾驭、征服。活泼的智慧又可以说是巧妙的智慧，对于一切事物，都能够权宜应付得很巧妙，很恰当。「勇」、是一种难舍能舍的牺牲，难守能守的持守，难忍能忍的坚忍，难行能行的勤勇精进；也就是一种大无畏大威力的大勇。具备著这种智勇的方便力，对于佛教的慈悲本旨，才可以实行得通。所谓「方便为门」，就是这个意思。

由上面说的佛教的意义看来，可说和反侵略会的宗旨是很符顺的。我知道反侵略的英法文，原来是维持促进和平的意思。和平是人类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无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溃败甚至消灭。但是人类中常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以致和平被破坏，人类幸福被剥夺。在这个时候，要靠爱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对侵略的行为，使侵略者知难而退，然后世界和平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幸福才能够增进。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完全相符的，也是与我们目前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战的精神完全相符。

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或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换句说话，就是「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举个简单的例来说，战国时代的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侵略维持和平。可是他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他

有力量去阻止人家的进攻，他能够「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输子攻宋国，就是他设法打破了公输子的种种计策，使公输子放弃了攻宋国的念头。再就佛教方面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寺里面的佛像，寺门外两旁列著武装的金刚，前殿两旁有武装的四大天王，更后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装的韦陀，这都是表示一种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时、前殿有向外坐的欢喜相的弥勒佛，后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释迦佛，表出佛教设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类，攻去他的暴恶心，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攻。

反侵略运动就是要集合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制止一切侵略的暴行，使侵略者不能不在伟大无比的和平力量之前气馁、反省、安静下来。同时、积极方面，大家来尊重国联盟约，缩减军备，维持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要光大发扬东方的和平道德的文化，以达到孙总理所主张的世界大同。这是反侵略会的伟大的使命。

太虚今天很惭愧，没有什么贡献，因听了邵、陈两位先生指示的话，故除了报告一下关于这次佛教访问团出发的种种外，略为把佛教和反侵略运动意旨相符的地方说出来请教，还请诸位先生指正。

（余惠霖记）（见海刊二十一卷一期）

（附注）原题「在反侵略中国分会茶话会席上讲词」，今改题。

卷043

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

——二十九年三月在科仑坡播音台广播——

今日承锡兰政府电台邀来广播。我以为科仑坡是东方的日内瓦，东方各民族的文化，可以佛教为联络线，而锡兰最适宜刱立佛教的和平国际联盟，专以弭兵息战实现和平为目的。要改造争杀的人间为和平的世界，现今的国际民族应打破两大迷梦，发生两大觉悟：

第一、应把欲恃优胜武器以侵略征服其他国家民族的迷梦打破。因为、有箭则有盾，有空袭则有防空，武器或武力，只在抵御强暴，反抗侵略，才有意义，才发生功效。若冀借以征服其他的国家民族，则必遭相抗之武力，把毕精竭力所造成的武器，抵消至等于零！此可将墨子演习防御使公输子攻击完全失效的故事，及中国现在抵抗日本使侵略无法进行的事实来作证明。这种很明白的事理，难道能造成优胜武器的聪明民族，还不能把欲恃优胜武器征服人的迷梦打破吗？这个迷梦打破了，即可把竭力制造杀人武器的科学智能，转过来制造有益人类生活的需用品，并作提高人格的修养，增进人群福慧的研究，由道德的感化成国际的治平，乃发生「武力只能防御，惟文化乃相悦服」的觉悟，到侵略的武器废除后，即防御的武器也不须用；真正的人类和平遂完全实现。

第二、应把欲从杀害侵略其他民族国家以利益自己民族的迷梦打破。因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生长、繁荣，都成立于其他的众多关系上；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都依倚著、或根据著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存在。侵略其他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无异是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斩塞了！例如一家商店，东邻作工，西舍种田，既可依他家农产品、工制品以得自家日常生活所需，亦可藉自家商业使他家工农在出所有以交易所无，各获相依相生、共存共荣的生活。一旦商家欲把东邻的工、西邻的农侵害，则相抵相抗，甚至同归坏灭！纵获独存，亦失去其生活所需。这样很明显的事理，难道能侵害他人的聪明国民，还不能把「害他只成他自俱害，唯利他能成自他两利」的觉悟吗？消极的不害他，积极的能利他，人类的和平，乃能确立永存。

锡兰最有宣传这种和平真理的资格，这是我对锡兰人的临别赠言。并借此以致一月来备承招待的谢意！

（苇舫记）（出佛教访问团日记）

（附注）本文即海刊「国际和平问题二讲」之一。

卷044

应罗斯福总统邀请之和平建议

——二十九年三月——

罗斯福总统阁下：六七年来阁下在泛太平洋会议等，屡发关于维持或创造国际和平之言论，余响应赞同者亦已多次；尤于最近一二年，阁下益努力国际和平运动，余亦觉现在唯阁下有运用其地位声望与权力，以维持或创造国际和平之可能。然国际和平早经破裂，已无维持之可言，有之、则唯如何创造国际和平耳。前两日，阁下曾邀请各宗教领袖向白宫作和平建议，现值苏芬战争已停止，余特以国际事变调整与人类心理改造之纲领进。国际和平需要阁下创造，而阁下亦应不失此可以创造国际和平之机会，以成其贡献世界人类之不朽功业也！

现在的国际事变可分二起以调整：一、意、德发动者；二、日本发动者。其一、应谴责英、法未能采行前威尔逊总统国际联盟十四条的少分，并制成不自然的捷克、波兰等国家，苛待德国，蔑视意国，致意、德由不平而产生慕沙里尼主义与希脱勒主义。其后、又一再养痈贻患，不早救济，遂成最近误人自误之苦况。同时、亦谴责意国之侵占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国之越出「日耳曼民族」范围，不以收回苏台德区、波兰走廊而自止。将两方主战之理由取消，重提出威氏民族自决之原则，改善国际联盟之组织，尊重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之自由光荣。同时、亦要求尊重其他民族国家之自由光荣，另造成合于自然情势之捷克、波兰等国家，则英、法、德、意之战争可息。其二、应谴责日本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于中国无餍足之侵掠，和无理性之残暴。并谴责英国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早与美国联合裁制。今应由美国根据九国公约，领导签约国对日本共同实行制裁，务令日军退出中国，使中国回复九一八以前之完整。同时、原谅日本皇族与人民多系厌战、反战之份子，要中国仍本和平原旨，对于日本不取复仇行动，除朝鲜、台湾应由人民自决之外，保持日本帝国原有之尊荣，则中日之战争可息。

经过上述国际事变的调整，加以扩充增强了国际联盟之组织，则世界和平自可成立。然此仍不过暂时救济而非根本治疗，如欲从根本上永远确立世

界人类之和平幸福，则非将现代人类之心理完全改造不为功。关于人类心理的分析及修改之方法，古今各宗教哲学家虽不无致力于此者，然精确详密莫逾于释迦佛陀及龙猛、无著等菩萨的论证。兹式举其纲领以言之：

改造人类的心理，消极方面在去除慢、贪、瞋、痴，积极方面在实行慈、悲、喜、舍，把向来仅视为佛教徒个人修养的，要根据大乘佛法普救世界众生的宏愿，扩充为国民心理的训练。

慢、是现在国家民族间失掉和平的最重要因素，有些国家或民族，往往以为我的国家民族是高出于一切的，其他的国家或民族都是应该受我支配或变更的，许多凌侮和屈辱，便由此发生。其次、要说到贪了，为贪求土地矿产或工制原料、销售商场，以引起侵夺的战争，更是常见的事。由贪、慢发动了侵夺战，当然引起对方的瞋怒抗争。慢、贪者被抵抗到不能达其目的，结果遂造成瞋恨相持著，令怨毒固结到数十年而不能解。这都是由不明了宇宙人生的实事真理是众缘所成空无自性的，所以痴心妄想著要从害他以图利自，结果令自他都陷恐慌中，所以害他只成为自他俱害！若得「无痴」的明解，消极的必应以不害他为原则，个人间如此，民族和国家间也应如此。

慈、即平常所知道的博爱、仁爱，但唯有佛的慈爱已扩大到全生物界，要向全生物界都得一样的永久的安乐。其他各宗教和一切圣贤豪杰，都各限相当的程度，尚须追随佛慈以向上精进，悲怜悯恤一切贫弱愚困到不能自知不能呼救的苦厄灾难，不论怎样顽劣终不离弃或伤害他，这正是佛由无痴的明解，能把慈爱扩张到极度的特殊功德。随喜他人获得任何光荣利益或成功，这是没有嫉妒的表现。舍去自己任何荣誉权利才德的骄傲，乃真能与任何人平等一体，而消化尽种种的界限阶级。所以慈、悲、喜、舍，一方面克除了瞋慢，一方面实行了无贪的惠施和无痴的明智，知道利自必由利他，能利他必得自他俱利。积极的以「利他」为原则，实行利他，方是真能使个人、国民、世界人类、宇宙众生进步的正当途径。在今日的国家民族间，已充分表现著由慢、贪、瞋、痴所造成矛盾冲突争斗的苦恼忧闷，我相信佛心的慈悲智慧，也是人心所同有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愿与真正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大声疾呼的把人心中眠伏著的慈、悲、喜、舍佛心，唤醒起来！实

行起来！扩展为做人立国的大道，则争杀愁苦的人间，不难改造为和爱欢乐的人间了。

如荷电复，请由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转交。

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廿九、三、十五。

（见觉音十三期）

（附注）原题「国际事变调整与人类心理改造」，今改从子题。

卷045

佛教与国际反侵略

佛教的版图，比古来已少得多了！印度虽为佛教发源地，而且曾盛行过一千多载，但近千余年来，由衰落而灭亡，仅存混合在婆罗门重化的印度教，纯粹佛教只有孟加拉省毗连缅甸的一角。而所余古佛迹残存遗址，近年虽渐有锡、缅、华、藏僧所建的佛寺，略具重兴趋势，犹说不上是佛教徒的国家。唯印度教徒以佛教为印度之一部份，对于佛教已不歧视，印度教徒占印度人数五分之四，由此、我们中国的佛教，也可由印度教而联合印度五分之四的人民了。此外如阿富汗、马来亚、英荷属东印度以及我国的新疆等，以前都是佛教的区域，但现今此各地的土著早改奉回教了；惟马来亚数百万的华侨，信佛居十之五六，所以近来已有僧尼大小寺庵五六百所。加以锡兰、缅甸、暹罗人在马来亚之佛教，其势亦几与土人的回教相埒，但仍不能算为佛教区。所以真正可列为佛教区的，则有中国及所属蒙、藏与日本、朝鲜、安南、尼泊尔、暹罗、缅甸、锡兰，尤以锡兰、缅甸、暹罗为纯粹且普遍的佛教国家。

佛教访问团这次出去访问的，便是缅甸、锡兰、暹罗和印度，但经过马来亚和越南，也顺便访问了一番。日本的日莲宗，训练了数十个僧徒，穿著南方佛教——缅、暹、锡——的「货布僧严」，能说英语、或缅甸语、锡兰语、印度语、暹罗语，散布仰光、加尔各答、哥伦布等处；七七以来，作「

中国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并且中国是不消三月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传。起初，缅、锡、暹都有一部分佛教徒受他麻醉，但印度人在太戈尔、尼赫鲁等领导下，开头就认清日本的暴行，提倡抵制日货，捐助中国以医药等而同情中国了。缅、锡亦因中国的英勇抗战而认识日本征服中国的不可能了。

佛教访问团访问到的，为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越南，而暹罗亦曾有团员访及。所到各处，都将日本诬中国已无佛教的恶宣传粉碎了。并且以本团能出为国际宣传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佛教，近年有更加发达兴盛的趋势。又为缅、印、锡诸佛教领袖反复讲明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缅、锡、暹等基本相同，并有缅、锡、暹佛教所没有的大乘部分，引起其对于中国佛教研究的兴趣及非常的好感。由此连类而及，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为国家民族自主独立而抵抗侵略，乃南洋各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国的抗战，不啻是为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要求而抗战，设非中国抗战胜利，则各佛徒民族皆将受日本侵略而无独立自主之日！所以中国胜利即无异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胜利，因此、唤起了佛教国际共同的反侵略热情，无不希望中国的早获胜利。缅、印、锡、越等，咸以未能有何帮助中国的实力为憾事，争以言论鼓吹及精神祈祷，以求中国抵抗侵略的速获成功。

暹罗对于华、缅的表面动作，及一年来外间种种排斥中国的误传，其实暹罗畏惧日本而不得不示与亲近，因之、取缔华侨在暹罗国内抗日行动，盖皆出于不得已之趋势。其为统制贸易商业及使暹罗华侨变成暹罗国国民，以自增强其国势，乃为对于种种取缔之主因。据佛教访问团团员访其佛教僧王与外交部宣传部长等之所知，因皆力辩暹罗绝不排华，并希望由同一信仰佛教而解除中暹误会，增进中暹感情，冀中国胜利而使无所恐怖于日本的野蛮侵略。同时、中国复尊重暹罗自主独立，则暹罗固将立刻成为中国之好友也。由此、可知暹罗亦与各佛教民族同站在一个反侵略阵线上。

中国——包括蒙、藏及南洋华侨——、朝鲜、越南、缅甸、锡兰、暹罗、印度等佛教国际——只除日本——，已由佛教访问团集结在一致同情中国抵抗暴日侵略反侵略阵线上，因此、佛教国际遂成了国际反侵略中广大坚强的一环。

（见反侵略三十四期）

卷046

欢迎缅甸记者团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仰光及缅甸各地新闻记者诸君！诸君拟来吾国访问之消息，还在吾率佛教访问团犹未返国之前。在我抗战已将三年半，最后胜利愈近实现的今日，惠然莅止我抗战司令台的陪都，吾人在热烈欢迎中，实不胜其感奋！诸君对于我全国各界团结一致，再接再厉、愈久愈强的抗战情状，与在抗战中同时艰苦建设现代国家之努力进行，当已在吾陪都群众接触中，洞然明察。而我欲为诸君更端以陈者：诸君生长于信仰佛教之环境中，去年我国佛教访问团到贵国时，备承各地新闻纸宣扬，并关怀我国之佛教；于我佛教访问团返国后，陪都佛教之近况，应有须向诸君一言者。当五六月间，我佛教访问团返抵陪都时，正敌机轰炸日益疯狂之际，我中国佛教会会址所在地之长安寺，为数百年之巍峨庄严佛刹，今早与邻近之罗汉寺俱化成一片瓦砾场。当时、我偕团员苇舫等，身历长安寺等二次之被轰毁，遂不得不于次日以访问所携归法物者运居北碚缙云山。今诸君临吊我被炸四次全部毁灭之中国佛学会会址长安寺，其感慨当为何如耶？但正在敌机狂炸陪都中，我佛教徒以舍身救世之大乘愿行所组成之救护队，屹立于南岸狮子山，而出没于大小江南北之敌机狂炸下扶伤拯死，在陪都博得最勇敢之称誉。佛教访问团员有赴滇边者，有留香港、马来亚工作者。我率苇舫等回至陪都，中央宣传部、社会部、海外部、外交部、国民外交协会、反侵略中国分会等数十团体开会欢迎，本有就陪都以所携归法物开一展览会之计划，然以敌机狂炸，不克实现。今在

缙云山辟室陈列，我亦静居山中，诸君能惠临游览，不胜欢迎！

廿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047

反侵略要有坚强力量

——三十年一月作——

从民国二十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侵略以来，引起侵略国各种侵略行动，到去年可算已达到了侵略的最高潮；一如今年，转为侵略热燄的逐渐低降。我想：中国被侵略十整年的「九一八」纪念前，当可普遍解除了各个侵略的武装，庆祝反侵略的大成功。但反侵略的成功，不是容易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力量。看那些抵抗意志不强的国家，自阿比西尼亚以至法兰西，不已累累的灭亡了吗？

中国全国民众在贤明的领袖统率指挥下，以坚强而不屈不挠的力量，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由最先的被侵略国将成为最成功的反侵略国了。继中国而起的，则为由法国之亡而大大觉悟的英国，表现了坚强的抵抗力量；数月来，美国从援助中、英而吐出反侵略的万丈光芒，尤足为今年转入反侵略阶段的决定因素，渐渐形成中、英、美大联合的反侵略坚强力量。

反侵略的坚强力量，就是菩萨的慈悲与金刚的勇猛，在今日世界人类实践实行中的表现。

卷048

出钱劳军与布施

——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电台广播——

大乘菩萨行，无论为兼利的大度，或利他的四摄，莫不首在布施。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众人有种种厄难，能解救之而使离怖畏，是名

无畏施；发扬真理，宣传正义，使他人破迷成觉，除恶行善，是名法施；而财施的财，又别钱物等动产和不动产的外财，各人自身皮骨生命的内财，妻子亲属等的内外财，以之布施，均名财施。

然布施又贵适当时的需要，则少施亦能成多功德，施非适当，便等于浪费而唐功寡效。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逐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

后方流汗的生产群，绞脑汁的文化群，也各尽其外财施与法施的努力，然在前线流血汗、冒烽火的军队，则更能施内财的身命，以行大无畏施：其遣子弟从军及应征出征的家属，亦已励行内外财施，故我后方的群众，尤应以外财施及法施慰劳之。此次出钱劳军的竞赛，虽著重在有钱出钱者的大有钱，能大量出钱以实践有钱出钱的原则；而在家佛徒中，亦正多大官、巨绅、富商、贵女，可视为菩萨获行布施的最良机会，尽量的大修布施功德，从竞赛中为一般的有钱人倡导。

唯是有钱的佛教徒，大抵已分属党政、金融、工商、侨胞、妇女等总的动员单位，所余佛教寺庵僧尼，则向唯清贫苦修是重，故不能以佛教为一竞赛单位；但慰劳抗战军人及家属，确为全国任何一界，任何个人所无不热心。凡我贫苦的寺庵僧尼，亦应各人从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供献，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

卷049

抗战四年来之佛教

——三十年七月作——

前言

自芦沟桥七七抗战军兴，忽焉将满四年，其实则日本开始侵略甲午之年，而中国亦同肇端其抵抗，迄今已阅五十年矣。虽甲午之后，中国屡经屈辱，然就整个中国民族以言，固无时不在图强御侮之准备中。待临抗战前夕，国防之准备仍未充足，而民气已被逼至忍无可忍，遂演成整个民族之搏斗。此四年间、寇方则残暴之施展，奸伪之制演，征服之不能，求和之不得。我方则都邑之沦陷，民物之毁损，团集之愈坚，抗战之愈烈。尤其二年来，因日本首先侵略所引生之欧战，灭亡已十余国，而中国仍屹然独抗三轴心之一，力战不屈，其可歌可泣之事迹，诚有更仆所难数者。兹专就佛教论之：

佛教入中国垂二千载，久已为构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一要素，风俗文艺以至理性心习，无一不贯持融彻；而代表佛教之寺僧，亦于都市乡村靡不周布。然中国以清季道、咸来之内昏外昧，后强邻数十年而惊起，致遭甲午前后重重之屈辱。而先觉孙先生等率民众志士为革兴之运动，已将六十年。而观佛教寺僧之觉醒，其落后者至少又二十年，迨光绪末年之设僧教育会，始稍稍有所发动。乃国家以内梗顽奸，外受列强牵掣，致国民革命逮今未克完成；而佛教寺僧之内阻顽腐、外膺各界摧毁，迄兹未能追上一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行动，于佛教岗位上配合之而大有贡献于抗建，亦为当然之趋势。然少数佛教前进分子之所为，不无可言者，试略述焉。

过去四年之检讨

当佛教寺僧获训练总监部淮免壮丁训练，而别受看护、救护、防护等训练，江浙等省，在市县佛教会或佛学院等之策动下，已有青年僧众救护队等之组训；而上海之僧侣救护队，则已成立于二十五年，早于八一三沪战开始，即受全国前进佛徒及上海慈善联合会等之支持，以勤奋英发之大无畏雄姿，出现东战场之伤兵救护，博得中外报章之腾誉。迨沪、京沦陷，该队于损散之余，颠沛流离，展转以至汉口，因失去上海慈善界之后援，遂致夭折。在其同时，则有镇江超岸佛学院、竹林佛学院、焦山佛学院、淮阴觉津学院等学僧，参加医院看护伤兵慰劳等工作，亦表现相当成绩。继之而起者，则有南京栖霞寺、泰州光孝寺之收容难民，达十数万人。汉藏教理院与四川省佛会等救护训练，及汉口佛教正信会救护队，广州佛教金卍字救护队等之实

施救护工作，迨粤、汉沦陷而解散。然汉口之救护队僧众，仍转至西安，更成西北僧众救护队而继续工作。昆明与甯波等僧众救护队之训练，或崛起一时，或持久不衰。而活跃于去年来重庆大轰炸中之救护队工作者，则有狮子山头之僧众救护队，曾上动最高领袖之称许焉。

宣传本为僧徒讲经说法之所长，故南狱僧侣服务队阅时虽短，曾以宣传著称，而觉津、超岸等学僧于宣传慰劳亦彰成效。中国佛学会首随国府迁渝，展开广大的宣传工作。文字宣传，则海潮音以二十年来之佛教月刊权威，四年来集佛教缁素学者抗战救国言论精华之大成，所以坚决国内佛徒之勇气，唤起国际间佛徒之同情者殊巨！上海沦陷前之佛教日报，广州、汉口未沦陷前之金卍字及正信周刊，四年来渝、蓉之佛化新闻，香港之觉音杂志，及近年出现之浙江人间佛教，成都佛化评论，桂林狮子吼月吼，仰光耕荒月刊，陕西觉报双周刊等，亦无不在佛教立场上，发挥配合抗建纲宗的理论。全国佛教缁素及康、藏、青、蒙等喇嘛教徒，在各地为护国息灾祈祷，短期的或长期的发起非一，最有声色者为陪都由各界领袖号召提倡，同时、于各地举行之全国息灾法会。而尤著之表现，则为在党国及各社团领袖暨全国佛教前进缁素策动支持下之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筹组出发以至回返，计时一年有余，经历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暹罗、越南诸国，唤起同情者百千万人，而收获缅人访问团及近有印度佛教访问团来华等等中缅、中印的亲善反应。而派遣宣教留学缅甸、锡兰僧团，及佛教步行国际宣传队等，亦其相随而起之国际宣传。尤以一年来之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对于边民曾展开实际之工作。

四年来之僧尼寺庵被难之惨烈，乃较一般民众有双倍加重者。因较大之寺宇，每为驻军地，致成寇方攻击轰炸之目标，特多毁灭。而对僧尼的财产身命，复遭各界活动分子所歧视轻视，不惟受不到同情援救，除已膺寇祸外，更予以重重的压迫摧剥。寺之被毁战阵中者，以上海留云寺、宝莲寺、龙华寺，常州天宁寺，镇江焦山寺、竹林寺、鹤林寺等；遭寇机轰炸者，如重庆长安寺、罗汉寺等；沦陷后被寇搜抢者，则扬州某尼庵被逼投水者多人；常州清凉寺被发见军帽二，以帽套二僧头，有二僧头尺寸合符而被杀；沙、

宜沦陷后，当阳玉泉寺二三寇兵被游击，遂来大队寇兵把全寺残留老弱僧工廿一人杀尽，其中有八十余岁之老僧，山上逃无一人，至三个月后有僧潜归始发见之。而沦陷各省县之僧人有德者，为免寇伪之利用，大抵潜藏隐避，或转后方川、陕、湘、滇等省及南洋之槟城、仰光等。间有曾被寇伪迫令利用者，亦必多设法逃脱，甘受艰苦，如灵隐却非和尚，与留日回国僧天慧等，要皆志节皎然，绝无如各政党及教育文化绅商工学各界甘作汉奸之被征实者。此述见闻有据之一班，其类之者，固将十百倍于是。由斯可见佛教僧寺无负于国家社会，而各界豪强人物，则每因僧寺颓散愚弱可欺，征用屋宇田地也，派捐债款粮食也，必先较以人民数倍之重量加其上；创行一新政制也，扩设一新学校也，则占寺夺产，毁像逐僧，更认为当然举动。豪强者坐享富贵权利荣誉，而反逃避义务负担；民众中如寺僧者，虽已牺牲加倍，仍受尽诟辱蹂躏而伸诉无地，则国家社会有负于佛教寺僧者实多也！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其固非愚且弱者能同享乎？则佛教寺僧应知今后决非可以愚弱自安，若安愚弱则唯有灭亡耳。而在有抑强扶弱侠义精神之政治当局，亦垂念此愚弱者固为忠良国民，如何扶植之，俾有以自立乎？

抗建中之佛教将来策划

善哉！蒋委员长在抗战中努力建国之言乎！盖非努力建国加强国家之力量，则虽取得抗战最后之胜利，尤难保持最后胜利以完成国民革命。中国民族复兴之途径如此，况中国佛教更落后中国政治者二十年，能不为适合抗战之需要，追上建国之历程，而加紧佛教复兴之建设乎？从过去之检讨而为将来之策划，试针对其缺点而改进之。

其一为僵散：僵不粘合，散不团结，致成难组织而组织等于零之情况。佛教寺院原为僧团制度，在中国则适应宗法而成一寺一庵变相家族，只有家族而无教团。教团萌芽于清末之僧教育会，入民国为中华佛教总会及中国佛教会，断断续续，有了三十多载，距组织之健全尚非常辽远。「中国佛教会办事处」向避居上海，上海沦陷更陷于停顿，既未迁至战时首都，与沦陷各地及后方各省县亦全失联络。各省县佛教会组织本未普遍，于此遂益呈溃颓；除有少数佛教前进缁素于各地单独有所行动外，仅有余与章嘉国师等在重

庆组设临时办事处，暨四川省佛会代电各省谋联合组织之呼吁。然自去年上海中国佛教会办事处以会印截角缴社会部之后，社会、内政两部已有「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筹设中，此教整会如何设施？虽困难甚多，然终不无使「全国佛教联合组织起来」之一线希望。假使我们全国佛教徒有统一的健全的组织，则八九十万僧尼所依存之寺庵产物，加以数千万皈依佛教之男女居士，并蒙藏等多数边疆民族，大可堂堂正正，将佛教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功绩举扬出来；不惟决不会受尽各界的欺凌胁迫，而且还可激励教徒及一般民众对抗建为加强之贡献，岂非我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中一重要之基干欤！

其二愚顽：佛教寺僧中亦诚有不少信愿行持充足者，然大抵愚陋或加顽固。由愚陋故，于所信行虽违教悖时而罔觉其非，不易启导；或加顽固，则反执为是，更增梗阻，遂无论其如何组织催促，亦犹聚沙榨不出油！是则须由教整会展进各省县佛教会之僧教育，先多办半年一班之短期僧学，专收二十岁至四十岁之壮年僧众，授以国民及佛教常识，回寺接替老年僧职，渐使老年僧退隐静修，而推动佛教新兴事业。进之多设立依照教育部规制的小学及中学，强迫学龄幼年、青年教徒入学，迨成人时，再听凭自愿，或受戒为僧，或还俗服务而为佛教徒。其次、再设大学及大学内之佛教学院或独立佛教学院，养成佛学专家，及将佛学介入一般学术思想界中去，如此则愚顽可渐除而僧质可提高矣。

其三躁动：近二十年来，曾从各地僧学受过教育之青年，数亦逾千矣。其所学大抵不过如通俗的高小初中程度，能等高中或大学程度者殊少，有之、亦祇能讲经、教授、出刊、写文而已，其能耐烦剧、忍艰劳、节俭勤慎、坚毅和蔼者，少之又少。加以信心、戒行不足，过于把长老轻藐，事体看易，由此动辄生咎。一有挫折，不是腐化，便是还俗，未由咬紧牙关，立定脚跟，以期达到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之目的。此则希望三十年来曾受新教育之僧众，集合于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之目的下，有一坚强组织，以期此一运动之推进，不致游离退屈，卒无所成。

其四怯狭：在家族制锢蔽下，祇知各保寺产，怯守残阙，全失我佛大雄大力之宏度，而不能以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佛教为重。联合各寺谋一地

方之佛教公益，联合各地方谋全国之佛教公益，联合各国谋全世界之佛教公益。尤不能本佛大慈、大智、大愿、大勇之教育，以全社会、全国民、全人类之福利为前提，努力宣扬佛教真理，起一般人了解之信仰；藉佛教会的广泛组织，将正解真信佛教之各界男女，摄持团结，努力为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种种工作，实践佛教利众济世的本务。若能实际做到如此，则对于我自卫正义之抗战，及独立自主之建国，当然可从多方面以展开有力之行动。斯则有仗于政治当局、社会名流、文化先进、信佛士女，共为督导援扶，俾能与各国志士协趋于建民国、进大同之达道，实现人间极乐。

结论

上来已略从抗战四年来之佛教，对于检讨其过去者，实叙其动作与经历，未尝有所夸张；暴露其苦难与缺陷，不欲有所隐讳。而于策划其将来者，全在针对其弱点，使之转弱为强，以追上先进各界而共同努力于抗建。希望各界公正人士，咸知佛教于国家民族世界人类之前途可有弘多之贡献，而现在之中国佛教，已陷于亟待拯救之悲境，相与诱掖而振起之；尤冀我全国佛教缁素，共奋兴于此存亡生死之大时代焉。

卷050

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

——三十年八月在重庆华严法会讲——

一 前言

二 万有的真实相

三 人类的社会性

四 武力唯御暴除害以文化求进化

五 建真民国进大同世

一 前言

陪都各界人士此次发起追荐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的华严法会，宗旨是很正大的！一方面超荐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另一方面又祈祷国民抗战胜利与真正和平之早日实现。这意义、是早已深入全国民心，所以很能普遍得到每个人心理上最诚恳的感应。本来、死者超升济度，生者康乐安宁，为每个人所朝慕迫切需求的。故于此时而有济死安生大规模的华严法会之启建，是最能得到一般人的同情的。而此种同情的感应心，实与佛菩萨的心一样。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呢？即大慈悲是。大慈、故使天下同得安乐，大悲、故愿天下均离痛苦。古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即大悲；「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大慈。故此大慈悲心是以天下人之痛苦为痛苦，天下人之安乐为安乐的。基此慈悲心情而激发起善巧方便实施救济，那是最可靠的办法。所以这次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官长，各社会领袖，与佛教中各大丛林修行的四众，都能共同本著慈悲心，仗佛法力，从根本上去消弭战祸、解除人类的痛苦，此心甚为广大；不但为中国国民抗战胜利，亦且本正义人道为全世界人类谋共同之安宁。

实在的、人间战争的广大而剧烈，至今日已达于空前未有的阶段了。中国固然在眼前蒙受著残暴的侵略，在抗战中受尽了各种痛苦，即西洋各国亦同样的都在生死存亡的争斗中，差不多整个世界人类都已形成了最广阔的残酷战争。自古以来的流血事件，很少有像现在这样纵横于海陆空中，作最强烈的厮杀格斗的。所以、人类的自相残杀，实已达于极度了！然人类的生性毕竟是爱好和平的，所以我国和英、苏、美各友邦，为国族的生存独立与国际的平等自由，虽尚在必须求得战胜的途路上，而各种战胜后的和平拟议，已应时风起云涌。最近罗斯福、邱吉尔的联合宣言，提出了：

一、两国不求领域及其他之扩张。

二、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

三、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权利，各民族中此项权利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使其恢复原有主权与自主政府。

四、力使世界各国，不论大小，无论胜利或溃败，对于贸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两国对各国现有之组织，亦当尊重。

五、希望促成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劳力准标，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

六、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

七、所有各民族，应可在公海及大洋自由来往不受阻碍。

八、两国相信：全球各国，无论为实际原因或精神上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盖国际间傥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和平势难保持。两国相信：在广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国家军备之解除，实属必要。同时、两国当试行一切切实之措置，以减少爱好和平各民族因军备关系所忍受之重大负担。

八项主张，不惟为必须战胜之理由，亦为重建和平之方案。以其系代表英、美两国，尤其是代表操持战胜决定因素之美国而发，故于侵略国之反响殊大，而被侵略国与反侵略国则均极期许。我国为站在反侵略国最前线的先锋，从政府发言人以至各报志舆论，翕然赞同，自毫无疑义。然看大公报十八日社评，于赞许之下，进一步提到还需要两种革命：

一、国际的政治革命：要点是：一、勿使罗、邱的八项成为威尔逊的十四条，食言而肥。二、应该是建设世界和平的理想，不应该是英、美霸权的宣布，使战后的秩序等及凡尔赛条约的恢复。三、击败轴心后，若还原凡尔赛条约的旧状，不出二十年，世界仍陷祸乱。四、政治领域的区划与资源财富的分配，应有合理的安排，民族自决、国家独立不可含勉强成分，世界资源尤不应握于少数国家之手。五、解除侵略国家军备，免为祸人类，但其人民的生存权则不应剥夺。六、战胜后、英、美应有牺牲的雅量，始能建设世界永久的和平。

二、国内的社会革命：要点是：一、要中兴民主政治，必须阉割下资本主义的脓疤。二、国家在战时正是纠正资本主义的机会。三、国家的财富与生存的机构，必不可任其操纵于少数富豪巨贾。四、和平的社会革命，是多数民主国家所需要。

这两种明智的补充，实为确切的需要。由此种政治家的宣言及政论家的评议，可见人间永久和平的建设，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空想，只须能按照所提出之实际办法切实进行。我们知道：国际间掀起争夺相杀之不安原因，是经济支配的不均衡，力争所需，因此国际秩序紊乱了，人道正义也毁灭了。所以真正的民主国家急切需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主义之最高原则，在使一般人民同得经济的均衡及生活之平等，每个人的享受上必须苦乐共同。这次反侵略国家战胜侵略轴心以后，须首先从这个注意上而重新建立世界和平秩序，这才是长远的秩序。若不然，所谓和平的秩序，仍是少数国家霸权宣布的幌子，则三二十年后，谁又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绝无爆发的保证？此次罗、邱联合宣言及大公报的呼吁，实是奠定国际永久和平的纲要，能依此切实进行，才是全人类解除痛苦获得安甯的保障。我们相信：中、美、英、苏都是反侵略的，决能充分的发挥力量，由和平计划之实施而达到圆满的成功。

这次陪都各界人士，据佛法而激发善心，启建华严法会，实是救人救世的当前急务。既可以消灭人类眼前的烦恼，增长善业福德，转移一般人心的堕落，又可以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和平之实施建设。所以、我希望法会中之会众，能共本善根之力，虔诚之心，作佛法事，忏悔恶业，增长功德，转移此共业所成之劫运。且此次法会之因缘，非常殊胜，不仅为狮子山大众诵经礼忏，又能集合诸山大德及陪都各界学佛名流，聚首一堂，举行此大规模之法会，实甚希有难得！因此、我特从更根本、更深远的思想上，对会众一谈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

二 万有的真实相

科学和哲学，都是要研究明白万有之真实相的。分别的、精确的察见和叙说，便成为科学；贯通的、深彻的照了和推论，便成为哲学。这两者应各尽所能，且互助为用，始可达到究明万有真相之目的；若偏一端，即难免不尽或不实的偏蔽，失真实而陷虚妄。近代科学虽大大进步了，而哲学不能在同时有同样的进步，因此、对于万有真实相的究明，仍有不少的隔膜和错谬，应努力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同时也使科学成为哲学的科学，乃能达其目的。例如要有专管一螺一齿轮的分工，也要有统制全机器全动力的合作，方能完成一个工作。

岂惟哲学与科学之不可完全隔异，而哲学之唯心论、唯物论等，尤不可角立以偏执一端。盖心与物固为显然现存而不容否认的事，且从心以说到物，或从物以说到心，亦均甚方便；说唯物以限制空想的踏虚而使切实，说唯心以变通现状的窒碍而使灵活，亦甚有用。但为成立唯心，不免说到脱离物象的自我，或未有事物的独神；为成立唯物，不免说到脱离心识的外境，或未有生化的死质；反执唯自我、唯独神，唯外境，唯死质为最上真实，拨现事为假妄，则深深的陷入了错谬颠倒！实则、我们就现存的事实直观之，都是因缘和合生灭连续的，若不是因缘和合生灭相续，就不存在，就只有没有了的「空」。而因缘和合生灭相续就是「生」，所以有必唯「生」，不生即「空」。要除灭唯心、唯物等的偏谬，莫如直明现事的因唯生灭，方便对立起「唯生论」来。所以、因缘和合生灭相续，就是万有的真实相。简言之，则因缘生或生，就是万有的真实相。万有的真实相，是因缘和合生灭相续的，所以事事无碍，重重无尽，这是随事可证明而无理不穷极的。若能从一尘、一芥之近，以至全星寰、全地球、全人类之远，皆透视了和合无碍连续的妙相，则各种偏蔽自然除灭，战争无从发生，一不妨多，各致其精，异不碍同，互成其用，不须减多以求一，亦不须执异以恶同，则思想界永久和平了。不然的话，唯物论偏执万物未有之先有个物的死质，唯心论偏执万物未有之先有一个心的神我，执心执物，各偏极端，因此在思想上就成了对立的争斗。因思想上对立的错误，行为上亦自然而然的就采著不正当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宇宙万有的真实相，既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更不是心物的综合体，

而是因缘和合生灭相续的事体，分析之乃为心、为物。此缘生之事体，无始无终，无内无外，一与一切互相摄入，既不落边际，又不陷中庸，当即为华严的事事无碍法界。缘生刹那相续法所显之真实相，若大若小，若远若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则重重无尽之华藏世界，当下现前矣。我人对万有之真实相能如此明白了解，则根本就不会有唯物、唯心或唯理、唯神等的偏谬倒执。思想上既无此种错误的心、物对立，行为上当亦自然和平了。即不但世界上找不著战争的影纵，且全人类相亲相爱的共同安宁，亦获有最实际、最根本的著落了。

三 人类的社会性

人类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性乃是人类的特征，人若失掉了社会性——仁——，就是失掉了人性。而此人类的社会性，与上节所谓万有的真实相，又恰是契同的。我们知道社会必由众人与所资所依事物和合以组成，亦必有承前启后的连续关系；其为因缘和合生灭相续而存在的，当以人的社会为显明之极。万有共通的基本动作，就是要生存，而且需由人的社会性才充分发达了人类生存的力量，也才显出了人性。人类的生存，是要有所依空间所资财具的，故经济遂为人类生存的原素；然要由社会的力量，乃能达到经济上的生存。由此、社会的第一职能，也就在使人类获得经济上充裕的资源生产，适当的分配消费，畅遂人类的生存了。

然人类不仅以求得生存为满足，进一步的还要得到平安。使生存及生存所依所资的，时在危险胁迫之中，则其生存之乐，不能偿忧惧之苦。由资源市场之占取维持而到家产国土之建立防护，由生产贸易之开发扩张而到农矿工商之管理经营，以至公私贫富的合理分配，衣食住行乐育的适量消费，在在皆需公正恰当之处理，乃获平安。必平安而后有生存之乐趣，必平安而后有高远的思想，向上的追求。而平安为人类求得生存后必有之目的，达此目的，则更非发挥社会的功能不可，故社会的第二职能，也在求得政治上平安了。

人类达到了畅遂经济上生存、和政治上的平安以后，其身心的愉快，必将充分的表现在思想或行为上。由秽恶而净善，由凡人而超人，以至于达到最极究竟的菩萨、佛的境地，那就是人类社会性的最高度的发达，也就是社会第三职能之教化上的进善了。

四 武力唯御暴除害以文化求进化

根据上来所说的万有真实相而到人类的社会性，可见用有组织的武器力量去抢掠别国的资源，占夺他人的领土，以扰害人类的生存平安，阻挠人类文化之进善，是根本违反而要不得的。然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专造优强武器去杀人抢人的恶魔，则反侵略的善良人类，亦不得不被迫而积极预备御暴除害的武力，以除少数的侵略恶魔，而救多数人的生存平安文明进化了。但我们并不以武力去抵抗了残暴侵略为满足，必须要继之以道德文化的进攻，而求人类文明进化达到人间的永久和平。平常人在反对武力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之余，还有一个文化侵略的反对，这我要纠正大家认识的含混。如果是富有道义德慧而能使人类尚进化的文化，其背后又无军政侵略的跟随，尽可以乐意欢迎，不应反对。此若中国数千年来之开化四夷，及佛教之传布全亚洲，导人类渐进文明者均是。唯以文化为武力侵略的前驱的，方要反对。战争越剧烈，而人类的反省越加深，以武力侵略的将自食其报而自毁灭，这是识者早已料定。所以、最近欧、美各国思想最前进的人，渴望改良全人类生存方式的东方道德文化输入，以调剂物质文明的过激。东方的文化结晶是什么呢？无疑的当以佛教思想为最高的代表，因此要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除以合理的武力御暴除害之外，更应由反侵略者，以佛教文化切实地灌入每个侵略者的心头，以求人类向上进化，实现共存共荣的文明幸福。

五 建真民国进大同世

建国是不可但靠武力的，经济、政治以至文化，都是建国主要的因素。中国立国数千年，承受佛教文化亦逾二千年矣，其文化之发达优越，为世公认。假使把中国数千年来的优良文化发扬光大于世，世界的局势，也许可现出另一个样子。所以我现在要提示大家的，是要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

镕纳近代科学民治之所长，以建成三民主义之真民国；化除残暴的侵略，与胜利光荣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共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先锋，进全人类于大同之世。则人间的永久和平奠基于是，而此次牺牲的将士与同胞亦皆获得真正之代价，达到了法会追荐和祈求之最高目的！

卷051

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

——三十年作——

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对于边疆民族之精诚团结，融化为大中华民族而建成新中华民国，固尝深深注意，步步用心；抗战后以政府西迁，于位置极西而弥布西北西南之藏族，接触益密，尤其引起中央主管机关以至地方行政官署、学术研究、调查团体之关切。惟彼等有一共同缺点，即似尚未能把握事实之中心也。尝见某君考查藏族之笔记云：

康人注重佛教，轻视世间法。近来各县当局皆努力推广小学教育，强迫入学，奖励读书。道孚南部山中有地名木茹，住居农民约六十户，牧民尤多，居民皆为红教所化，唯西南山麓一隅，是黑教所化之区。戴县长派兼主教育之王秘书负责创办小学，教化居民。该地居民，受惯神权、帝权两层政治统治，相沿成风，已视为当然。突闻县府欲设学校，教以在家俗人所读之汉书，一言一行，皆须以三民主义为标准，绝对主张民权政治。于是统治者之喇嘛、土司及被统治者之平民，皆哗然而骇扰，莫不认为学校是小叛徒制造所。于是所有绅董群往县府说：「大官呀！我们太苦了，请今年勿设学校。我们木茹给你四称银子——合法币千二百元——慈悲」！县府不允，并指定出二十名学生，限期开学，绅董回家，设法敷衍，秘书提前赶至，筹备一切。老妇、老翁跪地哀求：「大官呀！学差太重了，我们蛮家受不了，出十五名差罢」！秘书闲话不提，限期送足。县长派人送来许多抗战、卫生、名贤故事等挂画，并亲撰书联以壮观瞻。及期、男女学生二十名，排队恭立，听秘书训话。从来只见几幅粗略佛像的居民，看见院中国旗飘扬，室内遍悬洁白

坚厚之挂图，画著唯肖唯妙的人物，无不暗暗称奇，深叹不学喇嘛的在家汉人颇有小神通云。痛恶学校者，翌晓结队而遥望学校，「嘿！嘿」！呐喊示恨。地方摊款雇贫寒子女到校应差，每名每年差费约法币二百元。富家子弟仍然全身红色法装，皈依师父，住寺学经。学生家长无不自惭自恼，怀痛在心。性情跪弱的老太婆，知己相逢，便说：「哎！我的小娃娃，长得和尊小菩萨一样庄严的小娃娃，生下之后，他爸爸请喇嘛命名卜课，说他几乎就是呼图克图。谁说他大了不是好喇嘛，现在天天去当学差，给在家汉人拜门。哎！吹风也得去，落雨也得去，比当乌拉还多苦数倍。我家有牛无人牧，少柴无人樵，死后谁肯给我长期奉经超荐！嘛呢叭咪吽」。若人家不加劝慰，她只面红涌泪而已。设若加以劝慰，她必俯腰捉襟，双手掩目，呜呜咽咽起来了。

以某君此文之叙述，推其结论，将曰欲改进其经济政治必先改进其教育，而藏族之佛教喇嘛实为改进之障碍，必先铲除喇嘛教化而后可。然设不幸而循此推论实施，不惟反抗益甚，恶感益深，适足偾事。纵令硬行蛮干，贯澈目的，亦不免将其固有之文化精神破坏无剩，得不偿失。某君之笔记又有一则云：

某次出寺西行，至红、黄两教化区毗连之地，见村前有小学一所。入内参观，立校旗旁，四下而望。一小学生向我说：「我是汉人，我爸爸也是汉人」。很自豪的说了此话，又指桌旁一红毡长衣女生说：「她是小蛮家，院中小便，路上大便，不怕人看，和牛一样。哈哈哈」！红毡女学生跑到室中，拉一白毡长衣女生来我面前说：「她是牛厂，哈哈哈」！我一一询问。小汉人答「咱们汉人有汉国，不当乌拉，多好呀」！小蛮家答：「汉人用纸书当钱，汉鬼用纸灰当钱，哈哈哈！我们蛮家是人，用真银当钱」。小牛厂娃答：「我们神多」。随即退入室中。小汉人说蛮家好当强盗，羞先人。小蛮家说汉人是乞丐，烂糊糊。始而唇舌相讥，继而拳脚交加，抱颈搂腰，扑的一声，同倒在地。

此文所描写新政所办小学校内学生之实况，则其教育所生影响如此，不惟不足依之以融洽感情，使同化为大中华民族，借以改进其经济政治，且反

时时挑起汉、藏恶感，而挠滞新中国之建设矣。另有某君记一设治局长之事云：

其图治计划云：原则为以贸易方式刺激地方之生产力与购买力。换言之，即以经营商业谋地方经济之发展，而以组织贸易公司控制进出口贸易之方法行之。资本拟定为十万元，官商各半——现已有商股万余元——。经营方式，一为以物易物，一方则设法推行法币，以换回流散于番民手中之硬币。经营对象，暂以林牧为主。又谈其施政方针云：最注重者为林业、畜牧、交通及教育四事。林牧方策，已如上述。交通分公路与电报话二项，将尽先完成后者。教育分学校教育与番民教育二项，详细办法尚在拟议之中。按此项计划，宏伟博大，自有未容妄肆菲薄者。然余意今日秉边政者之所为，似犹当不止于此。其计划之主要对象，均不脱经济范围，自土地开发言，固有其当然之重要性；然处今时势之下，乃尤有甚于此者，即须取得番民之信仰是也。言及于此，不能不令人痛感夫过去及现在一般自命为高等之汉人所遗留之下等劣迹。长江君之「中国的西北角」中曾记杨氏一段说话，可为此事最扼要之说明。其言曰：「凡与杨氏及其部下办理任何交涉之汉人，几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得藏人之财帛」。夫往日所积累之印象与观念也如此，今则贸贸然于地方焦头烂额之余，忽大张开发之旗帜而来，几何不使其疑惧畏却而走也。且过去中央政府之于边疆人民，非讨伐即安抚，边民亦惟知其上为土司，对中央官府仅有间接观念；今忽作直接之统治，而于彼方原有之观念毫无所易，其不起而操戈反向者已为幸矣；又何怪其不受指导难于措手哉！斯事似微而实巨，盖其体象隐于未形，不易为人注意，而实为百业之基础；若未能先事建立之者，便如筑屋沙上，潮至而倾矣。 取得番民之信仰原非难事，但须较长之时间，相与往来，广布德惠，多施训教，既安而久，则情感密而信仰生，而后乃可徐布所图矣。其事最需耐性，而计划者似急于图功，颇疏于此点。因之、其事多扞格阻难，遂生消极之念。尝语宋堪布云：「我无办法，没有权啊」！堪布为人颇幽默，徐答曰：「权在那里？在太太——谓杨太太——的柜里锁著吗？等我两人去找看」！又有一事足见番民之趋向，而为吾人所当据以自省者，设

治局于讼事审问全用新法，无严刑，无需索，司令部则反是，而争讼之番民则群趋于后者，于前者乃望望然而去之。势自如此，未可强以权力矫之也。至此项计划之本身，余因对地方之认识尚浅，不拟详作批评；但感其原则颇肖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与中国间之关系形式，傥果竟如此发展，恐亦非国家长久之福利也。

此文所记急于图功之某君，要算为现在能实事求是苦干硬干之最好官吏矣。此不惟一般少壮有朝气的人对于边事如此，即中枢多数人之意旨恐亦如是。我尝闻主管边事某当局云：对于喇嘛等不过暂事敷衍优待，联络系縻，而俟交通一便，中央军政力量，自有系统的办法，固不容使佛教有所作为也。藉交通军政之力，非曰不能如此：然不惟交通军政力未能及，纵能及而出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形式，诚如某君所谓「非国家长久之福」也。某君谓须先注重取得番民之信仰，洵为扼要之卓见。但非对于喇嘛或王公敷衍联络之谓；亦非一般内地盲信佛徒，信从西藏二三喇嘛咒术，或不论其黄、红、白，或于黄、红、白专奉一二，诋毁其余一二，虽或能探究各大寺所研究之教理，偏信以为至上，亦未为通达。尝有研习藏文及西藏佛教，渴仰拉萨圣地者，逮抵达拉萨，乃睹民多乞丐，地皆拉圾积聚，尿屎流溢，愚陋无教育，贫病无医药，盗骗淫湎，大失所望。又有十年前由川入康，慕拉萨为佛净土，仰喇嘛如佛菩萨者，乃今从拉萨来书，竟谓藏地一般僧俗多习于贪侈邪恶，而有德望之喇嘛，近亦奔竞荣利，无复昔日纯洁，因自责十数年来为迷信者，则过犹不及也。余昔序法尊之现代西藏云：「其一、西藏民众信受佛法之教化，不惟普及而亦有相当的醇正深入；然一般妇女性少羞耻，曾不稍戢淫乱——此与无上密宗的双身法或亦有关——。一般官商则习为巧诈，失于诚实，且廓罗一带游牧人，多有以劫杀为生活者。杀、盗、淫、妄，竟分别蔚成风尚，此何故耶？其二、西藏僧众实为西藏民族的重心，不惟掌教化崇仰，而一般的教育及政治权力亦出于是，此又何故耶？则因前者无安稳的经济基础，且无系统组织的政制治理，而后者则有之也。由此可知淑群之道，非但柔善的教化能奏全功，必扶以刚强的政治，尤必基以资养的经济」。

观此、则知藏族一般无安稳的经济、无系统的教育、无组织的政治之一般民众，所知惟信佛供僧忏罪求福而已。若视为大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等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则于其经济、政治、教育之改进，诚不容缓；但另一方面则更应知西藏之僧寺，实多为有经济基础，有系统教育，有组织治理，且其所学习之佛教文化实达相当高度，而修学其中者虽非皆圣贤，亦时不无智解德行之足系人钦敬者。不惟在事势上当予以尊重，即在情理上实亦中国民族及世界人类中可宝贵之文化也。设因卤莽灭裂而破坏之，岂惟国族之不幸，抑亦人类文明之损失！则乌可不慎重将事而有求其恰当耶？

然则顺从藏族原有之佛教文化，激扬其优长，渐祛其锢蔽，导其容纳消化于国族的现代的各种文明，岂非改进藏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之适当路线乎？其进行应有步骤，莫若由中枢主管机关、地方行政官署与藏族优秀僧士合组一藏民福利委员会，择喇嘛中声望素著、学识弘通、倾诚内向者，以及明达藏事之汉僧，及学贯中西信解佛法之教育家若干人以辅助，首办一大规模西藏师范学院，施以中等、高等之两种师范教育，院内当设佛殿以具崇奉佛教之仪式，招前后藏及康、青、宁、甘等地二十岁至四十岁之喇嘛来学：就中藏文佛学占三分之一，国文、史、地、政、法占三分之一，农、工、商、卫生、医药、科学、艺术占三分之一。毕业高等师范者可充中学教师，毕业中等师范者可充小学教师。此后则以喇嘛教师主持学校，而佐以汉地教员，由小学而中学层层推进，则人民自乐令其子弟就学。如此循序设施二十年，藏民之教育自能普及提高。逮交通便而移徙频，寖习既久，然后汉藏人民乃真能水乳交融而蔚为大中华民族矣。

卷052

中印之回溯与前瞻

——三十一年三月为举行印度日作——

一 前言

中国与印度，在人类文化上，无论作三系分或四系分，总是各占著一系。而地理上为绵亘南北，纵横东西，海陆俱备之一整块，除去美国有大西、太平两洋海岸线较优外，苏联陆地虽大而缺于海岸，其他则更少能仿佛其闳伟者。尤其两国之人，合起来竟占全人类之半数或五分之二，所以今后之世界，设非中印两国国民均得适当之安荣地位，则地球难有三十年之治世。反之、若中印合作而肩起人类文明之任务，则三百年或三千年之长安久治，亦非不可希望。于此意义上来谈中印关系，虽累千万言亦不能尽，今请扼要言之。

二 回溯中印之文化

中印文化之发生关系，几二千年矣，然实不过印度对于中国片面之输入，且仅为佛教之传承耳。唐代虽亦曾想译老子道德经为梵文，然与印度并不发生任何影响。虽随佛教传入者，更有音韵、医药、艺术及数论、胜论、四吠陀等哲学宗教鳞爪；然为光燄万丈之佛教所掩，微末已甚。而佛教则自张骞通西域已开始流入，但朝廷之接受则肇端汉明；由汉明时摩腾、竺法兰起，迄于北宋时代，印度之佛教高僧哲士来中国者千有余人，中国佛教高僧之赴印度修学者亦逾千数，其成果则有六七千卷之汉字三藏佛典。其中除佛教之外，且包含有印度及其邻近各国之历史地理风习思想。印度于其七八百年前，文明破坏殆尽，且反藉英文以探究。至其予中国影响之大，不惟六朝、隋、唐来早已成为儒、释、道三教所构成民族文化之一要素，且关系近代中国人民最大之宋明儒学，亦依佛学为其大原。但南宋以来八九百年，则印度之佛教既衰隐湮灭，而中印之来往亦阒无所闻。迄近年乃复因交通便利，华僧往朝佛迹者渐多。泰戈尔来华讲学之后，谭云山又就学于其国际大学，并设立中国学院以输与中国之文藉。故前年印度大学邀余讲演，尝谓：印度人应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且可依汉文佛藏以辅助印度文化之研究；而中国则需研究近代、现代印度而了解之也。

三 前瞻中印之政治

印度之政治，没有其宗教和哲学之发达，其古史上仅奉佛的阿育王、迦腻王、戒日王暂盛一时，而统一印度之年期极短；明清来、成为回教统治及

英国统治时代，益加支离复离。中国亦只唐太宗曾派行人王玄策察临五印；至元太祖部将之曾征印度，乃蒙古人之向欧州、中国同施侵凌者。故真正之中印政治关系，实从此次蒋委员长之访问印度开始。前者尼赫鲁之访中国，及戴院长之访印度，乃其前奏；余于访问印度各宗教及文化领袖泰戈尔之间，兼访及印度政治领袖甘地、尼赫鲁、波斯等，亦略窥其教情隐曲。蒋委员长告回教领袖真纳：「非来解决印度政治，乃至印度学习」，实为睿智之答辞。盖印度之政治症结，确非易解，不惟英印间未全孚治，就旁观者察之，则回教徒少数民族利益之主张，不能与印度教徒一致；各小王国既欲各保其王权，极右之印度教徒又持守其高贵阶级，非易与低贱阶级者泯然平等。因此、国民误会，遂难期整个印度精诚团结。惟在国民议会领袖等言之，则印回王民贵贱等成分，不难一炉而冶；阴使隔离者，仍出制治者操纵而已。然此次以蒋委员长伟大精诚之感召，印度人固已翕然与中国联合，只须英、美能循此方针而继续工作，必能得印度之衷心协力，达到民主自由战胜轴心侵略之目的，而中、印两民族亦同实现光明的前途，以期于世界人类的文明，较于过去有更大之贡献。

四 结论

其他关于现在及将来之军事的、经济的各方面，既非我所熟知，亦非此短文所能及，姑置不论。就印度人对于中国抗战初起之次年，即举行中国日，且其都会如加尔各答等，往往集数万人、数十万人，表现对于中国之热情；则我国今此举行之印度日，其意义之重大可知。乃稍贡其对于印度之见解，表示对印度的敬爱，并促进国人关于印度之认识。

（三十一、三、一七、中央日报）

卷053

佛教徒与国民外交

——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

虚空无边，世界无量，众生无数，佛教以无尽虚空界、世界、众生界为对象，普遍无外，有何外交之可言！然缘起无碍，遇缘即宗，释迦世尊以娑婆大千世界为化域，则此一大千世界之外，便有东西南北四维之十方世界，各有能教化之佛陀，亦各有所教化之众生，形性不同，事相悬殊；故有中央毗卢遮那佛之华严世界，东方药师佛之琉璃世界，及西方阿弥陀佛之极乐世界等之无数世界，各各安住，互互涉入，灯灯明照，光光相网。在差别中不失其无碍之平等，在平等中亦不坏其无量之差别。由不坏其无量之差别而言，则此一佛刹与彼一佛刹，交互相涉，主伴相摄，遂极尽其外交之能事。差别重重，浸假而同一娑婆大千世界内有各中千世界，同一中千世界内又有各各小千世界，同一小千世界内又有梵界、欲界、各各天世界及人世界等，而人世界内又有东胜神、南赡部等四天下。南赡部则吾人所处之此一地球也，地球之外为吾人交通所不能及，亦即为外交所不能施。而地球之上，环隔大海，陆有大洲、小岛之别，人有文明、野蛮之异，传续之民族非一，统治之国家林立，和则相助，犯则相争，故人间各国之需有外交乃尤亟。

人间诸国族内有中华民国，在并世存立各国间，盖最为史长、土广、民众、物丰之一国。徒以近二百年来昧于外情，暗于外交，以致政治失当，文化落伍，竟不能与世界各大国族立于平等之地位，可痛可耻孰甚！六十年来，孙中山先生始以三民主义，组国民党而救之。民族主义，既求国内诸宗族一律平等，复求自国与并世诸国族咸获自由独立之平等。民权主义，求国内全体人民，不分阶级、宗教、职业之区别，其义务权利皆得平等。民生主义，既求国族经济之发展，能达并世诸大国族之水准，复求国内人民生活均获平等优裕之享受。循是以建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国，则不惟可以发挥光大有五千年历史之中华国族，且可以联合平等相待诸国族，共进于太平大同之世界。然我中华国族，现方受日本等侵掠国之侵掠，而与美、英、苏等同盟国共同抵拒之阶段。如何揭破侵略国之阴谋，如何增进同盟之资助，俾胜利之早临，和平之再建，有待于外交之运用者殊大！

外交本于一定之国策，而运用上可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之两类。政府外交，为政府与各国政府之正面交涉；国民外交，则可由每国之人民表示

其民意于各国之政府与人民，亦可由各种有国际关系之事业或组织，容易与各国人民接近或得其同情者，与之为种种侧面之调洽或宣达，辅成正面交涉之进行。故国民外交如能与政府外交为适当之配合，实足收外交上活泼灵动之功效。由此、而佛教遂亦有外交之可言。

佛教为一有广大国际关系之宗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之历史，早为构成国民文化之一要素；而上至政府官员，下至穷乡僻壤、大市通都之一般民众，直接间接，拥有大多数之佛教信徒；虽尚无十分健全之教团，然亦已非漫无组织。本其国民中之佛教徒立场，足可对于各国之佛教徒，就其同一佛教之信仰，本佛教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之精神，发挥容易接近唤起同情之外交作用。现今直接侵掠中国之日本人民，其为佛教徒者且占十分之四有余，虽已形格势禁而末由通款，然邻近各邦之纯奉佛教如缅甸、暹罗、锡兰等国民，及拥有相当多数佛教徒之安南、印度等国民，或已沦入敌国之势力圈中，或方受敌国之威胁，其可与我国表同情者，正复无量。诚能由中国佛教徒发出在抗战中共同争取胜利，在胜利后共同建设和平国际之呼声，其成为国民外交上之一有力功用，盖无疑义。

今者、我同盟国已胜利在望，而胜利后之成立自由平等之和平国际，又皆同所期望。非降魔不能成佛，非克服侵掠不能建立和平。我全国佛教徒应如何联合各国佛教徒，各国佛教徒应如何与各国佛教徒携手偕进，以造成佛教徒之自由世界！此其时矣！其此时矣！

卷054

抗战五周年之新意义

——三十一年七月作——

一 已为同盟国击溃轴心重建世界和平的主力

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战起，至二十七年纪念第一周年之七七，已粉粹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第二周年之七七，则令敌人失却利用汉奸以结

束战争的希望；第三周年欧战方烈，更坚定了独立抗战之信念，第四周年则我国之抗战价值渐为国际重视，而增多了友邦的关切；以逮于今日第五周年之扩大七七纪念，则完全别有了新的意义。

今年扩大纪念之新意义，便是当我们抗战开始，虽以求民族独立自由与求国际平等正义、同时并重，但一般的看法，至多不过认为国家民族被侵略，抵抗以求生存而已。且事实上原著重在抵抗侵略以自救灭亡。其为国际正义而战之价值，至太平洋战端突起，始被各强国充分认清；亦从太平洋战起，遂东西合流以成为真正的全世界战争。全世界各国皆列入民治与轴心之两大战团，民治集团的应战：乃显然以扑灭非义，重建正义的未来世界为目的；故今年抗战第五周年的中国，已为美、英、苏等二十八个同盟国的反轴心主力，实际上已曾派遣远征军与盟军并肩作战，且为从陆地反攻击败轴心的一个主要战场，而与美、英、苏等共同负起了重建未来的正义世界之责任，充分发挥了为世界人类平等正义而战的意义。

二 印度与中国要有进一步的联系

中国与印度，无论在人民的优秀与众多上，地域的广大与毗连上，文化的崇闳上，历史的悠久上，两国关系的深长与睦谊的素敦上，尤其产生及接受释迦牟尼的伟大文化精神上，在此为世界人类扑灭重建正义的大战争中，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联系。凡我美、英、苏等各同盟国，于此类必须援助中印两国成功更进一步的合作，以发挥其共同抵抗轴心并重建将来世界正义的力量，丝毫不加阻忌，因为此几占世界人类半数之两大优秀文化民族之切实联合，不惟在现今击溃轴心所迫切需要上，万万不能不以中国人之正义战，唤起印度人充分之正义感，发动印度全部的人力物力，积极的抵御且攻击侵掠的强寇；而在重建未来长治久安的人类世界上，设令此占人类半数的两民族、或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两民族中，任何一民族未能获得自愿的国家建立与公平的国际待遇，则重建的未来世界即不能有充分的正义，不能保长久的安定，而这一个反轴心的大战也便失却了重大的意义。中印两国的人士，已多有这种的感觉和倡导了，唯欲其实现，尚待两国人民作更大之努力！

三 佛教国家应共同努力

中国之抗战目标，内求民族自由，外伸国际正义，此与缅甸、安南、暹罗、朝鲜、锡兰等佛教国家所欲达之目标可谓完全相同。中国之藏、蒙、康等为佛教区域，其余各地人民亦多数信佛，当然也可算佛教国家，同奉佛教故，同抱求达之目标故。今缅甸虽已或陷入魔爪或形格势禁而别具苦衷，然为自求解脱羁绊，并发扬人类平等之佛法于全人类，造成未来的人间净土，皆应与抗战五年必胜无败的中国，及其盟国之美、英、苏等，取得亲切的联络，寻觅各种可能的机会，共同努力，以期达与中国所欲达之同一目标，造成将来之平等自由的佛教国际。

四 唤醒日本的佛教徒

说到佛教国家，便忘不了在日本侵略恶魔的军阀下有被驱迫著的三千万日本佛教徒。日本军阀大多数迷信其土产神道教的，智识份子则多数皆信贯通于科学、哲学的佛教。日本佛教徒若能在佛法正智大悲的精神上，一致醒觉起来，树起内除恶魔、外救众苦的佛帜，足可发生雄厚的威力，革除了专制的侵略的军阀的命，建立原本佛法平等自由的国家，则与平等相待自由互助的中国等，不难共进于和平的世界！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一日，于缙云山。

（见时事新报三一年七七特刊）

卷055

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

——三十二年作——

西藏问题，其实是藏族问题；而说到藏族，又必连带到西藏佛教。西藏佛教，是藏族超越个人生命以上之全族精神生命，所以要融洽藏族必先要了解西藏佛教。但西藏、藏族、西藏佛教、三者之范围各异。西藏是地理上名辞，以前后藏的地域为范围。而藏族则除居于西藏全土者外，更有分布西康

及青海、甘肃若干地域之藏族，故藏族之范围较宽于西藏。至于西藏佛教，则随藏族所至固皆为西藏佛教，而全蒙古与新疆、东北四省、五台山、北平等一部分地区之佛教，亦承化西藏或统属于西藏——如雍和宫堪布等——；故西藏佛教之范围又较藏族为广。然不论藏族或西藏佛教，其散布之区域虽广，无不以前藏拉萨之藏族佛教政权为中心。握得拉萨藏族政教，即等于握得整个之藏族与西藏佛教。

然今所云西藏问题，非西藏之地域及藏民本身有何种之问题，乃如何能融合为大中华民族而共建成新中华民国之问题也。余前年尝撰「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一文——载时代精神月刊之第五卷第三期——。

此前岁之建议，虽曾荷教育部陈部长函示采择施行之盛意，然迄未能实现。而滇缅公路被断之后，需以西藏为国际之通路者尤亟；乃西藏之梗阻反因而益甚，致中枢不得不另谋解决之方法，而汉藏之隔膜遂愈形复杂！然现在感觉吾前此建议之路线，仍有迅采实施之必要。又恐中枢、西藏双方犹有疑虑之处，乃更详述其理由，以冀明智者察择焉。

内地人士对于藏族佛教应有进一步之了知者，即不应拘泥于旧时对于内地寺僧之观念，以为西藏之寺庙喇嘛，亦系不顾政治社会而游于方之外者，甚或视为惟是神秘迷信或顽固愚陋之一群，绝不能容受现代文明起变通融化之作用。须知佛教在各地情形不一，内地昔因处于儒教之政治社会中，乃或旧时之佛教；而西藏及缅、暹等则统为佛教之政治社会，故应将西藏佛教视同昔日内地之儒教，其拉萨三大寺与甘、青等各大寺，则犹京师太学及各省学宫或书院也。其考得第三、第二、第一等格西，则犹贡生、举人、进士也。其老格西为各大寺教师者，则犹翰林院翰林也。其派为各堪布——例雍和宫住持——及藏设各官者，则犹任命为行府官吏或教官也。其学至比丘律以上可准备考格西者，则犹已入学之秀才也。其各呼图克图，则犹王公或有功世袭官爵之子弟也。设能如此改变其观念，则知藏族之政治，教育其社会领导人才，皆出于佛教，而不致以内地寺僧错识藏地喇嘛。

清季之变法兴学，实为进成民国之基础，设非由儒教之读书士子如康、梁等之鼓动，官绅大夫如张之洞、郭嵩焘、张百熙、熊希龄、张謇等之提倡，则无以举变兴之实。余主择喇嘛中声望素著、学识弘通、倾诚内向者倡办西藏师范学院，意即在此。而招藏、康、甘、青二十岁至四十岁喇嘛来求学者，即等于清季初兴学校时，多由生员童生考选为师范学生，或留学日本之速成师范等，以养成开办各小学及中学之教员也。藏族佛教今日之情形尚比清季内地儒教在辛亥时为落后，而略同戊戌前之状况。故办此师范学校，一方既须如东本格西、喜饶格西——在西藏皆等老翰林——等三五人合力提倡，一方招学之青年喇嘛，仍须以初级师范毕业给予三等格西，高级师范毕业给予二等格西之学位，方足以资号召。此亦如清季初兴学校，给高小毕业以秀才出身，中学毕业以优贡出身，高等毕业以举人出身也。或疑此为陈腐制度，不应入于学制者，然中枢今对蒙藏喇嘛二字、四字、六字封号，及王公世袭等封建名称犹不废，以之渐图改进；则今之办学已实易其内容，又何靳略存形式称号以欣其情而顺其俗耶？

今若从武力求决，动非数万万元不可；彼此破坏损失更不可计算！加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诚能合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藏、汉僧界、学界高德，以共同祈求西藏福利之实现为目标，从是以进行，则中央政府虽每年耗费一万万元，亦较之甲兵十万为节省！况其效功之崇高博大，又远非十万大军之可企及哉。

中国古圣先贤之能造成如此史长、土广、民众之国族，遗留于现在之吾人者，多半以其善于因势利导而怀柔渐化。然清季以来，迭经国中剧烈之变革，一般军府官佐，每轻浮躁动，掉以轻心，对于国中任何先代圣贤均不复尊重，任意蹂躏，如孔庙，佛寺等，均每为军警等蹧蹋不堪。秉此恶习，完全忽略异域尊崇宗教之风习重于生命，所至动辄破坏。赵尔巽清季军入西藏，至今留藏族公恨。而去岁远征军在缅之突遭倾败，虽以敌人对缅僧已积多年工作，并因政府未采行吾访缅归来主充实中缅佛学研究会之组织，及在仰光与云南鸡足山设立巴利文学院，交换华缅佛教教师学生诸建议，不能争取缅人之协助。

然尚欲为藏族教政领袖忠告者，则西藏虽有组较为完备之僧寺，及有建于此种僧寺上之佛教文化，然地虽广而人甚稀，农林之利未辟，矿工之业未兴，经济尤滞在畜牧阶段，政治亦无积极施设，对一般民众既未有系统之教育，贫困愚陋，加以婚制欠良，疾病传染，缺乏医药，体健日趋低劣，人口递年减少。以如此人民，要其支持现存之佛教僧寺，已将势有不能；何况欲于近代国族竞争剧烈之时代，独自立国，以建成广阔坚固之国防，则其事势之不可能益显然也。

如或习于清季来徘徊中、英、俄间，迟疑观望，以为可待将来势定，再于中、英、日、俄等国，择一可倚重者以托仗保护，此尤为大错。应知中、美等联合国之必胜，德、日诸轴心必被降伏，早为国际之已定形势；则决无可依日本为护法之理。而中、美、英、苏为联合国领导四强，原属中国领土之西藏，在英、苏亦万无可妄容西藏归投之理；则西藏唯应毅然立决，在汉族宗族平等原则上，共同努力于中华民国之抗建国策，始有光明之前途。况汉、藏在皇古原出同族，即从唐以来之历史言，文城、金城公主入藏以后，随从以居藏者非在少数，藏族之血统早与汉族混合。而藏族文化之佛教，亦多有由汉输入之成分；元、明、清迄今，藏族佛教又影响于汉人甚多，则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上、汉藏皆富有极亲密的不可分离之关系。加以汉人亦多数信崇佛教，并能了解且推重西藏佛教，此均为求之英、俄等国民中所绝无者。民国来以汉、蒙等同为构成共和之主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尤以联合国内诸族平等相待为原则，则西藏无论在何种理由上说，皆应以原为中华民国一分子之资格，共同努力建成中华民国为得计。昔第三代达赖以善知清室当入主中国，遥相赞助，得享清代维护西藏数百年之安乐。今中华民国正将达成亿万斯年伟大国家之际，藏族本早为共建民国之一宗族，在此时岂应不熟察机先，观照中枢之所需要，急起直追为力所能及之贡献，以立功于建国之际，而收共有、共治、共享之利益于无穷！

且循喇嘛教育吸收现代文明而渐进，乃和平之改善，有百利而无一害。尤其道路开辟，交通便利，农、牧、商业繁荣，人民经济宽裕，乡村自治以至地方施政，咸上轨道，则人民对于佛教寺僧之供养尊敬，倍加增胜。而中

枢亦可藉藏族佛教文化为精神之国防堡垒，胜驻边疆百万大军，岂非两得其益！要之、中枢当尊重西藏教化风尚，除对外等必须统一之国权外，给予充分地方自治权益；而西藏则当遵照中枢之指示，欢迎各种施设教育，开通道路，发达农垦，改良卫生等学问技术之辅导人才。而藏族妇女虽性少羞耻，然一经婚配，则又都能专一而不淫乱；然后以藏族男子五分之一作喇嘛，不再婚配，致多有无夫可婚之少女及失去丈夫之孀妇，不期而习于淫乱，而致疾病传染蔓延，影响及人民健康率及生育率之低落。汉人入藏之安心于教育、农垦等业者，若能信崇佛教，则必能如缅甸华侨之娶缅妇，构成极和美家庭；不惟减淫乱而增体健人口，且于道德风化大有增进，而汉、藏宗族之融洽亦必更亲密。然此乃由教育而渐改进交通、经济等相随而至之良效，此时不必多所预计焉。

卷056

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

——三十二年作——

一

这里所说的平和，完全在这次大战中的联合国方面真能把轴心国澈底击溃后的胜利上，所以是战胜后的，而不是战争未决中的。战争没有长久不和息而平静下去的，假若联合国没有真能把轴心国击溃，或半击溃或互相力尽而止，或甚至反被轴心击倒，由此而成为妥协的或屈服的和平，那只是暂时休息以储备下一次更大战争的虚伪和平，绝对不是我现在所要说的平和。中山先生说：「世界须定于平」。吴之桢先生说：『无平等不能有自由，盖不平则争，不平决不能真和』。所以我现在所要说的平和，不单是战争后的和息平静，乃是真能各得其平而自由和睦的平和。由此关于种族平等，是不待再说的。这个平和又是全世界人类的，而不是一部分或一区域之国民的，所以叫做「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

既然是在「联合国战胜后」的假定上说，所以对于联合国怎样能够战胜，且战胜时如何结束战争，亦付之媾和会议，此均不再讨论。但于此尚有一必须先决的问题，则前次欧战也曾以「巩固世界民主政治而战争，终止战争而战争」为号召。战终时，死伤损失更空前重大，人心未尝不创巨痛深，乃才二十年又起了这次空前大战！联合国纵然战胜，这所说的平和世界是否有实现可能？若绝无可能，说之何益？对于这一问题，则王云五先生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一文上，首先讨论到这次联合国大抵为维持和平抵抗侵略至万不得已时而战，与上次双方为争霸而战的本质完全不同，所以联合国战胜后确有建设平和世界的希望，我亦同认为然。英国蒲莱士说：『我们如再不消灭战争，战争就要消灭我们』。汪叔棣先生说：『这一代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运用任何方法，集中一切力量去防止未来战争和建立永久和平的时候了』。邹鲁先生说：『战争是人为的，决没有不能使其绝迹的理由。和平也是人为的，全人类认定目标，努力维护，更当有实现可能』。因此，今所要说的和平世界，说来应不致丝毫无益。

二

王宠惠先生论前次国联失败之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国朝野人士对于集体安全制度本身缺乏澈底之信心与坚决之诚意。吴之椿先生则说：『积极的和平的建立，最后言之，是建立于世界的人心』。所以、我觉得于此首先要分析而调整的，乃为吾人几种的心志。心志、即是吾人全部活动所由之以出发的重心所在，除去白痴和极少数完全随感兴而漫动的人以外，大约有一、只为个人家属之利益而动的，二、专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重的，三、存心为全世界人类利益的，四、发心救度全宇宙众生的。这四种中，第一种是只知为一身一家荣利的——自然尚有只顾一身，连家属也不顾的，但也附在这一种内——，虽为社会国家服役公务，然其目的只为求得自家的名利，遇可能时每每侵公而益私。其能以国家民族为重的而上，都可以牺牲身家私利乃至舍生而取义。至于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虽为大乘佛法所专重，而距离一般人心，尚嫌太远。然以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存心的，虽向不占多数，而与只顾身家的人，都是自古至今所常有。其有偏志于自身阶级，自族色种，自奉

宗教或主义之利益，而甘心牺牲一切的人，亦属上述的三种人心之旁溢而横出。人类中这三种心志，虽不能以后二种或后一种完全克服前一种或前二种，而且一个人亦往往兼备这三种或二种的。但遇只存前一种心的有才力人起为领导主持时，固可造成乱世或阶级斗争；然由偏存第二种心的大才力人领导主持时，尤易造成霸政而引起国族战争。由此必须调整这三种人心，要使有才力的人，多数以「世界人类利益为存心」，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如下的安排：

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第一

国家民族之利益为第二——这是战后，故不违反战时国家民族之至上。

个人家属之利益为第三

宇宙众生之普度为远景

唯随感兴之漫动为剩数

这样的人心趋向，能够蔚为风气，成为习尚，使有才力能主导的人，都觉得世界全人类之利益应该高于一切，然后乃能实现罗、邱在大西洋首先签字的世界大宪章。蒋委员长说：「余深信我辈为铲除不公道及暴力压迫而战斗的联合国家，必能成就此改造世界的伟业，必能组成有力的国际团体，立刻实现和平及公道；并且同样急迫的开始将这原则适用于我辈本身，虽使我辈各国有所牺牲而不惜」。与这里所说世界人类为第一，而国家民族为第二，其意义甚是相近。由此有些执国政的人，仍过于重视自国利益而不能放舍沿袭战前的不平等权益，存留争端；或新获解放平等的国民，过分的嚣张民族论及国防论，引生疑忌，都不是明智的。虽事实上全世界人类利益即是国族利益之联合，然若存心先国族利益而后全人类利益，即不能稍稍牺牲国族利益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平和，且容易要为国族利益的保全或扩张，而不惜妨害永久的平和世界之安立。

或问：看轻国族之利益，不近于共产党之国际主义吗？此甚不然。要知共产党之无产阶级国际是分争的，而此世界全人类利益是和合的。全人类利益中含容有国族利益，在不妨害成立永久平和世界的全人类利益下，固可容

存国族利益之充分开展；而且在不妨害全人类利益及国族利益中，也可容存宗教利益，阶级利益，乃至个人、家属利益等等之演化；不过要居在第二位、第三位，而以不妨害第一二位之利益为原则。所以全人类利益，绝不排斥一切正当利益，而是包含各种利益皆得调和适宜的。

汪叔棣先生云：『战后世界组织问题，并不仅仅是改良与重建，而是彻底地把人类社会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与新的体系之中，这是第一。第二、全体一般的福利，应该是最高的考虑；在任何部分的利益，必要时都可以牺牲，这一点英外相艾登称之为牺牲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当时时自问：怎样的人类社会，方可以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又云：『永久和平本身，就是人类最大福利之一。没有和平的前提，什么福利也谈不到。因之所谓增进战后人类福利也者，那最大而同时也是最起初的一步，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永久和平』。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我们应该高呼：

世界人类利益第一！

国家民族利益第二！

佛说：『若心地平，则于世界一切皆平』。要在这平和心地上，乃可安立永久的平和世界。

三

人类社会三要素：经济谋生活，政治致平安，教育成进步——广义的教育。照理应当从经济说起，但吴之椿先生在和平观念之改造一文上说：『积极的和平观念，现时虽已萌芽，然而吾人对于国际和平的前途，并无太过乐观的理由』。现时此种观念，只是少数人思想上之所见，而非多数人生活上的所信，其间距离，非可忽略。现代环境下的和平，可以由少数人的倡导，而必由多数人成功。我们这一代的人，受消极的和平观念——指休战状态虚伪和平——的支配，为日已久，习染根深，除旧布新，极非易事。人类是富于惰性的，而观念的惰性向来顽强。欲在广大的人民中克服此种顽强的惰性，惟一的工作便是教育。战争是人类最老的职业，和平非人性所素习；积极的国际和平，是人类的新事业，所需要的是新头脑新习惯与新能力。要养成

这些质素，除教育外，未尝见有任何其他捷径。是的，罗总统等于战胜后的平和世界，虽曾有许多宝贵之表示，但「其中愿望的成分似乎多于政策的成分」，岂非以距离多数人物的心理尚远，未即能成为实施的政策？所以今倒转来先要从教育说起。

现在的教育，实不足以负起养成「建设平和世界」的新头脑新力量的责任，所以说到教育，首先就是要改造教育，把教育范围大加扩充与提高。凡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以至宗教、学术等文化事业，都包括进教育来。向来的教育，做著各国军政、经济的附庸，但为达到某一国族经济、政治、军事之目的而施设教育，所以设立小中大学都只以养成国民的军政、经济人才为范围，而不能从「改进和提高人类精神的物质的全部生活」著想。把凡有教导、感化、启发、训练、修习、培养等功用之影响人类者，都视为教育而加管理。但为国民军政、经济附庸的教育，范围狭隘，不足以尽教育职责。其实，经济、政治、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各有其职能，虽互依互存，经济谋生活、政治致平安之人才，亦依教育而造就；然教育固自有其令人类社会进步之职能。为促成人类社会之进步，则凡有妨害有阻挠于人类社会进步，或有资益有匡助于人类社会进步之文化，都应视为教育事业而取缔或奖励之。由此，任何宗教、艺术、电影、戏剧、新闻、杂志、书籍、文学、科学、哲学等设校授受，或作他种组织之研究传布，无不收入教育系统而由教育机关为掌管。

世界史纲著者韦尔斯说：『宗教教训与有组织之教育分离，盖暂时之现象，不久教育仍必具宗教之意志及精神。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间，为诸大宗教同具之「完全忘却个人，专心服务世界」主动力，将从沉沦于七八十年来的繁富奢靡虚妄怀疑中，涤荡瑕秽而再现于斯世，被公认为人类社会之根本精神』。此种全忘个人而专心服务全世界人类之意义，自应从佛、孔、耶、回等各大宗教中采集为新教育精神。又英国丹波尔惠在其科学史导言上说：『科学越出自己天然的范围，是有益的批评时代思想和神学家迷信的教条。但是要能稳定的了解生命，并是了解生命的全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并需要伦理、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神圣秘密的了解，一个与至高无上自然力量交

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即是组成宗教的最后基础』。他所说「与至高无上自然力量交通的感觉」，几近于大悲大愿普度众生所成的无上遍正觉，则虽辽远的大乘佛觉亦为促成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之教育所含有。况大乘菩萨虽以度尽众生为期，而实从利济人类行起，改善人生，发达人生，导全世界人类都得到生存安宁和进步，就是菩萨行之实践，则大乘菩萨才正是促成人类社会进步的教育家！

中国古有小学、大学之分，此不但是程度上的区分，亦为性质上的区分。所以说大学者大人之学，反言之亦即小学者小人之学。小学即乡三物之教，以书、数、礼、乐、射、御的六艺，养成其知识技能及自治德力，俾可在国家社会中效劳任职，守业安分而自致其身家的荣利，就是孔子所说喻以利的小人。而学大人之学的大人，则是所说喻以义的君子，乃主持治国平天下的人，故应喻以公义，而首先要有明明德于天下的心志。格物致知为小学学程，而大学但为养成君子之德，故专从诚意入手，其道以明明德于天下之天下平为至善。故大学之道，是以世界人类利益为第一之教育，可为改进现代教育的指针。

由此看来，现在各国的教育，都是还够不上称大学。而现在首先要筹设的，便为以全世界人类利益为怀抱的大人之学。这种大学可即名世界大学或国际大学；太戈尔所说之大学，即为此种理想的开端。世界大学由各国共同成立而设分院于各区，专以融化人种间、民族间、地区间、文化间、风俗间、语言间各种的歧视和隔膜，各能发挥其所长而渐汰其所短，使人类社会在文化的交遍互融中奠定平和世界的基石。

各国民教育的各级各科的内容，亦须大加改革。例如地理，昔以数千里之隔示其远，今应以数小时可达示其近。又如历史，应自动改去其夸大不实，并删去对于他国他族的毁辱仇恨和轻蔑，以增进国族间之谅解。诚如王亮畴先生所说：『学校不妨规定设置一世界和平之必修课程，而各国之过渡的国家主义教育，往往对于他国酿成嫉视，鼓励战争。最好由各国法律规定，凡报章杂志，广播宣传，公开讲演，学校课本，电影戏曲之中，有挑拨国际恶感战情者，概于禁止』。邹海滨先生亦说：『同时、各国教育，应以仁爱

互助为其新哲学基础，纠正人民心理。昔日争权夺利的，今则互信互助；昔日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今则以全人类福利为依归』。王云五先生说：『自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盛行以来，于幼稚之儿童心灵中，已逐渐注入歪曲及促狭思想，此于黩武之轴心国家为特甚。即民主国方面之教育，于提倡民族自尊之中，亦往往不免参入轻藐他族之观念，今后亦有慎重修正之必要。战后之国际组织，宜特设国际教育机构，对各国教育宗旨与所采教材，积极上导以国际合作，人群互助，自尊尊人之旨；消极上矫正其流于促狭主义之弊』。

于此更应注意到攻心为上，对于侵略轴心的击溃，尤重在澈底击溃其黩武哲学，使再不留其萌蘖于某一民族及全人类的心中。这是联合国的新闻杂志文艺业人士所应本其广义教育的天职，紧急全体动员向侵略轴心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直到他们都承认错误，归依平和的正义公理为止，于此所必须攻击的：第一个是武力至上主义，第二个是种族优越论，第三个是独夫式迷信式英雄主义。

这里包含著普鲁士军人、日耳曼民族、法西斯党、日本武士道等各种狂妄思想。轴心的物质武力，已由联合国军士于战场上正在击溃著；但牠们这些的精神武力，这须从战时到战后，要费平和主义教育家十年或数十年最大的努力，才能澈底肃清。然最要紧的乃是联合国的人民心理中，先要扫除尽与牠们这些类似的精神毒素。

这实在是现时全世界人类的一种新启蒙运动，我们要使挑拨种族反感，散播人类愁恨的声重息灭，充溢在我们四周的，是平等自由的正义和爱的声音，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宗教家们智慧的声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罗斯福先生的四大自由，被联合国认为世界大宪章的八项原则，梵蒂冈教皇的世界和平五大原则，以及与利润制度和殖民地政策分离之全面的澈底的民主主义为基本政策等，都是应当及时阐发宣扬的。

还有远大的教育工作，就是从前用之向人类以内争夺的破坏的行动，今后要把人类安放到大自然里，向人类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大自然扩展和提高。

不但人类的社会益进完美，而且人类身心的健康、智能、德性，亦由陶冶修养成功飞跃的增胜。同时、宇宙认识的扩大，从恒星系、星云系、远眺到华严法界的重重无尽。力的源泉的加强，从用马力至用汽机力，用电机力，掌握了水火空气等等无穷力源。今后不再用之人类争斗而浪费，当能进一步从人类万物同一的自然体中发现更大的力源，庄严整个自然界，益加美富。则人类生活享受的内容自然丰足，不再发生争夺的动机。其他若海陆空的交通更加进步，使全地球的距离缩短到如同一国，电力传递不但隔海可同对面，而远至他星球亦渐可交往，则人类心量广阔无涯，更不生人满之忧患。医药之进化，不惟各种不治症疾渐能治愈，并且从心理上、生理上研修积极的卫生之道，心灵肉体均臻健美——参攷余所著自由史观教育章。

四

其次说到政治，罗邱八项的「二、凡未经有关国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三、尊重各民族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权利，各民族中此项权利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使其恢复原有主权与自主政府。六、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政府，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这三项自为重要之原则。

联合国战胜后的平和世界，现在签约的联合国家自为当然基本，美、英、中、苏尤其主干。这四国，英、美国属老民主国，而中国的民权主义原为革新之民主政权，苏联近年亦渐民治化，故同为民主政治是不成问题的。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民生主义则著重于经济，而于政治比较有问题的，乃在中国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以联合国中不少民主国是有殖民地的老帝国，故政治上首先要解决的即为过去存在著的帝国主义式的殖民地制度；如此种制度不能废除，即平和世界根本无从建立。

蒋委员长在中国之命运上说：『战争的原因即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之结束，世界永久和平才有坚实的保证』。但战前，事实上英、法、比、荷、美等均有殖民地存在过，战后

怎样解决，这恐是最费考虑的事，然美国仅有的殖民地菲律宾早许独立，战后当不成问题的是独立国家；而法、比、荷等，亦惟英国的马首是瞻，这个问题乃完全落在英国。这里英国顾虑的应有三点：一、政治制度，或许自决自主，成付代治协治，或如斯末资将军所称不列颠国家联邦，改制为中国各民族共和式，或美国各地区联邦式，或苏联各民族国家共和式。二、经济权益，这应是英国最焦忧的，但在和平世界机构下既不至再有高筑关税壁垒以排斥的事，而各地原属英人的经济权益，当仍受尊敬而成互助之利。况如华侨移殖南洋各地，初无政治势力，而经济仍能发展，亦何用为此而阻平和世界不能实现？三、功绩威望，英国或以在各殖民地有许多开发建设功劳，而应保有相当威望以为国际间光荣，但若令各民族咸得平等，自然能纪念其功绩，益增德谊上的威望与光荣；否则，各民族无以各满其尊荣之愿，终不免陷于互相仇恨与猜惧。此皆英国所应作更明智的思考，下最大决心，而为法、荷等国解除殖民地制度示以模范的。

但其解决的程序上，则史国纲先生怎样划走战后的世界地图，划分为五种政治单位：亦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一种良好参攷。

一、独立国

二、自主协治区域

三、甲种国际代治区域

四、乙种国际代治区域

五、丙种国际代治区域

还有少数民族，也是麻烦的问题：可以分划为自治区的，较易解决；其交错杂居，而又异言异俗易酿冲突的，则殊困难。此应由平和世界机构，妥商办法：或交换迁移，分离合并；或导令渐趋同化，免滋纠纷。

各民族国家内的政体政制，当然以各民族自己选择决定为原则，而不必一律强迫为民治政制，总以能渐进开明，与文化较高各国能相接近协调为趋向。故平和世界机构，亦有须加以指导扶植的。

军缩当为战后最繁重工作，然实为消灭战争保持平和的必要工作，又须与各国国防及国际警察或武力相依解决。世界军用飞机及主力军舰之制造与管用，诚能概归平和世界，则各国国防的军备，可以极度缩减；但须有防备邻近的国际强盗，突然偷袭的抵御力而足，以偷袭不成则国际海空军便踵裁其后，即可制止。其余，则国内的保全军队及警察队而已。例如美国以一万三千万人口，战前全国连国防在内不过十余万军队，这是可法的善制。而此外空军、海军既根本都无，则军缩自然成就。如借口国防，仍然各建海空陆军，相比相忌，竞争成庞大军备，则不惟军费浩繁，人类由科学得来的生产力量，仍强半消耗于军用，民生的享受不获充裕，多数人必仍陷贫乏饥寒之困苦；且因军备膨胀，战机势必一触即发而再陷战争，永久平和终成幻泡。所以基于各国不再占有海空军而仅存保安陆军及警察的军缩完成，最为平和世界永久保持之主要条件。

法律原是平情息争，保持公共安宁的重要工具。虽然必有强力制裁为后援，应根据人类平等、民族平等，各遂生活，平安、进步之重要，强扶弱、智导愚、富济贫、舒救急，视仁义互助为人生本务，不以维护强权为本质，则不惟当有世界法庭之设，而旧行各法亦多须改订。

至于世界平和法典之刱立，如国际争议应由会议或世界法庭裁判为解决。国与国间不得使用武力，侵略国定义之确立，制裁侵略方法之规定，以及其他关于国际之经济合作，文化合作等等，应均有法律之制定。

怎样对付德、日、意等，虽另付媾和会议，但处置合理否，与平和世界能否持久有关，故应预定其原则。参考各方案要旨如下：一、数星期内完全解除德、日、意及其附和国之武装。二、只许留维持治安之警察及小型兵器。三、不惟不赔款不惩罚不束缚其整个民族，并且为同情救济，但其国元首及辅弼则应受刑罚。四、立刻施行衣食住等救济，并助其一年内咸复生产职业。五、一年内协助成立能参加平和世界之政府，但不限定为民主方式。六、在五年或十年内监视其武人政客团体及警察等反动。七、同时世界各国皆于两年内完成军缩。

五

再次谈到经济：政治、经济依教育而进展，教育经济依政治而安稳，政治、教育亦依经济而生存。由此互依互资之原理，虽教育、政治加以调整，而经济无合理之办法，则政治与教育亦必难存立；甚至为求生存，挺而走险，因之引起战争。

大宪章『四、力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无论胜败，对于贸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两国对各国现有的组织亦当尊重。五、希望组成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劳力标准，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七、所有各民族皆可在公海自由来往，不受阻碍』。诚能实行这三条经济宪章，则罗总统所主要不虞贫乏之自由；蒋委员长所说民生主义，不仅为一个阶段为一个国家谋利益，而要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类都能增进其生活；自可兑现。但以前的民主政治，以利润制度拥护资本阶级，所以、罗总统亦认为美国大部人民尚未取得人人均无失业或贫乏之自由。因此今后的民治国家，必须将利润制度抛弃，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前提。如美国曾行将资本高度集中之大托拉司收归国营，发展国家公共工程事业，收买余粮，提高农产价格等新政，使国民大多数得沾实惠，这为战后各国从事经济复兴所均应准备。于此应严防者，则为官僚资本之发展，使国营有成为御用工具的危险。

经济全面合作之实施办法，美国之战后计划委员会，曾有一、会员国间自由贸易，保证其在商业关系上绝无歧视。二、对会员国公平分配充分的原料，以应其在和平时期的需要。三、美国对于缺乏资本之会员国，予以财政协助，俾从事重要之建设，如公费、工程等。四、对会员国关于货物之供给严予规定，俾保护消费国之利益。五、对会员国如中国、印度等，发起迅速扩展工商业之合作运动，俾产生人生所需之资料。胡佛等之经久和平方案，亦有一、俟战事终止，敌人解除武装后，一切经济封锁应即终止。以至四、各国应切实商讨移民以尚未发展之地，如南美洲与非洲若干区域为对象等。

这两种实施办法，互相补足，则经济战之大量倾销，高度关税等现象自不发生。但移民办法，应分国内国外之两种。国内的，如中国西北、西南、

东北各边疆，大抵土旷人稀，则东南各省之过剩人口，急须设法迁往以开发生产。国际如南美洲及非洲若干区域，可移往开发。而各国间人民移往，亦应本人种民族平等原则，不能有所歧视。

战后于战败国既予以同情救济，助其产业复兴，使能咸遂生活之所需，不受大战影响。战胜或中立诸国，亦同样在产业凋敝民生困苦中，不过其间有程度上之差别，应怎样以有余补不足，实施紧急救济，复与被沦陷被蹂躏区域的经济，使民生得以欣欣向荣，更是最切要的事。

在一般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情形下，币制极度混乱，怎样制定世界的币制，抑低物品之价格，调整各国战时通货，使持有原货者保持适当各地情形价值，不致完全失效，稳定金融，恢复工商业常态，是现时一般财政家、金融家及经济学者所应预先妥为筹划，于战胜后短期内即能实施。

孙哲生先生说：『战后的世界，必须建立在人类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基础上面』。邹鲁先生说：『把进步的科学，来处理生产和分配，则生产决不会不够，分配亦不会不平了』。所以、战后的全世界人类福利必须有均等的提高，衣、食、住、行、阳光、空气、水分、医药、体育、卫生、音乐、旅行、游戏、文艺、艺术、修养等，都要有计划的利用起来，一点也不能浪费或弃置；最公平的分配起来，丝毫也不允有过多或不足的现象。工业发达与工业落后的地方，自然资源丰富与贫乏的区域，文明先进与落后国度，其一般人民的生活之间，当然有著很大区别，不能相提并论。故必须在平等的原则之下，共同努力，互相调剂，设计好有一个系统的办法。美国在自告奋勇，对于缺乏资本之国，予以建设公共工程等财政协助，这种倡导是各个有财力国家共同所应参加的国际侠义行为。

六

最后应讨论设立怎样的「平和世界机构」及怎样的组织成功了。

王亮畴先生说有三种可能的制度：一、联合会式，如国联是。二、联邦式，如美国联邦制度。三、世界国家式，即大同世界，各国成为地方自治区。虽以第三种为上，一蹴难及，主张在第一、二种成为一加强的国联。胡佛先

生等曾综合美国人士的主张，计有八种。在国联与联邦之外，更加美洲孤立，与美国独力维持世界和平的两种主张。邱吉尔先生曾有分设欧洲与亚洲两委员会，先成立欧洲委员会之演说。周鲠生先生亦有先设亚洲委员会的演说。这种孤立的与区域组织为先的，则非今所取。

关于经过怎样程序以组成，亦有纷纷说法。应另组媾和会议，以处理休战议和事件，已有一致定论。但由那些国家首先成立世界和平组织的基干，对于战败国德、日、意等许否参加，或何时可许参加，均待讨论。我以为对于上面所述教育、政治、经济有了相当准备，一开始应由联合国全体邀中立各国同时发起筹备，在一经停战的三月到半年间，即须开成世界代表大会，而德、意等亦须在一年后到三年前必使参加。归纳各方意见而以吾意整理而建议如下；

一、平和世界机构的名称，拟即定名为世界代表大会。

二、世界代表大会的组织，以「各国或各民族等政治单位」和「人口比例」的两个原素化合选出的代表组成。即各政治单位人口在一千万以内者，每个政治单位选一代表。在一万万以内者，除一千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三千万选一代表，在二万万以内者，除一万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以五千万选一代表，在三万万五千万以内者，除二万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以七千万选一代表。超三万万五千万以上者，除三万万五千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以一万万选一代表。至少可有一代表，至多亦不逾九代表，免除不均衡之弊。

三、世界代表大会在各洲得设分会，至少应即设立美、亚、欧三洲分会，分会以大会为上级机关，直属大会。其代表仍依上例另选出之，但其主席由大会代表中推一人充任之。各分会就各洲情势习惯，遇问题就近调查事实，依各洲关系讨论解决；不能解决者，再提呈于大会，如有失当时，则可纠正以资救济。

四、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每半年开会一周或二周，闭会时就代表中互选出七分一人数，设常务代表会，代行职权；但遇重大事件，应召开临时大会。

五、常务代表会下，设立直属设计、执行、考核、三个委员会，各委员长须就常务代表内选任之。

六、设计委员等于立法机关或立法院，分设各种专门设计委员会，创立或议决种种法制。但重大者须经常务代表会复决或大会复决。

七、执行委员会等于行政机关，但包括司法及军事于其内；并依人类社会三要素，分设经济院、政治院、教育院，以期各尽其职能。

八、经济院应分设生产部——林农矿牧属之——、工业部、商务部、运输部、金融部——财政属之——、消费部——粮食等属之——，包括由生产到制造、到交易、到平准、到消费的整个经济过程。

九、政治院分设交涉部，在各国为外交部，民政部、办理国际协治代治等，军政部、警察部、司法部、医药部——公营医药以保人类寿康。

十、军政部设海空军总司令，统率世界海空军，并掌管监督各国国防及保安之陆军军缩等事宜。

十一、警政部设世界宪警总队及分驻各地区之分支队，监督各国警察，等于监督军队的宪兵。

十二、司法部设世界法庭及分会法庭，并掌管监督各国司法改良事宜。

十三、教育院应分设学校部、学术部——掌管哲学、科学、文艺、艺术等研修社团，旧有之世界教育会，世界体育运动会等属之——，出版部——掌管新闻、杂志及编译印行图书等事业——，宗教部、礼俗部——掌管婚丧礼制及通俗文化之调整及劝导改良等——，试选部——等于考试院之考选委员会，使成年人才经过各种欲就专业之考试，选录分告各方面之欲就事择才者。

十四、考核委员会等于监察院及考试院之铨叙部，对于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人才、事业、物资、经费等种种专门考核，经过查察研讯，核定臧否，送致执行委员会奖惩进止，或设计委员会采择改革，或提呈常务代表及大会议决施行。

这似乎等于一个「世界国」的组织，但「平和世界机构」原是人类未有的一种新制度，故根据办事三联制及人类社会三要素，以此理想制度，为新的人类世界之刱建，以去除向来各国政制之牵制骈枝偏颇等弊，并为各国政制改进之示范。他若世界代表大会之会议，虽不全体代表通过，但应按事之轻重，分为过半数出席，过半数可决即可通过；过三分二出席，过三分二数可决乃得通过；过四分三出席，过四分三可决乃得通过之三种，以求适当。

至于各国争端，可提请各分会或大会之常会先事调解，或诉于分会法庭及上诉世界法庭以求判决。必须用平和方式以求解决，不得径用武力，如径用武力即应判为侵略，施以制裁。如一国对他国突然以武力进攻，即为紧急侵略，世界海空军或宪警即应立时制止，并于制止后仍付法庭审判，施以应得之惩罚。

此中最要者，为海空军皆收归世界大会所统率。成立步骤，应为三：一、停战时即由世界代表大会筹备者，没收战败的轴心国所有之军用飞机与军舰。二、由民主各国妥为协商，于监视战败国解除武装后，逐渐以其各自所有之大部分军用机及巨型舰潜艇等移归国际组织。三、嗣后无论何国不得再造军用机及军船。四、统率之总司令，控用美、中、英、苏及五中立国按期轮值制，以防被一国操纵。

若能施行如是之制度，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方可永久安立。

卷057

因果昭然纵恶者可以止矣

宇宙事事物物的存在和变化，胥不出因果法则，大概可以分为非业报的因果与业报的因果。非业报因果，若风吹草动，悲叹泪流等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自然现象之科学公例皆是。业报因果，亦为一般哲学、宗教、伦理之所阐述，而明证解说最透澈确切者，则为佛教。大抵又可分为个别的与众同的两大类：个别的即各个有情或各个人各自造其业因，各自受其报果；众同

的则一家属、一社会、一民族、一国群、乃至尽大地人类全世界众生皆是。兹且就众同业因报果指陈之：

全宇宙之器世间，为各类众生之共同业报，人类虽为各类众生中之最有力分子，然亦祇能改变其局部，而既定之整个全势态，非即能刱造或改变之。唯近世之所谓民族与国家，则由少数人领导、大多数人附从而刱造改变之，则为显然之事实。犹一家之由家长、家人成立家业或败坏家业，一公司之由董事、经理、股东刱兴或消灭，亦洪纤巨细之异耳。大抵以善业而成兴立之善报，以恶业而致坏灭之恶报，固昭昭然也。

善业者何？能牺牲自利而助益众同之利者是。恶业者何？擅侵掠他利而图独占之利者是。其为善与为恶，程度之浅深，范围之广狭，等差非一；而受报之惨舒，亦各有不同。然未有如此次世界大战，善恶业报之分明彰著者也！

纳粹之德，法西斯之意，学步法西斯纳粹之日，其悍然擅侵他利妄图独占之恶行，毫无顾忌，损害之惨烈，掠夺之广泛，史无前例。而其激发真正全世界人类之反击，共同予以制裁，逐个均遭败灭，民命之荼毒，物产之摧毁，亦为空前未有。而美国不惜最大牺牲，为全世界反侵略国工厂，并协同各反侵国于各区域为先锋队及主力军，由是领导全世界永久和平机构，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之国民所衷心钦服崇仰，自然而然为国际之执牛耳者，不待强求；其所造之善业与与所获之善果。亦史无前例。

如此洪大之恶业恶报与善业善报，短短十数年间，表得清清楚楚，则佛法所谓众同业报之善恶因果，理真事确，更无疑义。而处心积虑以强横恶霸手段，侵害他人，企图私利之恶心恶行者，宜可知警而抑止，以免不旋踵之恶报来临矣！乃今国际间犹有恃势横行，肆力侵掠，得意忘形中，不知不觉步上希特勒之后尘者，抑何迷倒之甚耶？其速警觉回心为善！其速警觉回心为善！不然者，吾不暇为彼恶魔必遭惨败之后果悲，甚为美国牺牲一切求全世界人类之和平将为破坏惜，尤为各国伤亡之余，喁喁希望和平之人民哀！

卷058

中国建国的根本要事

——三十五年夏作——

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主人，实为中国建国的根本要事。否则、中国国政基础终被劫在土劣贪污集团手内，不能有真正的民主；亦任何政党主义，任何法制国策，都成具文而莫征实效。余历居山乡农村，颇知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乡农实况，试为分析言之：中国现世识事势有专门之学术者，皆侪居政治或社会之中上层，故中级尤其上级主政治机构者，每较贤明，少数贪横者亦易被清除，而效能不强亦仍坐科员以下泄沓阘茸之所致。至于下层县、区、乡、保官长之直接临在中国百分之八十农民上者，则殊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上层或中层无论有何良法美政，一通过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层，鲜不变质为营私舞弊之具。多一政法即使农民增一苛虐之痛苦，而愚顽聋哑贫穷病弱之农民，唯有一任刮肉吸髓而已！无以改进农民之知识与生活，则农民无由为真正之主人，终不免为贪污土豪劣绅贪官发财之踏脚石，则中国之建国都建成贪污土劣之升官发财，而民族国家、民权政治、民生社会的利益都落了空。

贪污土劣是中国历朝末代政治的遗毒，清季已臻其极，又滋养入民国军阀时代之恶化，相习成风，恬不知耻。国民革命一成，相率钻入新政权下，繁殖愈盛；故抗战胜利后，各沦陷区一经收复，不免有下层军政官吏勾结豪绅迫害愚贫农民者，有时且甚于敌人。遂怨声载道，戾气充野，虽有上层之惠政恩泽，曾无些微能及于下。另一方、共产党虽可予贪污土劣一时打击，良善之民益无以安定苏息，谋生无路，投死无所！至其余所谓各党各派的贤达者流，本全无民众基础，假民主美名，雍容华贵，说黑论白，借以乘机分窃高官厚禄。贤则贤矣，达则达矣，与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亦有何益！

然中国之贪污土劣何以不能根治，而民国以来益致滋蔓耶？曰：读书、作官、发财、起家，归为豪绅，假民以吓民，挟官以压民，本为政治社会之积病。而民国号称民主，然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仍为天聋地哑之农民，可以任新旧知识假借利用为升官发财捷径，由是至民国更加速繁殖，遂成了贪污

土劣柄持下层政治之国。故贪污土劣与贫愚农民乃相互为缘的，百分之八十为贫愚农民，故贪污勾结土劣乃得滋长；贪污土劣为梗，乃使民主民生政治无由下达。以提高农民之教育与经济。然中国的下层政治，大都在贪污土劣之手，空谈肃清打倒，纵使都肃清打倒了，又无人能来接替办理下层政治。如由一群狂且土痞流氓光棍来办，只有更糟！除此、则剩下贫愚农民，将致民绝枢纽，政无由施。故专从打倒贪污土劣既不能，专从改善贫愚农民亦不能，而须从双方同时渐进，庶能勉济，盖病深而药不易投也。

此须在上当政者深察此病根之所伏，不在多施空法制，多得假报告为事，应暂藉官吏豪绅维持社会，安定民生；而消极的制止贪污土劣的蔓延纵肆，随时施于严刑峻法，使渐就法轨。而根本、须仗各党派各社会各文化分子各宗教信徒中，最认清建国根本，最悲悯贫愚农民，真能牺牲自己。服务国群之仁人志士，成立一辅益农民之组织，深入农村。每保或至少每乡（镇）办一合作社，以极简易、极低利贷给农民资金，改良农产，并集购农民要售出之物产以运散都市，渐渐提高农民之生产力，以改进农民之经济状况。而后其仅如牛马之生活亦得增善，致糊口而外之衣服、居屋、医药、卫生、均获具人理，而后其幼童乃能乐受国民教育，壮年失学者亦皆要求国民常识之补习教育。生活及知识都渐进善，对于国家意识乃可生起，政治兴趣于以发生，真可以训练施行四权；而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遂渐可真正成为主人；而中国的政治亦可成为真正民主。然使农村确保儿童得受国民教育，而壮丁普受国民常识教育，亦非徒具形式之保国民学校所能济事，亦须由各社会、各宗教之仁人志士团，参加合作社以义务导辅保国民学校、民众补习学校，加强而协施之，乃有实益。此诚建国之根本要事，但非一政党人才所能包办；而当政之国民党所当多负其责者，尤在消极之能制止贪污土劣之横恶也。

卷059

所望于上海市参议会

上海市的参议会为中外瞩望，大美晚报先有「要看国民党下的民治机构，先从上海市的参议会的成绩如何看起」。继之，潘公展议长谓：「上海地方究竟要他成为世界最大都市呢，还是屈居二流城市？就取决于我们」。照这点看来，上海市参议会的责任诚重哉！

但我们以为政治的民主化，在今日一般人民最敏感的心理，固望市参议会反应出全市民意的最大成绩。而国家的民族化，虽以抗战胜利而实现，然港、九问题等提出亦仍需要；但最要的尤在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先经过上海市的参议会而制定具体计划详细办法，先从上海市实行起来；这才可表现国民党的民治精神。盖国民党是要将政治革命——专制变民主——，社会革命——私产变社会——同时一举成功的；必这样才是国民革命，革命后可不须再来一次社会革命。否则，成功也不过成功法兰西十九世纪的政治革命，而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仍然紧跟著而来，何况今日几百县的中国，已由共产党占行阶级斗争！必国民党即刻能力行民生主义，方足根绝共产党暴行的泛滥，方可由澈底实行三民主义而逐渐实现大同社会。上海在全国得各种风气之先，集最优秀的上海市民为参议会，犹不能通过市参议会而实行起三民主义的初步，尚何足称国民党的实施民治机构？

国家民族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而为之普泛精神的，更须有知能——智识技术——科学化，道德佛教——通得过一切科学，哲学研究批评的宗教化，方足成完美社会。知能科学化，虽距离犹远，一般已成趋尚；而道德佛教化，虽知者尚鲜，规图远大者，亦应思议及之。

（见觉群十二期）

卷060

原子弹归爱好和平的科学家保管

中国在战国时代，国际间互相攻伐，有公输子发明新攻具，天下畏之，几如今日国际形势间之畏原子弹。乃其时复有热诚救世的宗教家兼大科学家墨子，以禁攻寝兵，大声疾呼。其禁攻不尚空言，以最进步之科学发明超级禁攻新器械，抵御公输子一切新工具，使皆失效，因之息而克保和平。

今日之地球乃一放大之战国世也；各以新发明之新攻伐武器相威胁，陷全球人类日惴惴不安恐怖中。然各种新发明皆出于最进步之科学家，迄今各种新发明之秘密，尤完全握在科学家手中。我愿各握有原子弹、宇宙线、超原子弹各种秘密的大科学家，都兼为大悲救世热诚爱人的大宗教家，组成一类乎墨子的集团，都是以大科学家兼大宗教家的集团，禁攻寝兵，谁有敢侵略他国而攻伐用兵，祸害人类者！由此智人爱世集团，疾起戢止，并予以严罚，庶其讲信修睦，共享太平！

（见觉群二十四期）

卷061

呼吁美苏英倡导和平

告诉你们！全宇宙人物都是众缘所成、周遍互相关联著的。谁要毁灭他以利自，就是毁灭自以害自，希特勒的前车不远！

幸而占著优势强势的，正应仗其优强，多为全地球人类服务，损己益他而他自均利。今日世界惟美苏或英占著强势，是无可讳言的；英国仍占著香港不还，法国也靠一些海军在进行占中国的西沙群岛。设非无耻无惭，中国是决不敢以四强五强自居的。所以为求人类的和平，只要呼吁著二强或三强。

三强曾以德黑兰会议决定了为人类正义和平服务，终止德日为谋害全人类的战争。今仍望继承德黑兰会议精神而开始人类的真正和平！

人类真正和平，是要强者首先舍弃威胁著侵压著他人而图自己尊荣自己安全的害他利自的心理和行为的；是要强者拏出既得的优势力和利益，牺牲自己，服务人群，以图全世界人类共同和平幸福而自享尊荣安全的。

强者应将面临著要毁灭人类而首先毁灭自己的恶势变转过来，引导科学的发明应用到工业及其他福利人群事业上去，抛弃毁灭人类原子弹或其他更凶武器的制造。并不得占制他国为扩大自己安全范围，或继续霸持著印度、缅甸、马来亚、越南等为殖民地，对德日等人民也导令迅速和平自立。三强能这样改变其方向，必能感化领导其他次强稍弱极弱的国民，若可怜的中国等等的国人，停止乱争乱杀。

原子弹或超原子弹等优越武器，在战争危急时占先使用以止息战争是有用的。若战息后用以威胁其他国民，或同战一样强占他国以扩张自己安全，只是希特勒精神的继续，必致毁灭人类而首先毁灭自身！

告诉你们罢！这是万有和人类的现实因果真理，不是任何上帝的神话，也不是玄虚渺茫的空谈。

卷062

本社前期发表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呼吁，今且再作国内和平的探究。

中国的人民已到不能生活下去，而社会事业亦已到总崩溃的前夕。总因是在中共对国政的不能调协，演出为内争战乱，整个国民的生活再没有安定的希望；故今日唯一的迫切的要求，便是国共问题的解决，国内和平的恢复。

今双方不唯早在对战，且已采用战争为唯一之解决方法。然邵力子先生说：「打了之后必再商谈」，终须和平解决，则战争仍不过短时过程，而终必和平解决乃得安定。

和解固藉国共双方或一方酷切要和，然亦藉介居中间者有力调处。国外的调解者虽美国或美苏英仍能出力，难使双方一致倾信；而国内则青年，民社已被中共视为附国，民盟亦为政府视为偏共，均已失调处之用。

故吾意最好各世界性（国际性）的宗教学术（若各教会首长及世界体育会长等）领袖人士，以悲天悯人、排难解纷的侠义精神，出来成立一和平运动的同盟，以为中国可得和解时的调人，进而亦可调解国际的纠纷，而缮造

世界永久和平。

卷063

救西洋之乱即救世界之乱

今世界之乱源，皆起于西洋之乱，救西洋之乱，即救世界之乱。然救之者虽在东方文化共通之仁德，若非先由智仁勇俱极发达之佛教，以极深博精确之理智及最猛挚坚毅之诚勇，殆不能调伏其野性不驯的学能之智与血气之勇，而服此东方慈忍仁义之药以愈其狂易之剧病也。故当首由佛教组织为超出国家之遍于世界的国际团体，将大悲为根本的佛教之智勇，显然开示于彼，使心折乎以仁为本之智勇，然后能舍其逞强之智，斗狠之勇，而一一同进于国际之组织，以组成全人类之世界和乐国。

卷064

致日本佛教徒电

东京增上寺日本佛教联合会，转三千万信佛民众鉴：吾全世界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之佛子，同体一心，固非民族、国家可分隔。然贵国当局，此次纵其无明贪瞋，出兵夺据华北，挑衅各商埠，作破坏东亚或世界和平之戎首，既残安全在华之日侨，复大屠无抵抗之华军华民，杀盗淫妄，罪无不犯，致全华、全世界皆以贵国为怨府，实为不智不仁之极！吾侪痛华军民被戮，及华领土主权被侵占，尤哀贵国当局造此次恶因，将致日本国民于沦灭之惨！故除电求华军蒋总司令等宽容忍让，并保护在华各国侨民外，谨代表中华三万万信佛民众，请贵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信佛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贵国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弭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惟贵会勉之！并盼电复！

上海广西路 B 四一三号中国全国佛教会议代表释太虚等叩

卷065

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

——二十年十月作——

现代欧洲国家，走上帝国主义极端而被民族革命所反抗，走上资本主义极端而被共产革命所反抗，于是欧洲文明陷入于全体崩溃之末路。吾人方期以智悲兼充、福慧双隆、自他俱利、心色交融之佛法，为亚洲各民族文化之总线索，以之复与亚洲之民族文化，复与亚洲之民族国家，相资互助，济弱扶倾，以成为讲信修睦之大联合，进而化转欧洲之立国精神，同趋入国际和平世界大同之盛轨。而可为亚洲各民族之导率者，要唯印度、中华、日本之佛教民众。乃不图佛教徒确占过半数之日本民族，今竟不能自抑其贪欲瞋忿，迷昧因果之理，造作凶暴之行，妄动干戈，强占中华民国东北之辽、吉两省。复运其海军陆战队威胁天津、青岛、海州、上海，以及长江各都市，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立。十恶、五逆，一时俱作，以残毁五族共和之中华民国，亦即为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之活路突然堵塞，亦将进于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若循日本最近对中国之行动而进展，诚思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则势须出于兵连祸结，相持不下！甚而引欧美各国相率来此东亚以作战场，发生二次世界战争，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甯日本之利！进言之、不惟东亚以及全亚各民族联合复兴之机缘为破坏，即国际和平亦为之崩裂，使世界常陷于纷争而莫出。然此盖日本少数贵族军阀政客之所为耳，不惟非日本全国民众之公意，而明达事理人士且多反对之者；特处于军阀政客暴威之下，无可如何而已！可怜哉！日本以及朝鲜、台湾之民众，日本之军阀政客将迫之永归沦灭，何可不速起自救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云：

又如菩萨见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恶，于诸有情无有慈愍，专行逼恼。菩萨见已，起怜愍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随力所能，若废若黜，增上等位。

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因此，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如劝阻而不听从，则进而与东亚、南亚以及全球之佛教徒联合，组织成佛教之国际，以联合振兴亚洲各民族皆获平等自由为职志，亦以联合世界上平等相待各民族，实现永久和平为归趣，起而若废若黜日本军阀政客之增上名位，使不能凭借以施行其上品之暴恶，逼恼中国五族以及台湾、朝鲜、日本一切无辜之有情民众。咄！咄！我台湾、朝鲜、日本之四千万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的同胞，君等其真为信佛民众乎！君等其真以佛菩萨之心为心乎！君等其真正奉行佛菩萨之教训者乎！将以君等对日本军阀政客能否制止其非法行动以决之。咄！咄！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同胞其速起！速起！速起！

卷066

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

日本全国佛教僧众信徒诸佛子公鉴：前数年尝见日本宗教信徒统计表，知近年日本佛教信徒激增至三千万以上，以超过日本全人口之半数。而向来蛰伏出林寺院中之中国佛教，近来亦渐普及群众。方幸在将崩溃之赤白帝国主义——以强大的工商业及军备作经济的政治前侵掠者，不论作何方式，皆是帝国主义，皆必与帝国主义一同崩溃——中的全世界人类，可依佛教为总线索，复兴东亚、南亚或全亚之中道的正德的兼利的互助的文化而得救。日本虽已踏入近代帝国主义的墓门，以信解佛教者既众，正应居先觉而以自济济人，岂图日本一部分之军阀、政阀、财阀，犹欲圆其十年前数十年前侵掠中国之恶梦？乘欧美经济恐慌与中国匪患天灾之困危，竟出兵占据蹂躏辽、吉，纷派军舰与陆战队，威胁中国沿海及长江诸省，宁惟不仁之极，而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狰狞之面目，甘以日本为帝国主义最后之挣扎，为帝国主义之殉葬品，抑何不智之甚耶？且勿言救世或救亚洲，就言日本自处之道，今以

英国之帝国主义魁首，由印度甘地之努力而无法强压，岂今人众地大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为日本所能征服！乃今少数狂人，竟令全日本深市怨毒于全中国民众，兵连祸结，将历十年廿年而不已。戎首既为日本，结果非陷日本于灭亡不可！为此日本三千余万之佛教徒众，为救世之大勇故，为恤邻之大仁故，为自拔之大智故，应联合起来，表示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忠告日本主犯中国之军政财阀，迅速停止侵害中国之行动，复由平等的与中国和合，同作自利利他济人救世之举。庶几中日和平可保，且足为改造帝国主义世界为大同世界之先河，惟诸佛子利图之！

卷067

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

日本佛教联合会公鉴：顷由中佛教会送来 贵会同人二月一日之公启，有『伏请诸大善知识，奋起大勇猛心，以东亚大局为前提』等语：深佩 贵会同人，对于同种同文之东亚民族，爱护和平！惟所言和平途径，仅在于『开导抗日团，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中止对日砲击』；而于此次 贵国军阀等数月来在沈阳以至上海所迫成我国军民不得不抵抗之责任，毫不提及，岂非徒欲扬汤止沸，而未知釜底抽薪之道耶？盖今日欲令中日不幸事件之得以和平解决，惟在 贵国军阀之觉悟，速将一切在中国境内侵扰中国各种海陆空军之立即撤回耳！其途径则当由 贵会人力向 贵国军阀之开导！忆去年十月，太虚曾发布为中日问题告台韩日四千万佛教民众书，言之綦详，今特再检录附陈，幸 贵会同人裁察复示为盼！此致日本佛教联合会。

中华民国释太虚启

卷068

告日本佛教大众

——二十四年四月在上海作——

去年日本青年佛徒，联合沿太平洋各国青年佛徒，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自凭片面希望，于报纸宣传，可邀中国太虚之友、生出席；致太虚为嫉害者乘间攻毁，全国报纸流言四起，竟令辩不胜辩，乃今年三月初，申报转载贵国报纸，又云：『以日华佛教学会为中心，于太虚所办世界佛学苑，作有力之声援』。虽贵国佛徒或原出于好意，然初未与太虚商洽而有所承认，遽作此片面之宣传，又徒引起贪嫉者对于太虚为挟嫌之诋谤，此非与中日两国之佛教有百损而无一益者耶？

于上海一二八时，太虚曾布『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一文，告日本佛教大众：『虽中日两民族不应相扼以俱尽，当谋互助而共存』；然谓『若非还我东北，恢复中国疆土政治之完整，则中国，对于日本民族之感情，未由好转，而盼日本之佛教徒力促日本国民之觉醒』！太虚持此宗旨，迄今犹昔。故特此再告日本佛教大乘，诚能力促日本朝野入于回复中日民族感情之正轨，则中日佛教自可共图发扬；设枝枝节节作空言无实之引诱，必致徒劳无功，尤冀对于太虚勿再播无据之空气，以益深中日佛徒之障隔！

二四、四、廿二、在上海。

卷069

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

——二十六年七月自牯岭发——

东京芝公园增上寺日本佛教联合会转全国佛徒及军民公鉴：顷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抑悬崖勒马，速停一切军事行动，从平等外交以寻谅解途径，使中日民族终获真正携手，开人类大同之运，唯在日本之能系铃解铃与否而判！吾知日本佛教多优秀之士，且人民过半数为佛教信徒，此正宜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时矣！惟贵会审察施行，并电复为幸。

太虚叩、诜。

卷070

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

——二十九年四月在星洲作——

我洲同亚、种同黄、文同华、教同佛之日本三千余万佛教徒，犹忆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沪战未起之前，我致「东京芝公园增上寺日本佛教联合会」之电文否？更追溯而上，犹忆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沪战初停后，我宣布的『因辽沪事变中日策安危』一文否？这两篇文字，都是劝告日本人及日本佛教徒速设法止息对于中国侵略之妄动，归还中国一九二〇年『九一八』以前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由平等外交途径，解决多年悬案，恢复民族感情，以实行中日携手，免由自相残毁，终被欧、美来解决，或相扼相杀数年数十年而不解，竟至日本完全灭亡。然以民国二十一年后，日本野心军阀对中国肆行侵略不已，及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前，接日本佛教联合会复电，惟见日本全国人民，全不明了中国真相，遂演成三十二个月来中日的惨祸！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以来中国的抵抗战，是死里求生，实出万不得已。而日本的侵略战，则为完全不须要的，被贪、忿、痴、慢驱使的浪费行动，实同生里求死。时至今日，中国固然被日本摧残蹂躏烧杀侵掳等到惨不可言，但另一方面却在开刱建立生长著，确已起死回生；而日本则消耗尽数十年来所积蓄的物力人力，仍得不到一点可以占定下来徐图苏息的征兆，确将戕生垂死！换言之，日本已再没有什么暴力可进害中国，若循现势下去，不速自救，则唯有等待崩溃的到来而自杀自亡了。由此、现在我要为日本三千余万佛教徒忠告的，不复是兼顾中日均同利益的意义，乃是完全从利他的悲悯心，为日本佛教徒自救及救其国民而言的了。

一、日本人民一般的错误，恐怕因受了贪功妄进的侵略军阀和野心「支那通」等的虚伪宣传蒙蔽，完全不明白中国真相；以为「中国已赤化，普遍排斥日侨在中国的工商业，所以非派防不可」。这于八一三前「日本佛教联合会」答我的复函，可推想而知。殊不知这都是对中国怀抱侵略野心的日本军阀支那通恶意制造出来的妄语，全非事实。

九一八以前及以后的中国人民，固然亦时有仇日的言论，或抵制日货等行动，但这都是日军阀侵略中国所生的反应；日本人如稍能反省，便可知道。若要中国人对日本释嫌归好，应一变对中国的暴逼高压为平等相待。然日本军阀只顾伪造中国赤化，排日的谣言，一方面欺蒙日本国民，一方面为进兵中国的借口。然事实上，国民政府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都于征伐红军，虽经西安事变，因共产党军表示复从国民政府而容纳，苟非日军阀肆行压逼而侵及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则中国的政府和人民，择邻国为友必在于日本，而文化经济亦必可增进互相提携关系。

乃日军阀为贪、慢、痴心所蔽，浅见短视，妄以为历史上多数的蒙古人及满清人曾用兵力及汉奸灭亡过中国，错认优势的日军，并利用汉奸的傀儡组织，便可征服今日的中国。忘了近代的中国，有英、美、法、俄等复杂国际关系支持著；且清季以来中国民族的自救运动，已到了精力弥满高涨的时代，万非孤单腐溃的宋末、明末可相比。

二、日本野心的军阀和支那通，更有太不够认识中国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错误，日本的军阀和支那通，往往以李鸿章、袁世凯等中国以前的首脑人物比蒋，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或者可用汉奸来分化；殊不知蒋为第一流军事家，在卢山集训军官时的演说，早已预见到近三年抗战的情状，绝非日本现在的任何军人能企及。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未发动抵抗则已，一发动后，自必抵抗到底，岂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蒋在率领国民革命军奠都南京以后，虽几经退职，不旋踵即重起，已见他为全国唯一重心，离他不可。至二十一年后、他的刻苦耐劳，竭忠尽智，以为国为民服务，取得全民及海外华人之一致钦服。尤其『七七』抗战之后，不唯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绝非二三寡廉鲜耻的落伍旧官，或投机取巧的摇动份子所能使之分化，所以、王克敏、梁鸿志的傀儡不能生效，换上汪精卫还是一般无效。

日本基于上述两重的迷误，遂造成不易救药的自戕。然日本人民或日本佛教徒，若能勇于自救，则犹未全失挽回的余地。

我爱惜日本民族，我尤爱念日本的佛教徒。我于民国十五年出席日本召开全国的佛教东亚大会，并承招游日本全国的名山佛地，从通都大市以至古刹深林，一月间有百余处受著数万数千数百佛教徒的欢迎，处处闻到对于圣德太子颂扬，谓日本的文明和明治维新宪法，皆以圣德太子的十九条法令为根据，故圣德太子实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圣德太子实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圣德太子之为中国南岳慧思禅师的后身，更是全日本佛徒公认的事实，故口口声声以酬报中国的恩德为言。何况日本佛教徒现代新兴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又在在足为中国借镜。所以、日本实由首先承受中国佛教以为其民族文化的基本，至唐代由僧空海刱造日本字母而获奠定，然后陆续输入中国的政治文艺，及宋、明之世的儒家理学，迨明治维新后更吸收了近代西洋的科学和工业。接受了印度佛法、中国儒学、西洋科学和工业的世界三大文化，陶铸为日本民族文化，建成与欧、美列强竞雄的国家，亦诚有其深堪爱敬之处，所以昔年太戈尔也曾对日本怀著与中印提携而复兴亚洲的热望。

但日本一部分军阀、财阀，因承受了近代欧洲的侵掠原素，从甲午一战而胜中国，便存了征服灭亡中国的恶心，由是处心积虑，终至演成近年的凶暴恶行，不唯完全失却了亚洲各民族的友爱热情，且将自毁其由圣德太子以来所建立的国家文化，曷胜可惜！然日本人民必有爱护其民族文化的心念，尤其日本佛教徒，更有圣德太子建立的国家和文化，将被狂妄军阀毁灭的痛感！诚能以此唤醒全日本的人民，共同起来要求撤退侵入中国的军队，回复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则虽日本壮丁已死伤百余万，数十年储积的武力财力已消耗殆尽，但中国的飞机飞到日本仅投传单，尚丝毫未把日本的东京大阪有所残毁。趁中国始终只求平等自主的和平，尚无报复侵害日本的时候，固犹可退而自保，徐图苏息。此不唯日本全国人民之福，亦日本民族保存千百年文化历史于将来悠久绵远不绝之幸！

若日本三千万佛教徒，犹不能速唤起全日本国民，共同作完全撤退侵华日军之运动，仍听任疯狂军阀胡闹下去，则恶贯满盈的日子不久就到，不唯侵入中国的日军，不久要完全覆灭，绝少生还希望，而日本繁盛都市之被灭

轰毁，海陆空军之被消灭，全国发生大骚动，原有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机构大崩溃，亦必次第实现，而日本的佛教徒和全国人民，亦将在玉石俱焚下同归惨灭！

日本三千万的佛教徒乎！可以速速起来自救而救日本国民矣。

卷071

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

——三十四年七月广播——

日本东京芝公园增上寺日本佛教联合会转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公鉴：太虚三游日本，尤其民国十四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备承日本朝野佛教缁素数百起、数十万人之招待，遍观全日本名山佛刹及各种佛教文化慈善教育公益事业，闻圣德太子以佛法为化民治国之本，唐宋中国求法归日之弘法大师、朝阳大师等先后开宗弘化来，深觉隋、唐、宋、明之中国佛教精神，至今普遍流行，中日佛教徒真有同气连枝之感！但同时亦觉军政当局习染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尤抱侵略之野心，而人民皆在帝国偶像拜倒之下，受军阀之统制，佛教徒亦均被薰陶而不能例外；不惟渐去佛教之醇正，其将来由日本侵迫中国而引起反抗，则中日佛教徒之亲爱关系，亦必尽失。民国十五年后，中国国民革命日益完成，国家渐趋统一，民族渐能复兴，而日本军阀侵略中国之行动亦弥急。二十年九一八，开始侵占辽宁后，继续步步进迫；迨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战起，中国忍无可忍，延至八一三因日本全面之侵略，中国亦为全面之抵抗。

由中日的战而演成联合国对轴心之世界大战。今意、德次第投降，已变为全世界共征日本之战矣。战起之初，日本佛教徒中有反对军阀侵华战之表示，旋被检系而尽受箝制，遂无复思想言论之自由，当然痛苦。我国佛教徒站在护国族、拯人类之大悲救世立场，自应与国民政府共同抗日，但无以觉醒及援拔陷在日军魔阱中之日本佛教徒，以及一般日本人民，亦同深痛苦。

而日军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所炸杀中国全民者，今已由日本军阀所造恶业成熟，害令日本全民共受其更惨烈之祸果也。日本佛教徒不乏彻了万法因果者，于此宁能不速速觉悟忏悔以求自身及全民灭罪除苦，而甘随恶贯满盈之军阀俱尽，如柏林之随希特拉而销毁乎？日本人今能有一部份人士，出而设法停止战斗，慨然无条件投降，当犹不失为意大利之续；如再任军阀作困兽之斗，必牵堕三岛全民于阿鼻地狱，猛火洞燃，人物俱烬！此在日本诚属自招之恶果，而三岛全民则何必为军阀之殉葬品乎？日本思想智识界人士大抵为佛教徒，宁忍令久受中国儒、道、印度佛化、近代科学所熏习浸渍之三岛全民，永沦劫火乎？

呜呼！日本佛教之善知识，可以呼吁四千万佛徒起来自救救国民矣。今日本有思想知识之国民，固无不深知此已绝无胜望之苦战，能早停止，可多保全也。其如全国无一大力量人，能负起投降之责任乎？此诚日本国民实际之苦衷。然此正须佛教善知识本大慈悲，运大智慧，发为大雄大力大无畏精神，不惜牺牲个人身命，冒死犯难，大声急呼全日本国民，勿再拥护主战之军阀政府，同时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当政请愿停战，甘受戮辱而不退屈，并由个人或集团不断的对主战军阀实施袭击，则必能唤起厌战懈争之高潮，而为息战造成有利形势，则可共进于世界和平之运动矣。日本佛教徒诚能如此牺牲个己，救国、救民、救世人，其侠义之大仁大勇，必为全世界人所能倾倒，而中国暨各国之佛教徒，尤当引为无上光荣，不胜其馨香祷祝，敬仰钦崇者也！吾佛徒在紧急关头，贵能提起正念，突破魔障。日本佛教徒乎！浩然其无畏，其猛然蹶起！你们的中国佛教老友太虚掬无限热诚谨白。

三十四年，七月，在重庆。